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張公（錦文）襄理軍務紀略

丁運樞  
陳世勳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襄理軍務

紀畧

陶渠題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宣統己酉年仲春石印

張封翁遺象

後學陳英  
恭繪



求星福星  
天是財星  
津沽保障  
凶澤雪靈  
有謀有勇  
獨斷獨行  
留給玉照  
用位芬烈

後學張毓藻恭贊  
壽敬書

序

通鑑紀事本末乃裒集歷代之  
成敗利鈍廢興存亡以備後世  
觀覽而寓勸懲之意焉他如稗  
官野史雖亦足資聞見而不免  
私史之嫌惟日紀一書就生平

所為自為紀之非私史可比我  
邑紳士繡岩張君有紀略一書  
悉襄辦軍務事先是於壬子癸  
丑歲豫撰平賊策若干條呈諸  
當道嗣於九月杪粵匪竄擾津  
郡張君捐貲助餉餽食養軍籌

畫禦敵之方營造破敵之具不  
辭勞瘁不惜金錢抑且隨同各  
憲身歷行間督勇力戰津邑之  
城獲保閭郡安堵如常張君之  
功非有目所共覩者耶後又屆  
戊午己未庚申歲英法諸國頻



年航海至駛入內河人情搖動  
張君復奉上委多方撫慰乃得  
各安生業不至比戶流離若張  
君誠我邑干城雖不自伐其功  
人亦樂為稱述之矣客有金姓  
墨樵攜其日記浼余參訂余惟

謏陋辭不獲因詳觀所載事跡  
一歸質樸毫無文飾之詞亦一  
無違礙語且其間疊奉

諭旨及王邸特劄京卿函聘之  
外大僚牋寄並在城各紳商及  
團勇總局稟請悉確有足據迨

歲事後大憲為 奏請獎敘  
特命以匾額旌之

天語煌煌斯更有邸鈔可歷攷  
者也余本其歷歷可攷有實見  
於奉行者為之編輯焉豈敢謂  
操筆削哉矧所釐訂皆經陳昱

峰前輩葛問渠及門悉加參酌  
閒或援古為證亦並非敢抗衡  
往代比擬

聖朝不過摘取事之相符者聊  
為潤色如文家之有所徵引者  
然挂漏之譏固所不免然不過

於援引外悉從日紀之所載者  
言之筆墨初無足觀而張君之  
行事則卓卓足傳於不朽故編  
成並為之序以弁諸簡首

肯

同治元年歲次壬戌短至月五

日同郡丁運樞少衡謹序









# 君愛

國之忱已方可見然亦以此端以是概  
生生平尤屬管見其最著者莫大  
於袁理軍務潮自戊午三年遂遜  
寬之津內畏蕙者趨避恐後鄙吝者  
囊橐棄自私而秀岩公捐貲助餉饋  
養軍時以身歷之曾督勇力戰為  
士卒先而郡城獲保轉危為安是亦

張秀若公一人之力嗣因海疆不靖奉  
委辦理國防津中鋪戶不下數千其  
不服者公正忻然樂從及外國輪船  
匪次駐紮浮沽又諸賴秀若公籠絡  
羈縻取外邦之人皆心悅誠服得至  
城廂安堵士庶未遑蹂躪厥功偉  
矣至乎白之於孤恤寡周濟困窮猶  
其餘事去張秀若公本紳士也蓋紳

士居以富名者有以貴名者秀若公非  
緣自貴稱乃獨能以德著昔穆林言  
古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秀若公無  
而居之實為一方之保障是以頻  
膺

懋賞周郡成或鴻慈也亦承友人  
約余與二三同人集修張公襄軍  
紀畧余愧學業久荒恐不足以彰之

不過即其日紀以誌顛末云尔

省

同治元年歲次壬戌夏五月中澣

同郡昱峯陳世勳



張公集珍異考卷四

一

序 夫 人 必 有 大 千 而 後 行 事  
方 奇 偉 有 大 智 而 後 料 事  
方 周 詳 有 大 勇 而 後 遇 事  
方 果 決 執 此 概 以 來 此 材  
罕 得 其 人 若 張 繡 岩 先 生

以	邀	猷	無	生	其
海	集	為	學	毀	殆
量	文	也	問	譽	庶
有	人	咸	也	半	幾
事	欲	豐	譽	焉	乎
不	重	丁	之	毀	然
果	修	巳	者	之	人
乎	邑	冬	謂	者	之
因	乘	先	其	謂	於
得	後	生	有	其	先

與先生過從一二次領其  
言論夙采始曉然於毀之  
者不知先生爲人即譽之  
者亦未深知先生之所以  
爲人蓋先生平時處事無  
難色志出於血性見當爲



者必為雖忤勢豪不恤也  
他若拯困扶危諸義舉人  
猶勉而能之無足異所異  
者癸丑歲先生防剿粵匪  
以及戊午巳未庚申頻年  
襄辦海豐於事未來則先

為運籌於事既至則預為  
堵禦志井井有條是先生  
之中之智之勇宜其上契  
宸衷屢膺  
懋賞也世有身沐詩書口  
談經濟遇事而畏首畏尾

觀望周章語以先生所爲  
當淫淫汗下矣今二三友  
人於先生襄理軍務事就  
得諸親見親聞者編次成  
帙以備有事軍務者之採  
擇焉既成因述其梗概以

弁數言於簡端

同治元年歲次壬午閏茂臯月  
下澣葛璠璣河渠甫識





序

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旦釁啟倉  
皇失措固已乃自粵逆造難擾及多省迄  
今十餘年豈無一二有志之士目擊時艱  
深求方略以澄清為己任者哉惟勇謀兼  
備卓然不磨者誠未見之數數而苟安旦  
夕之多也豈人尚浮名以文章博取富若  
貴不務實學歟抑以人材消長運會使然

歟繡岩張封翁乃津門義士也旬家居時  
聞其名如雷貫耳恨不能一見其人已未  
通籍後聞繡岩公因事至彰遂得請謁聆  
其言論丰采不勝驚服以為非凡夫俗吏  
所能髣髴其萬一後旬與公長嗣小岩觀  
察友相契殊深藉以得悉公之生平復借  
觀公襄理軍務紀略一書盥手敬閱方知  
團練籌備之方井井有條以故同治年間

保障一隅名馳方外自咸豐三年後津門  
數百萬生靈依之為命其偉績奇才出人  
意表頗與古之談兵者若合符節殆天生  
智勇非人力所能為宜其仰契宸衷屢膺  
異數也且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如都門和  
議時尤亞聖所謂有浩然之氣者公會問  
旬聖人究何以為聖人旬反復再三終嫌  
隔膜公曰聖人者一大公無私耳至哉言



乎公蓋抒一己之所得生平措施一本於  
是乎吾願有勦匪之責與夫以官紳而在  
籍團練者遵是編而行之且本大公無私  
一語先置身於無過之地則可以大有為  
於斯世矣是為序

肯

同治元年壬戌夏五月  
賜同進士出身直隸即用知縣世愚姪

敏齋朱靖旬頓首謹序





# 序

蓋天下事得之傳聞者終不如親炙  
之真也當珍未與張果繡岩先生  
游而人之稱道表揚者雖婦孺  
皆嘖之亦古口珍聞而得之以為好  
善樂施津門非名其人乃亦聞

人之稱道而獨稱道於先生何先生入人之深耶咸豐戊午歲先生乃邀集友人襄理團局事務珍得忝附驥尾因得與先生朝夕相晤對然及先生之處世率真料事明果非庸者所能及

至其防勦粵匪以及安輯諸國  
輟家紓難皆能持累卵如磐石  
之安以及歌功頌德者衆矣惜未  
位居左上上如佐

國家何以大寸柄其建樹更有卓  
越寡臣者而成有以未嘗讀去議

之史蹟在中國有豪傑然但習  
詞章而在真帝概者能如先生  
之伉爽耶今友人心先生志以將  
軍務諸事實集成一編願之曰  
襄理軍務紀略是珍向有此志  
而未逮者也故樂為之序

時

同治元年歲次壬戌短五月

吳昌碩珍席奔氏謹序



同治元年歲次壬戌短五月

三





序

津門張繡石先生奇士也雄志從  
事乎詩書而臨事不懼見義  
必為其卑濺過人處取之古賢  
豪六石數、親觀於咸豐癸丑歲  
粵匪擾亂先生毀家紓難晝夜

如勞其籌畫禦敵之方列無一不  
備其營造壁壘之具列無一不精  
且身歷行陣督勇力戰裨危城  
得以後身旌名憲之功實有先生  
之力也迨戊午己未庚申歲英  
法諸國航海占津人心皇皇郡城

幾於瓦釜而得先生力撫輯而安  
整其德文之功微特為農工之為  
雲所護且所賢士大夫亦樂為祐  
且焉是豈凡天地精華之氣  
鍾於一人故其才智超越凡庸也  
三石能義及耶乃或以憐因扶危於

恤寡法義舉私之猶淺之乎則先生  
矣非原先生青盼之邀襄籍  
國向朝夕追隨先生官於故  
密酒而為之序時曰治元年  
歲次壬戌五月下泚

世孫傳長明孫音如序

# 序

自來非常之事必賴非常之人而非非常之人乃  
建非常之事故不必涉獵詩書私淑往哲自能  
與古合因應咸宜舉一時艱巨之投不出則已  
出則無不轉禍為福轉危為安斯其事為非常  
事其人為非常人矣棠自咸豐丙辰歲赴省試  
用後道途跋涉行李蕭條辛苦備嘗未邀擢署  
此中况味將誰知也每歎宦海飄蓬渺無定處

滄江撈月終屬空談果平生之遭際淪落終身  
抑將別有遇合耶迺於庚申歲因英法相繼來  
津無人駕馭之因思析津巨擘無如我 夫子  
者而 夫子是時因公將赴豫實灰心世務焉  
爰邀集華楚翹並兩學諸同人詣城內之朝陽  
觀義民總局謁誠拜謁請設法羈靡兩國 夫  
子慨然許焉厥後遇事必招 索商榷乃知其見  
大其識卓其行無不周其言無不中 索固追隨

久之稍得其梗概而猶未拜門牆也是年奉  
恭邸召 夫子辨理各國事務 索得附驥尾入  
都襄贊和約每至 夫子慘淡經營處其一切  
豪爽之舉罔弗使 索心折服 索因稽首北面稱  
弟子而 索亦常邀 夫子青盼 客冬爾室談心  
歷敘生平每至午夜方歸情相投意相洽此中  
之遇合殆有天馬迨與小岩世弟交既久益知  
我 夫子事為非常事人為非常人也先是



夫子家素寒微幼失怙無力延師為學作小負  
販奉萱堂及長餬口四方雖數百里外不憚徒  
步行其時名未著譽未彰而其才其識與其行  
其言輒為有識者所賞至後家稱富有無論隸  
同譖稱內戚者皆得溫飽以去即戴笠之友亦  
獲乘車此誠仁愛之心之所推暨也然猶未知  
我夫子事為非常事人為非常人也乃於咸  
豐癸丑以迄庚申襄理軍務者計八載或親臨

鋒鏑或督辦團練或製造軍械或供應器具皆  
自出機軸不落恆蹊即事變猝投才足以幹旋  
之識足以涵蓋之行與言足以信服之所以為  
一邑所推重為一郡所推重近則為鄰省所推  
重遠則為異邦所推重宜乎屢膺  
懋賞而荷

榮封也斯其事為何如事斯其人為何如人耶  
凡茲八年鞠躬盡瘁其焦勞有不可勝言者紳

董孟緝堂諸公因為之撮要以紀其實迨至辛酉秋細加披閱因不禁有感焉夫

朝廷之賞功也紀旗常勒鐘鼎不但勳垂當世亦且激勵後人使不為表彰之將千秋萬世後名臣傳中竟不知其為誰何也至我夫子八載勤勞若非彙萃成書不亦幾於湮沒無聞乎爰請余表戚丁少衡夫子陳昱峰夫子及余友葛問渠編次成帙以垂不朽並約胡席菴參訂

亦將使百世後有志於軍務者得所折衷焉因  
是為序

肯

同治元年歲次壬戌夏試用訓導受業金召棠  
頓首謹序



欽賜一品封職秀岩張公建祠事略  
自古奇英瑰傑棟建殊知智名勇功  
彪炳史冊歷代材智之獨優抑亦得  
位乘權其所任者專而所憑其厚  
也若乃事變猝乘安危呼吸者事  
者方撫膺扼腕而苦而如何乃福以閭  
巷布衣一毫憑藉冒首險拋步難

從官以素措卒能底復報滿受三壽  
劬維時過境邈而遺愛在人心極且  
援禦災捍患之文薦罄亦以隆享祀  
嗚呼張公可謂風矣以諱銘文字秀岩  
世居天津家貧少孤事母至孝歲二  
有大志能艱苦甫嘗而女氣不少挫  
遂以業離政鉅富性慷慨好施與見

義勇為捍子金兵吞包善大勇孝遠  
驍器設恢固迴先倚筆所能及而共事  
宏險功家奇共則尤在咸豐癸丑一役  
當先時粵匪颯張志銳北犯所向披靡  
破漢州陷滄州直搗長驅擊折絡繹  
得郡為京師門戶兵有忠虛人心大  
震諸文武相顧愕眙能為守禦計



以投袂起往謁孫考詢志愨公籌戰  
守案詢公曰吾知吾兵計將易出公  
毅然以捐資募勇為己任且聞獄犯  
吃諱滋生受詰釋之出獄殺賊以贖  
罪志愨知以智勇並優可任大事也一  
以我守事屬之公在度地形考津南  
稍直口為賊來犯道精去勢餘後長

濠以邊賊術壘砲壘創砲壘規畫精  
嚴吐嗟立報時得南積水如浮國乃暮  
雁戶駕小舟蒞度批槍設伏以待布直  
甫定賊驟至直撲濠牆勢如風雨以偕  
衛志愍特勇奮擊首民助戰者數萬  
人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至積水處呼渡  
各雁戶批槍驟發斃賊無算賊奪氣

走匿跡窮流鎮不敢復窺津郡矣  
次年正月城守解嚴定役也粵寇北  
犯意在直撲京畿微以兵力戢卻寇  
氣則津郡一失揚如破竹大禍有不可  
豫言此蓋以之功於定為大咸豐八年  
正月十年英法兵輪三至海口以送奉  
憲務築台壘滿器械勸勞王事昕夕

不遑及大兵潰防敵艦據岸勢甚熾已可奮  
不能身親登敵船見英法兵官請勿擾岸  
郡而願供大食用保己而設轆情激壯兵  
官大義之成約而退以乃創辦支應局  
芻糈餼索求無不應敵人去其誠厭  
束兵弁降民以堵矣噫弦高乘市以  
退師子父毀家以紓難古今人以處不於

及我同治七年張總巡之亂賊蹤飄忽  
突撲天津以於倉猝間募勇籌餉協  
力防守賊情於粵匪之役又見其首禦  
嚴整不敢輕嘗於率道步蓋以之先  
考奪人有如此者夫粵匪拾匪當時  
之劇寇也然途蒞將帥靡不精竭十  
餘年之力僅乃克之而後人初至中國

當道者昧于外情勦撫而難捺縱解者正  
一參真展之終而張公者身不列班班任  
不膺壘寄乃能從容以卻強寇波笑而服  
遠人供曰何以事權為國效命則夫成就  
當者不心於斯者奈何徒以藍笑老也終世  
不乏奇材異能之士懷抱利器老死牖下  
終其身湮沒布影者曷可據道而以則身

經與錯聲施爛絃掃孺封其名  
既逢  
獎大績口碑百世血食千秋抑亦  
可以自  
慰矣英法之役以奉

旨會辦和約蒙

賞一品封典子汝霖加監匠使衛孫鴻壽  
欽賜舉人一體會試光緒二年直督李  
鴻章奏請附祀原任天津孫壽子澄專

祠二十五年俸職紳詹事府右中允李  
士鈐等百四十人聯名獻疏捐建壽祠直  
督裕泰閱奉

皆採可公孫鴻壽字少叢擇地經營未  
及歲事而歿曾如炳字秀長繼承先志  
督工建造至宣統己酉年而祠宇告成輪奐  
崇闡規模大甫秀長君肯堂肯構固無



愧祖武之純而諸君子表彰先烈崇法拓功  
敦尚德以詔將來共用心之深且遠也 家傳  
久習閱以當年執事並見公所著軍務紀  
略一考特刊內世正史章華文廟諸廣學  
欲建義學恤孤寒濟困柔梓美不獲書  
以詳危乘無煩親涉謹摭其聲 大者約  
略述之他日者大雅宏博考獻徵文庶幾

得資采摭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七



張公襄理軍務紀略目錄

卷一

平賊裕 國十二則

圖式

卷二

防勦粵匪

卷三

襄辦海疆上

卷四

襄辦海疆上

卷五

襄辨海疆下

卷六

襄辨海疆下

戊申道光二十八年秋粵西賊作亂擾及多省旋由楚北竄至  
江西安徽江蘇江甯河南山東等省蹂躪數千里到處攻陷城  
池生民塗炭

朝廷命將出師厚集兵力賊勢浩大雖擒斬無算未即討平之  
天津紳士張繡岩錦文因賊勢猖獗

國計艱難撰平賊裕

國便民策凡十二條

一防堵之地宜築土城藉以護兵藏礮也察行軍之法必於賊  
巢不遠擇扼要處立營壘因所挑之土全歸無用殊為可惜  
莫若即用此土裝以席簁築為土城兵有土城護身其膽自

壯便易於滅賊按土萐一箇約二尺見方堆砌十五箇高即三丈二十箇高即四丈高厚皆可隨意增減築時外砌三層內砌三層中間填實之處留一暗道以備架礮並通人行向外多設礮眼如土不敷用即取大營兩肋之土以築之此城之設內可藏礮上可架礮作為礮臺高則並賊營虛實皆可窺探乃不畏賊礮反攻蓋礮子擊堅硬其力猛故易於崩陷擊柔輒其力殺自不致傾頽也况此土城不但置之陸路於打仗時可以誘賊來追俟其逼近以土城內暗礮擊之斷無不中並宜於江口河岸險要之地皆為設礮臺可藉此制勝前道光二十一年英國船忽駛至海口原擬將所存築鹽蘆

席八萬報効當道築土城嗣因該船東去中止今將土城按式繪圖以備採用

一置礮之架宜安設機紐四面皆可轉動以期轟擊必中也火礮之重大則動有萬斤小則不下數千斤架於礮臺之上體重難移止攻一面未能隨心應手擊賊安望有準茲擬將置礮之架造成機紐安礮於上隨意推轉如賊從左來礮口即轉向左賊從右來礮口即轉向右前後無不皆然以此擊賊賊萬難隱避今將礮架繪成圖式以備製造

一兵丁鞋下宜加添鐵齒期於進退得力也軍營打仗半恃步兵其所穿之鞋無非尋常鞋式未聞另有戰鞋以尋常之鞋



而臨戰陣如路遇崎嶇途逢泥淖登山跑凌易有顛躓之患  
今擬將鞋底之下添釘鐵齒臥於鞋心中間走凌不滑蹕泥  
不沾登高涉險腳下有根進退自然得力現已鑄成鐵齒四  
千枚須作軍營報効嗣後皆可倣鑄

一申明軍律以散被脅之良民也聞逆匪自廣西擾亂以來屢  
經大兵痛勦自應殄滅無遺何以愈聚愈多竄及數省推原  
其故天下承平日久百姓皆不知兵一經賊至不能拒敵先  
行逃遁途中遇賊不從則死百姓惜命不敢不從賊得被脅  
之民置之前驅以拒官軍是以逃難之民轉為賊用或有逃  
出者日久官軍見其蓄髮不辨真偽皆置以法不知皆實係

被脅之民豈不可憫是百姓不逃則死於賊逃出則死於兵左右皆死幾難全其性命惟今之計宜於賊巢附近處徧為出示曉諭申明被脅之民得能逃出許以不死以散其衆曉諭後被脅之民果於賊中逃出三五成羣身無器械來投軍營者當即問明來歷是何縣人氏聽其自回鄉里或資以口糧沿途官軍不得阻擋有於賊中逃出不敢來營自首竟自三五成羣奔走者沿途官軍查明實係良民亦宜聽其逃命自去伏思人皆欲生既開再造廣大之門焉有不自逃生之理被脅之民既散則賊勢易孤大兵一圍不難勦滅矣一察挾賊匪宜清其源使皆化莠為良也查各船水手河工土

夫各處鹽梟均係無業游民三五成羣為竊為盜無惡不作甚至藉此賊匪猖獗之時假託名目滋擾地方良民受害非淺但此輩因無正業游手好閒饑寒所迫相聚為非當此軍興之際莫若破格施恩將此游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內者招募來營以資營用招募後如仍有不法之事即送交地方官嚴拏究辦斷不姑容再地方遇有賊警應稟請 大憲施以

曠典將寄獄之犯除大逆不赦外餘若軍流徒三項人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內者俱釋放歸營充兵開其自新之路殺賊抵罪該犯俱有天良身受再造殊恩置之前隊自必努力

殺賊奮不顧身如有得勝一次者銷其徒罪得勝二次者銷其軍流罪此外建功多者另為分別獎勵或有不次之功須督撫大吏專摺奏

聞請獎如此辦理不但化莠為良其攻賊亦未有不制勝者一軍營文武官員宜免迴避並起用本地致仕丁憂在籍人員以其熟悉地理易於籌辦勦賊也查例載迴避一條原恐本家親屬同地居官不無徇情弊所以令其迴避現在軍興之際宜於無事省分查看文武人員曾有在被擾之省居官者即考其賢能仍調回被擾之省授職以其熟悉本處地理何處路險何處路平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築壘逆料賊

之黨衆應由何處來賊之糧草應由何處運知之既審防之必嚴自然可保無虞且軍營中皆係本家親屬正好同官相濟彼此籌畫擒賊方略於軍情實有裨益常見各處團練往往得力其故何哉蓋團練之人皆係家人父子鄉黨親故患難相依緩急相恤努力齊心有勝無敗以此推之軍營中又何須迴避再逆賊由粵西擾及數省所至皆熟悉地利無非向通各處識路匪人為之鄉導得以肆意猖獗故此當用本地在籍人員督帶練勇拒其來路塞其去路扼要以圖並知照鄰近州縣不分畛域合築土城用長圍以困之逆賊不擊自潰矣

一各省州縣宜免處分責令認真團練稽查土匪以靖地方也  
自粵西逆匪擾亂以來各處土匪乘機滋事州縣大半因規  
避處分起見往往因循掩飾不能先事舉發即時撲滅及至  
釀成巨患又不能認真團練以靖兇頑州縣失事半由於此  
為今之計應免州縣處分破其規避陋習責令團練務須認  
真以收實效大缺團練五百名中缺團練三百名小缺團練  
二百名器械旗幟俱要堅利鮮明切實講求總期操演精熟  
以為遇敵取勝之道不得有名無實視為故事彼此尤宜聲  
勢聯絡一縣有警鄰封互相策應如有袖手旁觀不相救援  
者應由本管上司詳稟大憲治罪土匪自必從此斂迹地

方俱各肅清矣

二運米沙船進口宜嚴定章程以防人衆滋事也查運米沙船不下數千百艘自海峰擁至口竟自直抵天津東關海河浮橋以下排列其船戶水手三五成羣下船游走以買食物為名倚恃運米官船欺壓百姓即如咸豐三年四月間水手聚衆滋事若非

欽使親臨彈壓幾乎釀成巨案今擬定船至海口當查其若干船隻若干人數設立局卡編造牌次入河交卸每牌一百五十隻每有一牌收卸至一百隻之後即押令仍回海口催提第二牌前進二牌抵到其第一牌之五十隻業已卸完兩

不誤事如此挨次輪流更不耽延時日再該船入河當認真  
搜查所帶器械令其全數交出代為收存不準帶進內河滋  
生事端出口之日仍為發還其應入河卸米之船務於前一  
日逐查各船人數姓名填寫腰牌各給一面抵卸後按牌查  
驗船隻仍於發牌處按名繳還庶無奸頑溷迹至該船所帶  
貨物卸米時限以日期售賣不許藉此停泊阻滯落後之船  
不能交卸如貨不得價令其卸存河干留人看守決不準船  
隻逗留聚眾生事

一國家用兵宜行鈔法以便軍需也鈔法必須籌畫妥善方能  
通行無弊今擬以每張額定銀一百兩每省若干張由部頒



發各省督撫分行所屬州縣轉發商典每家發給四張按鈔交銀其銀整碎不拘一兩能易制錢二千即準收入如銀不足亦準以制錢二千作銀一兩交納曉諭官民人等凡捐輸納課完交地丁雜稅非鈔不收官民等赴商典買鈔亦用足平足色紋銀若無人買鈔已至繳鈔領銀之期準商典赴州縣領取州縣即將所存錢糧庫平色銀發給商典得利其鈔自然通行繳鈔定期一年分作二次至期交鈔領銀不許州縣並吏役人等藉端勒索如此內外一律舉行實於軍需有益也再查京都以及各省俱有山右人開設會兌帳局凡有會兌銀兩者先將本利現銀交清然後開給憑帖會兌某處

取用今鈔乃大部所頒豈反不如會兌憑帖耶特恐辦理不能盡善則轉生弊端矣

一外洋鴉片煙土販賣內地宜征其稅以充足國用也查自道光初年至今煙土流毒日甚一日法律雖嚴斷絕匪易緣販賣並吸食之人自知犯法誠恐發覺形迹殊為詭密近年來多有不法棍徒以煙土為犯法之物見有形迹詭密者即於道路搶劫被劫之人因犯法不敢報官所以劫搶之徒肆無忌憚甚至攔截行旅任意搜尋見無煙土即將衣物銀錢居然劫去邇來各省劫案大半皆由於此百姓受害實非淺鮮此事惟有奏明請

旨施

恩格外弛其嚴禁定為稅額應征多寡部議後即行知各省  
照議定章程辦理約其所入足充

國用且令各省州縣搶劫煙土者無從挾制自必不敢橫行  
此裕

國而並可弭盜也再查鴉片煙土係罌粟花所造罌粟花乃  
入藥之品載在醫書若不禁民栽種聽其製造煙土以內地  
自造之煙土販賣與內地吸食則外洋見無重利可獲不來  
販賣又何患內地貲財為外洋所有耶但栽種罌粟花宜令  
其在深山曠野不許有妨民田違者按法治罪

一洋廣貨船宜仍按舊章停泊以恤遠商而利貧民也查洋廣等船向來俱在天津東關外浮橋口停泊卸貨道光年間恐人多滋事令其在距城五十里之葛沽村停泊報明守候鈔關委員往驗方準開艙其貨物用小船起剝運赴津邑另覓房間堆存始能售賣較往昔準抵橋口層層多費貨價仍然照常則獲利無多恐將來貨船日見其少於稅務大有關係若謂恐其滋事不準深入然滋事者水手也非船也現在將船停泊葛沽其船商水手人等依然全數來津售貨是有不準深入之名而無不準深入之實況所雇剝船時有淹沒成本虧折尤非恤商之道若令該船照舊停泊橋口不但恤商

並可利民蓋天津城鄉貧民居多該船就近卸貨貧苦之人  
前往負載得其腳價藉資餬口足可活生是肩擔背負之人  
未有不願該船泊於至近者且該商等向在天津北關外設  
立會館以本省年高品重之人為領袖如仍準船抵橋口責  
令館主出具各船不敢滋事切結存案即在城文武官員亦  
便於常川查驗又何至滋生是非耶至向例於該船攜帶防  
盜器械進口之日逐件呈交該管衙門收存出口仍舊發還  
立法甚善以後仍應按照成章嚴加搜查俾船戶等知有遵  
循自然平靜無事矣迨船抵浮橋後將貨卸完仍令停泊海  
口以免壅滯之患

一商賈宜恤也今時際艱難銀錢希少皆因買賣不能通行以致利源蔽塞非真無銀錢也蓋天下豈少富家仕宦商賈而外如開煤窯置葦場養果園等戶家道俱屬殷實積蓄銀錢無多花費則財恆聚於一家而不能周流於四外所恃者祇有買賣一道庶可使銀錢週轉無如近來人心不古難與共財非被侵吞即遭騙騙竟令有餘之家坐擁厚貲無事可作至於街面鋪戶最畏生事尤為強橫所欺或賒或欠久久假不歸甚至成本虧折情屈控官則以錢財細故不為究辦只得隱忍歇業是以仕宦之家莊農之戶不敢復謀生理將銀錢收藏置於無用之地由是富者不久富貧者竟長貧又安望

有豐亨之日耶惟有 大憲請

旨於驅騙銀錢一節嚴定則例按竊盜逾格遞加以錢數多寡定罪名輕重行知各省地方官遇有驅騙欺壓生意人案件須認真核辦照例嚴追治罪以昭公允庶天下富厚人家均樂於貿易是恤商賈即所以開財源則財不患其不足矣

蓋裕

國便民悉為救時至計惟現值逆匪滋擾平賊諸策尤為目下良圖觀其籌畫在在精詳嚴密足操勝算後三年賊犯津邑軍營中如法辦理果能立挫兇鋒克保全部

金召棠曰以上十二條皆中肯綮或用之而效或未用而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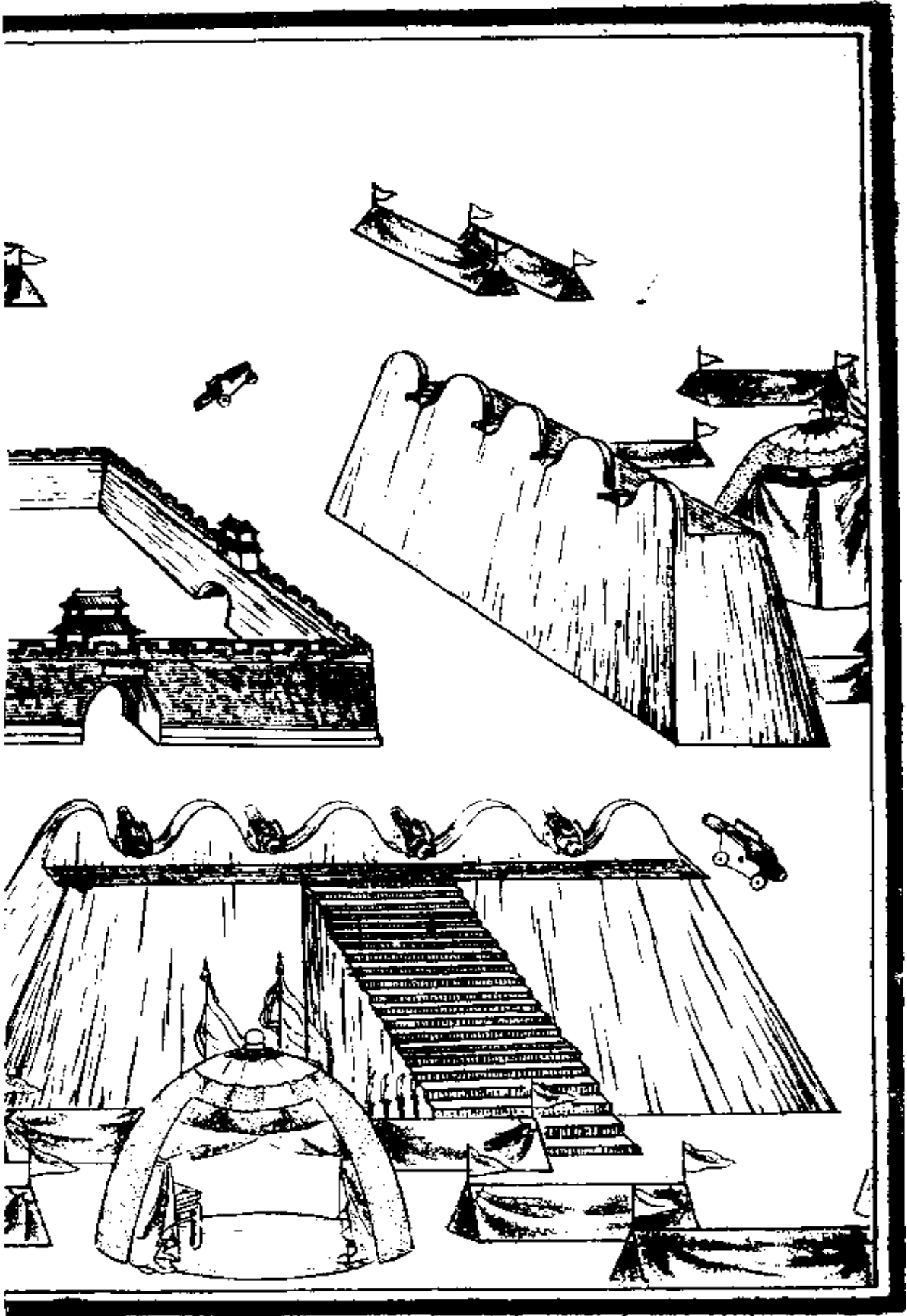
用之必無不效由其能酌古準今心裁獨出寓權變於常經  
之內誠使乘時得位奚難大展厥才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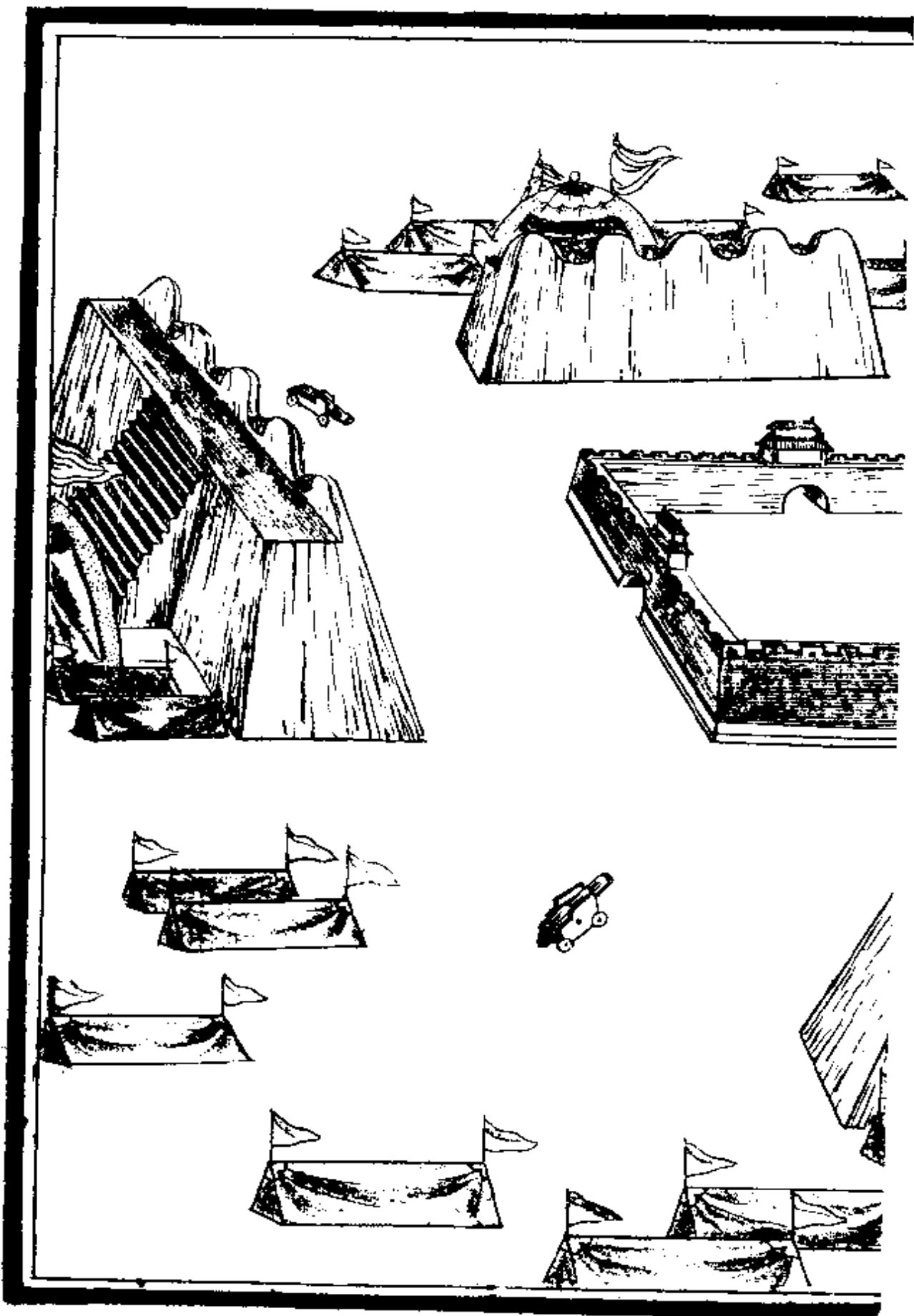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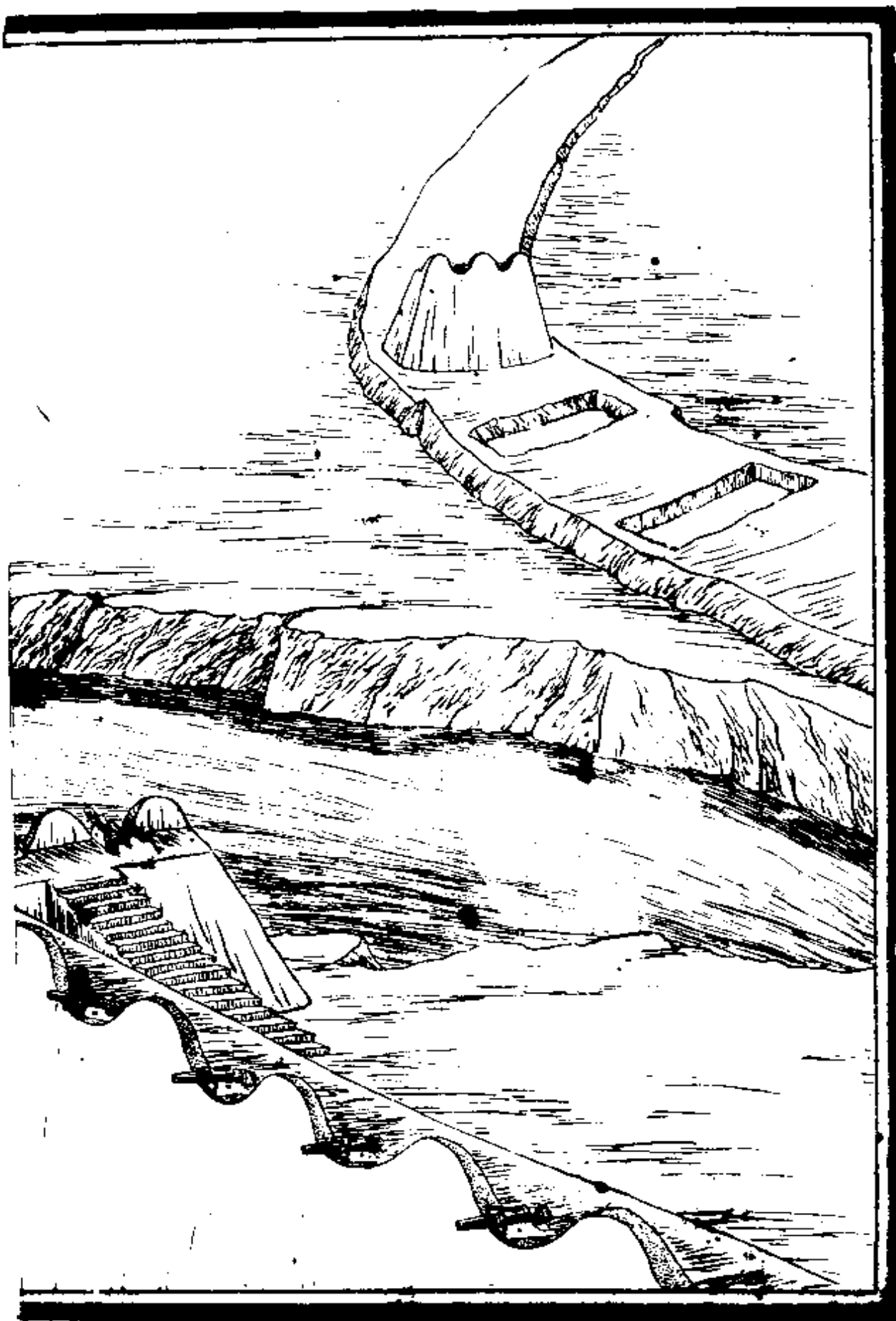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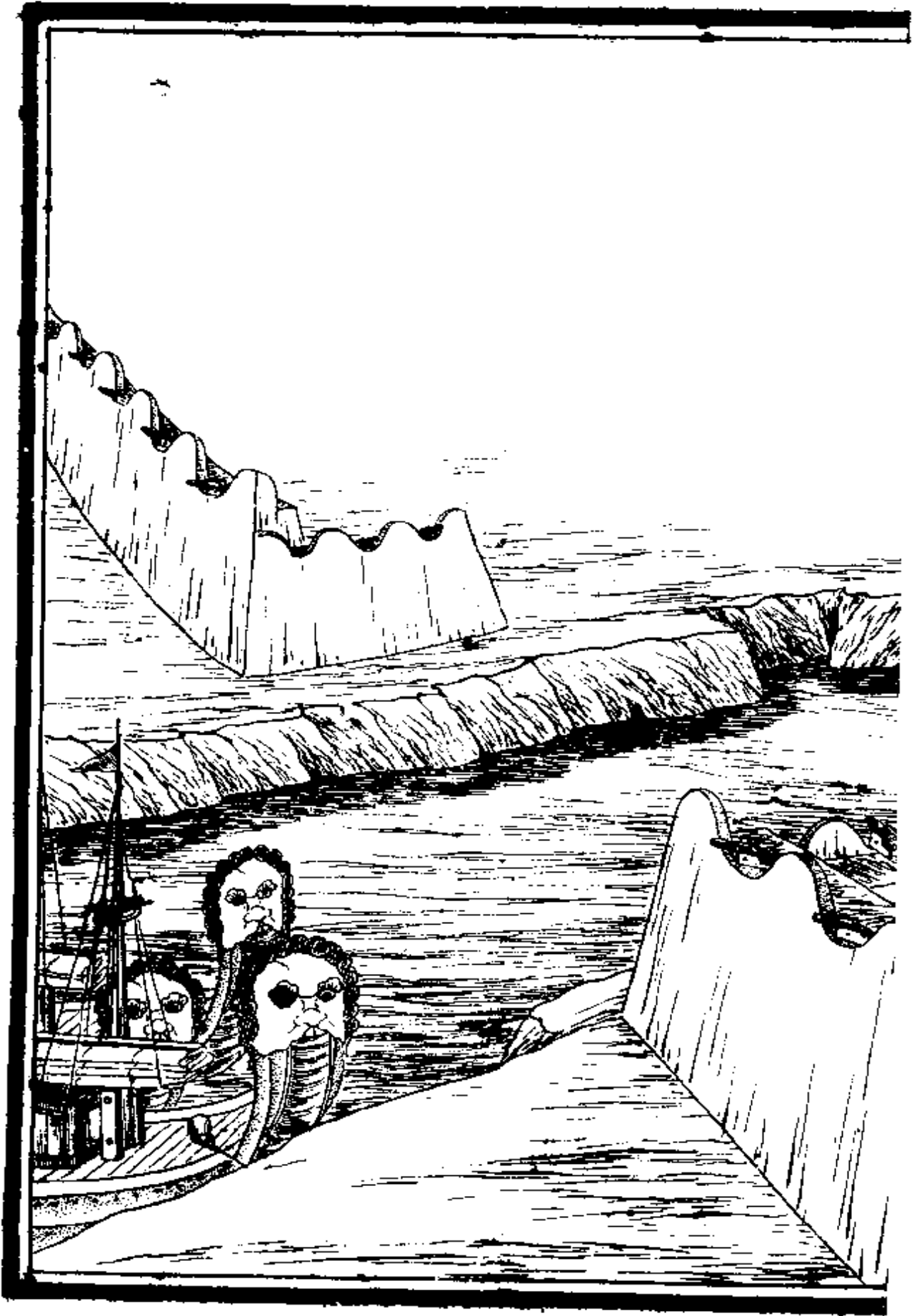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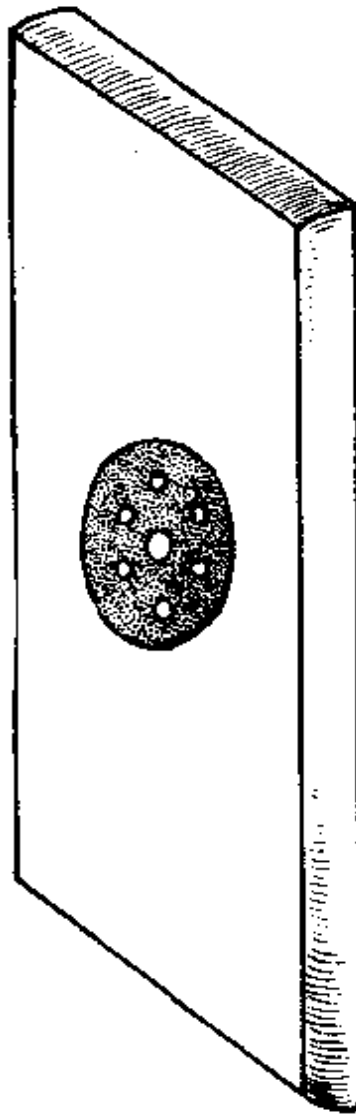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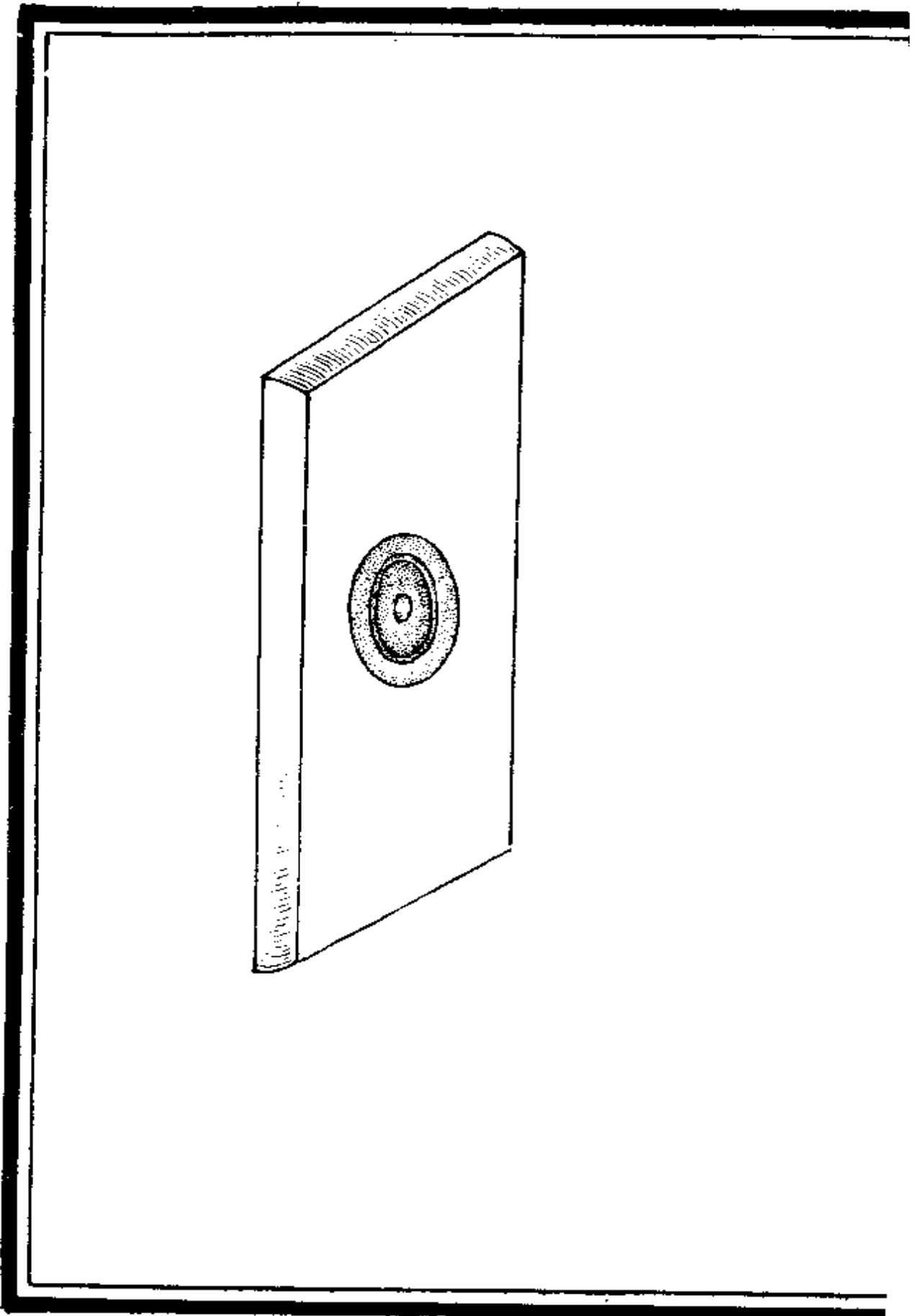












凡例

一是編原為日記故不敢妄擬史筆書法竊取史事字法以別其非史而免私史之嫌

一是編係二三同人恐先生事蹟日久就湮爰裒集成編仍日紀類也非敢同於史筆故稱字不稱名

一是編體裁既從日記之例故自咸豐癸丑至於庚申雖瑣事亦必錄之

一編中將先生所有欽奉

諭旨及各大僚摺奏札諭皆敬謹錄之以為覽是編者易知其原委

一連年襄理軍務事宜逐日錄之類皆直書其事恐加以文飾反失其真

一編中不無俗字俚語概不為修飾庶不失紀實本意

一是編所錄皆係軍務之事他若濟困扶危修橋補路種種義舉雖津門婦豎無不備悉茲不贅入

一編中事實皆就親見親聞者錄之其得諸人言而稍涉影響者概不敢闌入

一編中平賊裕

國十二則乃先生所自撰悉切中肯綮之論故冠之於首

一編中徵引絕不敢旁參外史致干例禁間或引西域聞見錄

斯亦宦游所至採風問俗之書初非外史可比至所引據則必取其事之適相合者援以為証而挂漏在所不免識者諒之

一礮臺礮架土壘脚齒尤軍營所切要曾試之輒效者故各繪為圖以購錄用而便於觀覽

一編中如捕蝗救荒原因師旅之後加以饑饉憫其窮乏力圖拯濟非他善舉可比故摘錄而並及之

古今圖書集成

--	--	--	--	--	--	--	--	--	--

張公襄理軍務紀略卷二

陳世勳昱峰

天津丁運樞少衡全編

萬毓琦問渠

癸丑咸豐三年秋逆匪由晉省竄至直隸廣平府臨洺關失守  
全省為之震動紳士張繡岩因天津為京師門戶又素有富庶  
聲名恐賊有窺伺之意隨往謁文察院謙請速籌防勦並呈  
礮臺礮架腳齒等圖及裕

國使民平賊冊各條請任其勞允於越日捐輸局會議

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五斤為機發行二百步法蓋出此諸葛武

侯起衝車郝昭以繩連石亦謂之衝車抑即礮事李密以機發石為攻城具號將軍為礮後用火藥鉛子以代石是又兼火攻也然歷代多未詳造礮之人惟元紀西域人亦思馬善造礮世祖攻襄陽亦思馬置礮於城東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振天地入地七尺其威猛已如此况今至八千斤之重乎昔兀朮所用之鶩車礮可以車載此不可以車載也須築臺以載之乃紳士獨運匠心其臺用土包築非但如靈臺經始不日可成抑且以柔克剛不畏敵礮反擊立法允稱至善至以活架架礮隨方推轉攻左攻右無往不宜尤古制所未有足可為威繼光火攻之具備一法若夫腳齒之制其由來愈遠矣昔禹之治水也水

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標標則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今腳齒之為物乃不盡與標同而其為功則非徒利於登山並可為履冰行泥之用是又師其意而推廣之焉上下數千年不謀而合洵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金召棠曰嘗見鄉黨之中有稱富厚者矣貨殖自封錙銖必較或良朋貸以升斗輒曰奪我數日之餐或至戚假以貲財又謂去我數人之費迨至粉花敗產盧雉傾家貧不能支轉而乞憐於昏暮此陽虎所謂為富不仁之下場頭也何如我夫子仗義疏財拯災捍患雖毀家紓難亦所弗辭洵乃析津



中之一人至其所呈礮臺礮架等圖及裕

國便民平賊諸大計則又留侯之所謂若所為殆天授非人力也

九月初九日張紳士偕其友任誠之同赴義倉遂心堂是時

文察院

謙

張觀察起鴻

特總戎克慎

錢太守忻和

謝

大令

子澄

暨合城官紳

梁中丞寶常等俱在

謝大令詢及

禦賊之策言須於郡城之南梁王莊西王家口兩處各築礮臺一座土城一座願獨力捐貲承辦約須兩晝夜可告成功觀察以梁王莊距城較遠王家口又非天津所屬意猶未允嗣以軍務緊急其議乃定

昔王元之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請以一丸泥為大  
王東封函谷關囂心然其計是囂能聽元之言也漢終軍年十  
八請於武帝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因使說越王  
越王請舉國內屬是武帝能聽終軍之言也然猶不如春秋時  
曹劌以布衣論戰也當日齊伐魯魯將戰曹劌請見公與之乘  
戰於長勺齊師敗績是魯能聽劌之言也晉穆帝朝桓溫伐秦  
大敗秦兵進軍灞上北海王猛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  
旁若無人溫曰江東無卿比者乃署猛為軍諮祭酒猛不就後  
呂婆樓薦之符堅用以為相秦國大治是溫不能聽猛言而堅  
能聽猛言也此其先尤有可為聽言法者莫如漢高帝於酈生

高帝不好儒方為沛公時高陽酈食其謁之沛公倨牀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乃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問計將安出生乃為之畫策以下陳留是沛公不敢輕酈生能用其言而言無不效也今紳士挾平賊之策以謁諸大僚俾津郡轉危為安保艾之功洵足與古人媲美矣然非當道者虛心採納亦安能建此奇勳哉

金召棠曰天下惟不輕士者乃能成事以其采葑采菲無遺下體也如必以資格限人縱有卓識奈不納何願留心世務者即芻蕘之輩亦宜接以虛懷况實有經濟之才而為當世傑出者哉

初十日各官先往北路端看礮臺基址未得妥處張紳士擇定御河之北大虹橋迤西其地扼要隨於十一日雇募人夫置運物料十二日督率衆役先築土包度量臺之高厚需用土包若干相地勢堆築一晝夜告成高一丈六尺寬二丈六尺長七丈有奇架礮於上緊對上下西河並

御河隘口其營造之法即平賊條陳冊內所載者也十四日觀察往驗尚嫌其低及加增又嫌其高仍如舊築層級架礮始覺合式本日 察院又命於礮臺迤東修道一段長三十餘丈當日報竣是役也物料既備人力復齊故以浩大工程奏效能如此神速總由運籌於素早有成竹在胸臨事又督率有方自

引公集卷之四 卷二  
然易於集事

金召崇曰我 夫子聰明實由天授凡事一見輒識並平素  
悉心格致雖一物之微一事之細亦必窺其奧窔不然者地  
勢之遠近物料之浩繁安能刻期告竣若此其神耶

十六日聞賊踞深州 察院委赴下西河偵探張紳士派劉開  
祿前往

十七日於礮臺南築土城一座高一丈六尺長十二丈濬戰濠  
一段長二十餘丈十八日復修北大道緣紳士日赴虹橋督造  
礮臺土城經過官道見四面皆水茫無津涯往來行人乘破小  
漁舟時有淹斃之患無貨者船不肯渡鳧水而行尤為可憫因

自玉皇廟起修至西沽止計長三里餘淺處用葦簍載土墊於水中不致沖決深處則豎椿鋪板較築隄法料省工速不日即成坦途從此行旅無虞無不歡呼稱便此誠有仁心而有仁術者也

二十日有僧邱格淋沁統兵來津之信 察院又命修西沽官道一帶當即督役平治行人愈便

自古築城濬池除道成梁皆有常期未有非時動衆者也今乃於軍務倥傯之際諸役皆興而人無怨誹之者以其事皆便民之舉也昔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願役蘇軾則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均之二法各有利害不如紳士捐貲募役既優其廩

餽復憫其劬勞故人皆樂於赴功雖手胼足胝亦所弗卹卒使如砥如矢成一路之康衢維屏維藩作一方之保障其功豈淺鮮哉

金召棠曰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時往往大兵大役而民猶怨咨者以勞其身未服其心耳今夫子既無重大之權又無威赫之勢乃一呼即至無不聽其指麾彼小民亦謂是役也一可以禦寇敵再可以履康莊並日獲升斗糈可資以餬口故雖勞不憚其勞也

二十三日清晨下西河探船駛回始知劉開祿探至武強縣之小範鎮被賊擄去於二十五日方乘隙逃回給賊得槍一桿包

頭紅綢一方腰牌一面內書偽名前軍劉克中並竊聞賊衆云二十八日占踞天津下月到京約賊有七八萬之多呼為新舊兄弟賊首乘肩輿者九人騎馬者三千有奇餘皆徒步是時賊已陷交河矣是行也倘非差遣得人身入賊巢獲聞備細安能豫為防範津郡得保無虞此劉開祿之功實張紳士之功也金召棠曰人必鎮靜然後臨大事而不驚如聞賊有七八萬之多欲由津赴都是洶洶者亦已極矣况交河已陷距津匪遙更當何如惶恐耶乃卒能豫為防範閩郡賴以安堵即古之名將不過如斯是真才識兼優有大過人者本日張紳士將劉開祿所得腰牌等物呈送院署請即安置壯



勇多募槍牌屯於南窪各要隘以禦賊又代刻兵符為調兵之用免其呼應不靈然是時津郡兵勇無多不敷調遣幸值督學按臨津郡府屬七州縣應武試生童齊集因請 察院起用在籍武職廢員統領武生童隨營助戰論功授職亦倉卒中應變之一策惜以上所議皆允而未行

金召棠曰起用在籍武職廢員及應試武生童隨營助戰論功授職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未有不出死力為我前驅者此計雖未及行已足見我 夫子應猝之才縱勢處倉皇亦算無遺策

二十六日二鼓時城內鉦鼓齊鳴人聲騰沸喧言南窪有賊船

二艘黑夜中愈加震恐復細詢乃知所來為蘆北口土匪因有防範即時逃遁人心方定

是夜三鼓時張紳士因賊蹤已迫赴縣署共籌禦敵之策謂

謝大令曰賊將至矣亟宜稟 觀察請 察院會議趁夜布置

妥協免罹賊害遂獻濬濠築城圖奈是時庫款空虛無從置辦張紳士適攜錢鈔千緡慨然相授並請速調壯勇守獄以防內變

晉孝武世符堅入寇詔以謝石謝元帥衆拒之秦兵盛都下震恐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遂命駕出游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碁賭竟游陟至夜乃還宋景德間契丹進寇

澶州真宗自將禦之悉以軍事付寇準留居北城上徐使人視  
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後儒劉廬陵論之  
曰謝安以奕棊而敗符堅投鞭斷流之衆寇準以飲博而喪契  
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矣今紳士於人心  
皇皇一籌莫展之際獨捐貲助餉獻策平賊雖與圍棊飲博談  
笑卻敵者不同而助勦之功則與前賢無多讓焉

二十七日清晨張紳士自雇人夫千名赴小園擬就濬濠之上  
築礮臺土城各一座 察院因人夫太多工價過重只用官雇  
夫役餘俱遣回張紳士謂但期平賊貲財在所弗惜如經費短  
絀情願將所存鹽課銀二萬四千兩備營造各項之用正在籌

畫趕辦之際 張觀察忽調 謝大令前赴紫竹林防堵張紳  
士謂賊不從彼來何必守此無用之地因諄留 大令於小園  
督辦防勦

金召崇曰仗義疏財實本天性我 夫子居閒嘗語崇曰予  
凡遇戚友急難事當千金不較况

國家當多事之秋縱萬金蕩然亦所弗恤我以一身來仍以  
一身去又何害噫此真能慷慨尚義者矣茫茫斯世若是者  
有幾人哉

本日復請查監犯若干罪重者處斬罪輕者令其隨營立功蓋  
以該犯等皆素能打仗之人用之前驅必克先登陷陣 察院

慮該犯出或從賊張紳士具保乃允隨將劉繼德賀慶遠等提  
禁飭赴大營豫備接仗

自來用兵者多募敢死之士以摧鋒陷陣往往亦足成功要不  
如用罪人為尤得計昔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檣李句踐  
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曰臣  
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吳師屬之目越王因而伐之大敗  
之今紳士之請用罪人即其意也然彼特置之死地身今並許  
其立功贖罪而邀上賞益必共相感奮志切同仇矣彼劉繼德  
殺賊於前余夔龍殉難於後非其明驗歟張紳士善於駕馭人  
才如此

金召崇曰釋禁犯以禦敵列國時固用之矣然皆持國柄者為之也今以紳商而為是謀且為之具保成功則已否則身受其累微我夫子誰肯如此擔當昔內翰周壽昌贈夫子詩有句云詩書轉覺誤人多是誠知我夫子者蓋此事若以例載所無不敢冒昧勢必畏首畏尾瞻前顧後安能有此奇特之舉耶

本日午刻 察院傳諭仍需所雇人夫應役遂令該夫等前往將戰濠幫挑深寬於二十八日清晨復雇人夫仍擬於小圍營造礮臺土城因賊已將至不及興工僅築矮牆二段而已本日午刻衆人夫正在濠邊賊已蜂擁而至旗幟無數喊殺之

聲不絕已屬駭人聽聞又兼槍礮齊施雖有濠阻隔奈無城護身兵勇方避槍礮不及何暇擊賊張紳士見賊勢兇猛恐兵勇退縮必至失機遂調集所募之勇及各項人夫親自督率進攻復派王寶慶整隊擊賊往來策應是時 察院在旁因請其親開大礮 察院並發給令箭一枝聽其便宜行事張紳士既得令箭即親率諸隊指揮各勇奮力勦殺 謝大令見守礮之人已逃亦即親開大礮擊斃逆賊無算而該匪竟敢抗拒蜂擁直前張紳士恐各勇畏懼即令衆夫吶喊助威且各以所持器具聊代戈矛一齊併力攻擊張紳士仍慮各勇不肯盡力即揚聲傳諭令其奮勇爭先能殺一賊賞錢一百緡活捉一賊賞錢二

百緡如有陣亡者家口給予養贍受傷者給資調治並謂若一  
敗衄不但城池不保並身家性命亦難自全各勇聞言無不以  
一當百舍命前進張紳士首先領隊奮不顧身槍礮齊施煙塵  
迷目立斃逆賊甚衆賊始繞隄逃竄張紳士即揮軍趕殺復斃  
賊無數該逆誤認槍牌為小舟呼其救應豈知適墮伏中一齊  
開槍又轟斃無數匪衆將賊尸搶回方始敗走張紳士仍欲追  
殺淨盡免貽後患 察院不允乃止是役也若非張紳士親涖  
行陣督率有方俾各勇努力爭先安能轉危為安獲此全勝  
賊自南來一路勢如破竹未有能禦之者遂至長驅到津乃紳  
士振臂一呼衆勇響應人人舍命故能擊退羣賊以活闔郡億



萬生靈昔張睢陽力保危城彼勢雖難此勢亦豈易易張紳士  
洵可謂能捍大患者矣

金召崇曰奮勇爭先親臨鋒鏑驅恐後不畏艱難殲醜類  
於須臾萬夫莫禦蕩么魔於呼吸一軍皆驚當此之時身家  
性命皆度外置之而卒能使其軍好整以暇使其民轉危為  
安我 夫子之功偉矣

本日 張觀察同在小圍督陣或謂宜遠立以避槍礮 觀察  
曰吾若退後恐亂軍心而 文察院 謝大令亦俱親開大礮  
助戰成功是皆遇變不撓具有膽勇者

津郡在畿南二百四十里為京師門戶此地不保即都城可虞

張紳士於賊匪未至之先早留心軍務此次槍牌得  
為布置妥協大礮得以施放亦因有濠壯膽不然賊  
來兵勇即難立脚矣是城垣得保官民無恙我軍無  
胥賴此濠耳

金召崇曰濠牆乃屯兵第一要着所以護勇身者上  
固勇氣者在此即所以安勇心者亦在此我 夫  
豫為布置方能臨事鎮靜焉每見 夫子平居無事  
總無停際或問之輒曰人若尚逸則四體惰四體惰  
不生不特我身不敢使之逸即我心亦無時或息也  
大將軍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人嘗惜寸陰我等

夫子頗似之

先是有金某進八千斤銅礮及噴筒二枚皆係外洋購來運赴津門情殷報効張紳士屢稟  察院謂向無進礮之人茲金某所進大礮噴筒不啻天降殺賊之具即宜驗收以備擊賊惜乎竟未獲試驗小園一役若得此利器足可殄滅兇鋒何至有獨流之患

本日南來之賊雖退仍恐賊由西來張紳士令勇目蕭蔭棠招募壯勇二百四十名隨營打仗隨又調往大虹橋守護礮臺並防西河隘口每日口糧按名津錢四百皆張紳士捐發嗣  宗室奕紀到津將蕭蔭棠所領各勇帶赴軍營其號衣二百四十

身旗幟二十五面並器械等物亦皆張紳士捐辦後又因守城兵單張紳士命子汝霖募勇一百八十名守護於本月二十六日起每日發口糧錢七十四緡至賊平始撤

金召崇曰凡人輕財好義不過暫時耳或因一時之憤激或因一日之盛名安有如我夫子歷久不變揮金如土若是者宜乎為三津之保障而為遐邇所倚賴也

本日兵勇接仗後張紳士慮其乏食即不能禦賊回城購買饘餅八萬枚鹹菜四大包冰糖四十斤派人解赴大營以充饑渴又聞賊灑妖藥迷人復送去大蒜二石令兵勇塞鼻以解其毒並送各官點心水果以代茶飯且慮上陣兵勇難保不傷先與

東關外素精外科蘇醫士約其療治豫付錢二十緡以備藥料  
所以為兵勇計者可謂無微不至宜乎人人感奮願盡死力也  
金召棠曰 夫子心細如髮遇事必悉心體察故能無微不至  
至况戰陣危事也其經營慘淡處誠如宣聖所謂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

二十九日清晨張紳士赴大虹橋謁見 察院請將擊賊情形  
趕緊入奏上慰

聖心並請激勵兵勇乘勢追殺將逆賊一鼓就擒如恐兵單情  
願多帶壯勇幫同追勦 察院以各官皆謂賊有埋伏恐墮其  
計不敢窮追此議遂未得行而 察院則深喜紳士好義急公

中心誠服因以所持玉煙壺予之謂此物雖微亦聊代瓊琚之贈耳

本日 張觀察 謝大令均駐小園張紳士恐逆匪復來赴大營請嚴加防範 謝大令遽起再拜曰昨日賊至幸賴足下之力獲保城池其功大矣予將何以報之 觀察相待詞色亦迥異平時遂定議防賊之計欲將芥園浮橋鑿塌以斷賊之來路張紳士謂賊人渡河不必定藉橋梁現芥園缺口積存大木若干賊若以之紮筏足可濟渡 觀察深以其言為是乃飭人夫將木料移置他所又命雇長夫二百名於小園聽用 金召崇曰直爽豪邁是 夫子大過人處每見事物之來一

見即識一見即為絕無游移絕不矜張而所謀恰在箇中其  
令人折服如此

本日復於大營戰濠前築礮臺一座圍墻三面四丈見方營東  
築圍墻一段長六尺寬六尺高八尺營南北兩面各挑戰濠一  
段深一丈五尺寬二丈餘營西挑戰濠三段長十五丈寬一丈  
五尺又於礮臺下築墻一段長十丈高寬皆一丈不數日告成  
工料皆張紳士捐辦 謝大令慮兵勇露處欲為搭結圍焦又  
代備蘆席一千八百領洞大兵雲集所有築造礮臺土城以及  
修道鋪墊共用席數十萬領亦皆紳士捐辦此物若非夙備當  
此迫不及待之時即合郡搜羅亦不能如斯之應手其有裨於

軍務大矣

本日午刻陰雨送大營腳齒二千副為雨後泥滑兵勇腳下所需此即平賊策中之一端也至是各官乃服

金召崇曰腳齒之鑄在軍務未興之日造妥後僉不識何用咸怪之及三年賊至津邑對壘處或路途泥滑或凌道峻嶒至此皆窮於技矣夫子以腳齒獻之夫而後涉險如履坦途焉豈非有先見之明耶

本日 察院謂一二日 僧邱來津帶兵四萬需備饘餅三十萬枚並煮米粥數十釜以足一餐之用隨皆代辦嗣 僧邱之兵未至遂將所備饘餅分散大營兵勇



初三日 觀察命於南關外三官廟築土墻五段內鑲坏孔以便架槍計長三十二丈寬八尺當日工竣

初四日 謝大令假京錢數千緡發壯勇口糧張紳士早知大營糧餉無多豫囑錢店開錢鈔二萬張每張京錢四百文共錢八千緡得信後即送交縣署較之發錢不惟簡便且免往來發運之勞其錢亦易於周轉若無此舉兵勇必至解散則前功盡棄矣嗣 謝大令又假京錢七百緡白金一千兩張紳士因軍需緊急無不慨然從命至所送大營鎔餅自九月二十九日起至今絡繹不絕統計送過十七萬五千枚軍中乃無庚癸之呼金召崇曰軍務迭興庫款支絀至津郡之報捐者又非一次

民力亦已盡矣我 夫子目擊時艱不忍袖手而又不欲向  
紳民借助每運軍需輒獨力支持所出貲財皆豫省醵務血  
本慨然予之不留有餘似不為子孫計而不知子孫之受福  
正多也

初五日

欽差大經略勝保帶兵五百名到津張紳士犒賞官兵饘餅二  
萬枚肉五百方送大帥盛饌一筵 勝帥閱城驗勇詢及礮臺  
土城濬濠修道係何人所辦 察院 觀察以紳士對 勝帥  
謂似此急公好義世所罕覩應請獎以示鼓勵遂賞六品頂翎  
張紳士赴院力辭謂保護城池捐貲助勦乃分所應為何敢邀

此懋賞 察院謂此 大帥因公起見義不可辭乃受之時紳士於都城火器營捐輸銀一萬兩蒙

恩賞給五品頂戴並賞戴花翎已接奉

諭旨矣

金召棠曰 宮保雖居台閣與 夫子相契最深此其初識也 夫子性坦率不知者多目為不文獨 宮保以國士遇之所謂識英雄於風塵之外也

初八日 觀察命劉開祿赴上下西河及

御河常川探賊張紳士雇探船前往並前四次所雇探船共需京錢三百餘緡皆其自備

本日 察院命送 大帥營饅餅二萬五千枚麥麵五千斤又加送鹹菜四包食鹽四包辣椒四包為營中缺鹽川勇食辛之故是日又送小園大營饅餅一萬枚

本日填南關外大水坑一箇宅梅花坑二千箇每坑深三尺寬三尺暗插竹籤以備陷賊馬隊此役乃 大帥所委

初九日赴 勝帥營叩謝極加褒獎並殷殷下問勦賊之策因請築礮臺憑高擊下方可攻破賊巢 大帥飭令承辦連即回城購置繩席數船十一日運赴大營並雇覓人夫八百餘名聽候調用因無令下中止所雇人夫在彼守候多日僅得幫同濬濠其席片皆為大營所用此舉竭盡心力耗費貲財卒至勞而

無功深可惜也

本日 大帥統兵出隊回營後傳見據云賊甚兇惡抄我兵後將我兵圍裹幸而迎頭擊殺賊始敗退張紳士因見營盤逼近賊巢毫無遮蔽倘黑夜馬隊衝來縱火偷營在在可慮乃請濬濬以阻之 大帥深以為然即令代辦隨飭所帶人夫等於大營前星夜挑濬一百餘丈堆起塢頭二箇嗣緣巡哨不慎被賊將濬偷填塢頭殘毀仍用原雇人夫挑挖如故回城後即謁見觀察請飭水會護營當即傳集水會六局隨帶器具送赴大營防賊火攻事事代為運籌無不詳審精密洵將才也

金召棠曰國而忘家 夫子之謂矣當其晝夜籌畫鞍馬風

霜在壯年亦有難堪况年近古稀寢食俱廢能不憚其勞瘁耶而卒能遠慮近憂周知灼見事事悉臻妥協矍鑠哉是翁有裨於

國家者大矣

本日送 大帥軍營饅餅四萬枚十二日送 楊都轉需行營饅餅五千枚及點心等物是日又送大營饅餅四萬枚十三日再送大營饅餅四萬枚鹹菜二包並送腳齒七百副囑尹聘三何元慶等面呈 勝帥問此物自何處購得尹聘三等答以張某恐南省之賊北竄數年來留心軍務製此腳齒以備兵勇之用 大帥謂如此急公之人斯世難期有二報捷後必當保之

十四日送 大帥營食鹽二十包蘆席二千領千里鏡一箇皮馬椅一張皆營中必需之物張紳士因 大帥督戰保護天津各官兵身冒苦寒情堪憫惻故擇其營中所乏者時時呈送亦感之意耳然亦足徵其不負人矣

本日 楊都轉來諭飭帶人夫赴獨流後築礮臺一座高一丈六尺寬厚皆二丈馬道寬六尺隨令劉開祿前往經理工料皆張紳士自備

十五日張紳士赴大營觀 勝帥出隊因以千里鏡窺看賊巢賊用飛礮打來鉛子落地僅隔半箭地耳幸未中身此殆因紳士為

國為民竭盡心力故神明默為佑之

大帥屢言船上開礮不能得力欲移置河岸奈礮身過重轉動甚難張紳士隨購大木四株製成礮架用人夫六十四名立將大礮共舁上岸每日接仗礮作先行用舁夫二百名輪流更替工食犒賞計兩月有餘皆張紳士出資給發

十七日張紳士偕尹聘三同赴大營探聽賊勢知礮在岸上仍不得力因令尹聘三謁見大帥條陳數事一請調海船其船高大堅固既能架礮擊賊又不畏賊槍礮船內且可多藏兵勇一面開礮一面進攻如此鏖戰必堪制勝再天津城樓存有藤牌撞箭牌均屬可用並農家之撓鉤鍊鈔以之拆毀賊巢更無



不利 大帥皆以為然隨調海船及藤牌等物惟鑱鈔製造不及乃於楊柳青勝芳一帶向居民借得五六百柄亦足為平賊利器

金召崇曰調海船以禦寇其便有二以商賈自有之船無需經費一便也其船約有百艘即以船內本有之礮擊賊無須更造二便也至於假農器以充軍中之用尤人所設想不及此者其應猝之才洵為罕覯

十八日 楊都轉傳諭用號衣數百身裁制一時難成而軍營又需之甚急因用洋布裁方寫壯勇字樣統計四百八十方呈送行營令勇丁縫於衣外與號衣無異是真應猝才也

本日與賊接仗多得金玉二將官之力此係勝帥所差久歷戎行臨陣毫無懼怯者張紳士請察院奏請獎勵惜允而未果行

十九日大風張紳士往謁察院謂堅冰將至兵勇單寒恐其解散請將本城內外當店估衣鋪大小皮衣全行購買照本發價如經費不敷平定後再為給付察院謂兵勇過衆難以徧及恐因此轉滋事端張紳士復請以皮衣為獎勵立功者予之藉此以鼓舞軍心使感挾纊之恩如獲懸金之賞咸思奮力破敵何憂賊之不平然因軍需墊款已逾數萬金之多力有不逮此議竟屬空談

金召崇曰數年以來養勇不下數萬無不感恩頌德願効死力者皆由平素推心置腹分食食之解衣衣之也茲因大風思及兵勇乃欲編予皮服以禦寒惜乎人數太繁墊款已重竟未能如願以償宣尼曰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誠哉是言也  
本日送大營饅餅三萬枚食鹽二十包

二十日雨雪 大帥傳諭造腳齒二萬副因製造不及將前存之四百四十副送營

二十一日送 楊都轉行營腳齒一千副壯勇補子四百副饅餅四萬枚點心四包張紳士因 都轉在任時相待甚優故營造不辭餽遺相繼亦以德報德之意也

三十日 大帥傳張紳士到營飭令修城墊道達石  
以通文書往來之路十一月初一日派其弟德文策  
並席麻等物前往修墊嗣奉諭中止人工食用糜粬  
徒勞實於事無補

初二日因公往謁 察院適院署奉到部文內開天  
永於巡防王大臣案下供出天津紳商鋪戶十數家  
品楊長源張穆等姓均與賊通常送賊營食物等情  
察院甚為驚駭謂城內多家從賊所關匪細即由  
解部審訊張紳士謂劉永所供均係良民非挾仇立  
反聞如以無辜之人按名解部即不釀成內亂亦必

家於心何忍某情甘出保懇 恩毋庸傳喚當蒙允准諭飭  
錢署令萬青取具切實保狀甘結由縣申詳據情咨覆不擾一  
人其事遂息在 察院不為苛政克施解網之仁然非張紳士  
一力擔當則此十數家斷難安居樂業矣仁人之利洵溥哉  
金召棠曰 夫子待桑梓之情最深平時好善樂施無不如  
願以去今知王蓮品等實無辜之寃有不為之排解者耶以  
吾 夫子一人擔當之力而免數家傾覆之憂其有關於陰  
騭多矣而所以培養元氣者尤厚

初三日張紳士見南窪積水結凍道路通行恐該逆竄至城邊  
無可抵禦再南鄉水災遇重顆粒未收軫念哀鴻嗷嗷徧野愚

民當此窮蹙已極之日雖不從賊亦恐為非因請  察院以團練代賑招募災黎俾充壯勇每日按名發口糧京錢四百令其開河打冰堆立冰城安置槍牌並架火礮以拒逆賊兼使緝捕鹽島土匪以靖地方是災黎既得免饑寒又可資其防堵一舉而三善備焉  察院允准隨諭總商等勸捐籌辦是舉也蟻生盡遂共沐恩膏鼠輩潛窺復資保障昔子產之為政也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張紳士兼而有之

金召棠曰昔留侯初遇漢高祖抵足而眠將生平所學一夜之間盡詳說焉而高祖並無一隔閡處留侯嘆曰陛下聰明天豈非人力也我  夫子幼而失學長而餬口四方更無暇

涉獵詩書矣乃迹其所為動與古合殆亦非人力而為天亶之聰明哉

昔宋楊彥昭之守遂城也城小兵寡遼人乘隙入寇幾無策以禦之其時適值嚴冬彥昭汲水灌城竭一夜之功明日成冰城一座堅不可破滑不可登敵乃退去茲堆立冰城之策即如之張紳士事事輒與古合其才殆天授也而且藉茲代賑並能普濟災黎事出兩全較彥昭又為過之

本日候補縣丞莫快園適至先是該員曾赴河南懷慶軍營投効正值楊都轉需自三省經略 訥制軍 爾精額 營務處來

札勸捐募勇百名隨營打仗張紳士即捐資募勇交該員帶赴

懷慶 都轉札派防堵輝縣廟灣隘口復調赴臨清州大營隨同出隊嗣又派赴河南山西各要隘查拏餘匪迨懷慶圍解撤防所捐之資已費一萬數千緡之多而莫快圍數月勤勞亦功歸烏有矣在紳士為

國家之事雖毀家紓難亦所弗辭惟該員似不宜沒其微勞耳茲該員由都抵津張紳士薦於巡防處効力 察院即札委稽查南窪彈壓壯勇

二十一日 楊都轉來諭獨流礮臺仍需高厚隨派劉開祿等帶領人夫物料前往礮臺增高一丈八尺礮臺後面增厚八尺左右增長八丈告成 都轉請於 宗室慶祺賞劉開祿孫成



翟陸等軍功頂戴劉開祿六品餘皆八品此都轉得人之處  
蓋不沒其微勞人自樂為驅策也

二十二日勝帥札諭令於梁王莊大營建造礮臺並齋竇張  
紳士長嗣汝霖六品頂翎二十三日赴營叩謝隨帶人夫物料

前往適值勝帥赴後河該逆乘隙撲營謝大令帶勇抵禦  
兵單賊衆失利被戕以此仁勇之人竟罹慘禍營中義勇無不  
號泣呼天張紳士亦無心督造礮臺即回城趕辦祭筵將謝  
大令尸骸昇回沿路哭祭者甚多婦孺亦皆悲悼是日天昏地  
暗沈晦陰霾其愁慘殆不堪言狀越日於署中設幕開弔闔郡  
官紳士庶咸往奠醑有幕賓某代作輓聯一副極為沈痛

本日張紳士募壯勇四千名分為十起並製大纛十面上書報仇字樣誓滅逆賊以雪此恨正欲啟行 察院聞知將夥友李煥庭傳往令其勸阻本不欲從但恐有關礙 察院之處不得已如恨中止

蓋 謝大令之陣亡也非戰之罪皆緣衆寡不敵策應無人雖勇如漢李陵宋楊業亦鮮有不敗衄者况以一縣令率數百民勇孤立於十餘萬悍賊之中是已置之死地矣及賊兵大至槍礮如雨尚能手及多賊迨力盡無援身受多傷遂轟斃於營前河內在 謝君捐軀報

國固分所應然而闔郡士民平時共沐其恩臨難共服其義宜

乎張紳士有報仇雪恨之舉也此願雖未得遂要所以對其在天之靈者亦可告無憾矣厥後郡人為之建祠鑄像血食一方俾千載下仰其光儀思其德惠想見其亡身殉節大義凜然雖死猶生雖亡猶存不愈於苟且邀功其榮不久亦卒歸泉壤而留身後罵名者哉

二十四日解送大營噴筒一百一十箇火彈三百九十五箇皆係自造當日賊撲大營賴此擊退在紳士志在為

國曾不言功而其功自有不容泯沒者

二十八日賊談愈張大帥復傳諭云非築礮臺不可張紳士隨派何珍等帶夫前往星夜鳩工二日告竣詎賊見建造礮臺

屢次攻撲槍礮齊施大小鉛丸如雨直落身旁上下人等無一  
被傷是誠徼天之福也惟礮臺雖已造就而礮止能攻一面賊  
人狡猾尚堪趨避因將平賊策內所擬活礮架不惜工價購料  
造成運送礮臺之下請 大帥試驗 大帥親推隨手而轉較  
兵部頒來礮架尤為靈便隨即移置礮臺架礮施放礮盤一動  
礮即轟擊立使賊巢傾倒該逆由是喪膽張紳士將此勞績讓  
與候補太守 崇厚入奏請獎而獲  
賞戴花翎矣至礮臺屢增高厚計經三次不惜財力費盡經營  
但使逆賊不敢正視郡城得以保全桑梓張紳士即以為快絕  
不與人爭功是豈尋常之意見耶

金召崇曰 夫子平素最不矜功每次軍需告竣遇有獎敘必固辭而後受之茲更以己之勞績讓人是真大公無我者初四日送大營饘餅一萬枚食鹽八包初五日送 楊都轉營饘餅一萬枚食鹽八包初八日送大營活礮盤三箇初十日又送大營饘餅二萬枚食鹽十包

十三日張紳士赴南窪驗看冰城安置壯勇回城後送饘餅一千枚令該勇等黑夜防守以此療飢精神可期振作昔吳起之為將也平時愛養士卒臨敵故能得其死力其人雖不足道其事差有足稱嗣後督師者多尚嚴明惟唐代郭汾陽能馭軍以寬一時諸軍皆樂為之用茲紳士於南城駐防之勇加意撫卹

體貼入微雖至愚之夫激發天良未有不思感恩憤共矢同仇者後

上諭謂其必可固結義勇之心是誠知紳士者哉至南城經費每至不敷復墊辦京錢二千緡勝帥曾云似此急公斯世不能有二亦非虛語也

十四日楊都轉來諭獨流仍需建礮臺三座雖所費不貲而情實難卻隨派人夫攜帶物料前往即日告成

十八日錢護司所和來諭抄粘

廷寄一紙內開軍機大臣字寄

欽差大臣勝保傳諭長蘆鹽政文謙咸豐三年十二月初二奉

上諭昨因天津練勇需人統束令勝保傳諭文謙即赴大營管帶鄉勇以資駕馭本日據鴻臚寺卿齊承彥奏請票商張錦文隨同照料鄉勇等語該商前於賊撲縣境時即刻捐資助餉嗣後源源接濟饘餅以為鄉勇打仗之需好義急公具徵誠悃若令該商前往大營必可固結義勇之心該大臣等亦得收驅策之效著文謙迅飭張錦文馳赴該鹽政營中隨同照料鄉勇如能始終奮勉或殺賊立功或捐資助餉即著隨時保奏候旨加恩至楊霈素得民心惟現在慶祺軍營亦屬乏人仍留該侍郎營內協同籌勦並著勝保察看情形妥為調度原摺著抄給閱看將此諭知勝保傳諭文謙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等因初五日 勝帥恭錄

諭旨移咨 察院初九日行司至十八日始行諭知此後紳士愈情殷報効凡一切營造餽遺及籌畫滅賊之策曾無一事推諉足可驗其悃忱矣

二十日 楊都轉擢任直隸方伯張紳士赴營稱賀因進謁宗室慶祺談及

國計民生亟宜補救之處 慶宗室極稱之

二十一日劉喜由大營回城據稱 勝帥因監造礮臺安置礮位俱辛苦備嘗賞加尹聘三藍翎任麗雲六品頂戴張楚琛何元慶楊興馬慶常等皆七品頂戴劉喜隨同照料經理軍營諸



務已歷數月之久倍着勤勞賞以六品軍功亦分所應得不為過也

二十六日大營來信云礮盤損壞礮軸折毀囑再製造張紳士已預防其故早為製備二十七日派弟德文賞送大營大帥

驗收賞德文六品頂戴

凡事豫則立洵為至言即如此次軍營所需之礮盤礮軸及前此所需之腳齒若非早為之備豈倉卒所能為哉晉陶侃都督荊州時凡有營造其一切竹頭木屑悉為收存人初不解其意厥後因造舟甚亟即以竹頭削釘為之大適所用嗣又值羣僚相會天大雨雪廳事前滑淖礙行以所存木屑勻鋪往來乃不

窘步此雖小節要皆先事預防之意也張紳士之作事縝密頗似之

除夕送大營饌餅四萬枚張紳士本擬新正赴大營賀節並議滅賊之計乃於正月七日夜間大雪靜海獨流兩路賊匪乘雪潛逃竄至河間縣屬之束城鎮距津較遠人心稍安而紳士滅賊之心猶未已也探知賊去獨流皆因礮臺礮盤連環轟擊不能安身是以竄逸遂欲雇募人夫攜帶席麻赴束城建造礮臺幫同殺賊並將已購之饌餅五萬枚運送大營接濟兵食庶不至負

上諭好義急公源源接濟之語惟未奉 察院差遣又無 大

帥軍令未敢冒昧直前惜乎有志未逮也

漢宣帝時酒泉太守辛武賢奏齋三十日糧出擊罕开趙充國  
以為一馬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難以追逐虜非  
至計也乃建屯田之議夫屯田以待其敵非今日事勢所宜今  
則欲迅埽塵氛豈能曠日持久哉昔韓信張耳擊趙廣武君李  
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採後爨師  
不宿飽乃紳士就近餽食皆乾精之類士既不至有飢色而亦  
無待樵採後爨也况當軍務倥偬之際或不暇葺食更可為枵  
腹之一助此源源接濟獲蒙

天語褒嘉也

本日張紳士將已購之饅餅並添備京錢一百緡托哈某分給南窪災戶自此少為安定迨至二月初九日賊又由東城竄踞阜城去津愈遠津郡各隘口多已撤防

是時津郡撤防正值齟務辦運之際張紳士赴都與同辦官運之崇閣學議增運本等事於都城小住十餘日突聞安徽賊匪由包家樓渡黃竄擾山東現圍臨清州城都門人心皇皇紛然移徙張紳士即趕緊回津至里見門首懸惠庇粉榆四字匾額詢知為雁牌首事趙連科趙連通雁戶李起等十六人所送隨又有候選廣文柴士明及同郡戚友數十輩贈以義著鄉閭四字匾額並南關外三十村亦以惠我鄉人四字匾額相贈厥後

西沽闔村楊萬和諸人復贈以履坦思勞四字匾額南馬集三十二村贈以德庇南鄉四字匾額針市街西口衆鋪戶公興局等二十七家贈以析津一人四字匾額六品軍功張徽典候選從九品高殿魁候選訓導李忻贈以德高任恤四字匾額御史范承典御史王景淳侍讀周壽昌贈以仁聲義聞四字匾額侍讀王祖培主事周道治主事福善六品軍功劉玉山贈以誼洽粉鄉四字匾額河北大街衆鋪戶贈以津郡達德四字匾額葛沽胥文蔚蘇善慶贈以抱義懷仁四字匾額並楹聯一副惟智惟仁惟勇濟人利物不愧三津保障有猷有為有守救困扶危允推一郡英豪北關內大街衆鋪戶永泰號等四十八家贈以

義著析津四字匾額北關外衆水車等贈以利濟功深四字匾額新河大紅橋衆鋪戶等贈以義重三津四字匾額津郡李中禮郭有讓馮德祥贈以義著三津四字匾額楊方伯需贈以不貪為寶四字匾額復贈以常問心齋四字匾額張紳士曰諸君子於獎譽之中實寓鼓舞之意余自此益當奮勉上為

國家効力下為閭里分憂庶不負鄉鄰之愛我也

古之紀功者或於鐘鼎或於旗常後乃勒之於碑碑之卓卓堪稱贈災人口者莫如平淮西一碑唐憲宗時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督軍討淮西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太子詹事節度

使李愬特與諸將李光顏烏重胤等時有烈士石忠孝者曾事  
李愬見其碑文大恚怒因仆其碑憲宗親訊之乃得淮蔡本末  
蓋雪夜入蔡州擒吳元濟實李愬一人之功因復命學士段文  
昌撰文以紀其實而愬之父李晟之平朱泚也德宗紀晟之功  
自文於碑敕皇太子書立於東渭橋以示後世可謂後先繼美  
矣至漢和帝朝竇憲耿秉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出塞  
三千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雖紀漢之威德實  
自誇其功耳不足道也今紳士保護津郡轉危為安衆士庶銘  
刻於中無以報德故送匾額以誌其感亦猶古人之名垂鐘鼎  
勳著旗常勒石紀功之意耳

金召崇曰凡人具有天良我邑至今皆獲安居樂業伊誰之力哉惟我夫子不顧身家不惜性命不吝貲財抑且不辭勞不避怨不誇功以一人維持其間俾此地不罹凶害我夫子捍患之功大矣其餽贈匾額不亦宜乎

二月初七日 察院專摺保奏查原摺奏稱長蘆鹽政奴才文謙跪奏為蘆商奉派辦理軍務出力捐資恭摺奏懇

恩施仰祈

聖鑒事竊去歲九月間逆匪竄入直境天津辦理防堵事宜奴才當派商人張錦文同伊子監生張汝霖先在西沽虹橋建造礮臺挑挖戰濠又因四面皆水旱路不通令將經由道路修理



妥協並稍直口南關外等處築搭土牆挖濠數日之間即行妥  
速辦竣迨勝保到津後攻勦賊匪因獨流礮臺尚未築建令該  
商連日雇覓人夫於進仗時將大礮運赴獨流攻擊並時常辦  
理乾糧麪餅送往軍營接濟該商又自九月至本年正月初十  
日自募勇四百八十名隨同兵勇保護城垣陞任運司楊需派  
令該商在獨流後河建造礮臺挖濠築牆種種需費甚鉅現據  
該商稟稱共用過制錢五萬九千吊繕具清冊呈遞前來並據  
呈稱此項錢文因辦軍需一時力有未逮內有收存候補知府  
崇厚銀一萬兩合制錢二萬吊請歸於軍需業內報銷繳還其  
餘用過制錢三萬九千吊情願報効等情奴才查商人張錦文

冊內所開各項事件共見共聞且自辦理防堵並賊在獨流佔踞數月之久於委辦軍務毫無推諉吝惜之意一切無不迅速該商督工効力晝夜辛勤既出力於前復捐貲於後惟所用錢文係報効不請開銷之款究與捐輸交納現錢者不同張錦文前在京都捐輸蒙

恩賞給五品頂戴並賞戴花翎此項捐貲出力應否

賞加參游虛銜以示鼓勵至伊子監生張汝霖前經勝保賞給軍功六品頂翎今可否以同知儘先選用可否仍准戴軍功藍翎伏候

欽定又坐選廣東西甯縣典史李煥庭數月以來幫同該商督

工辦理一切事宜毫無貽誤自應量予獎勵李煥庭應請免其坐選請以縣丞歸部儘先選用之處出自

天恩所有商人辦理軍需用過錢糧情殷報効並代子請敘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請

旨初九日奉

上諭文謙奏蘆商出力捐貲一摺五品頂戴張錦文著加游擊銜伊子軍功六品頂戴監生張汝霖著以同知儘先選用仍賞戴藍翎坐選廣東西甯縣典史李煥庭著免其坐選以縣丞歸部儘先選用欽此等因旋蒙頒發執照由院署轉給張紳士率

其長嗣汝霖望

闕謝

恩並勉之曰將來服官務要實心實力為

國除害為民分憂仰酬

君德克振家聲此余之所切望也

自古人臣不矜功者恆少惟若漢馮異戰功夙著光武嘗賜以珍寶錢帛勞之曰倉卒蕪婁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而異則對以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中車之恩不惟不居功且以持盈保泰諫之是豈徒於諸將論功日獨屏樹下軍中稱為大樹將軍耶至宋曹彬之平江南歸也舟中惟圖

籍衣衾而已闔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向當公事回時人稱其不伐是亦真能不伐者矣茲張紳士自逆匪竄擾津郡歷數月之久凡助餉餽食營造督戰其勞績班班可考乃於拜恩之日第勉其長嗣實心實力為

國為民切切焉以酬

君德振家聲為念絕無一毫矜伐之意殊卓然有古人風彼寄籍聖賢口談詩書心營名利者能有此真血性哉

金召崇曰方今

聖天子在上賞罰分明稍有微勞即立沛

恩施况我 夫子之功迥非尋常焉有不特邀

懋賞者至世弟小岩天資聰慧筆墨敏捷數年來幫同夫  
子襄贊軍務甘苦備嘗險阻備歷宜其邀  
彤廷之寵錫克振家聲也

三月望後突聞臨清州失守賊勢猖獗津郡震恐有候選廣文  
邵邦傑等數十人聯名具稟請飭張紳士辦理團練稟稱張某  
平日急公疏財仗義如任以團練事宜三津有長城之固萬姓  
無大廈之傾等語 察院 觀察俱批准紳士於十九日往謁  
孫署令共議團練事宜言須先籌經費方可辦理是時觀察  
係 錢護司兼署二十日傳見以團練事宜委其專辦張紳士  
恐一人照料難周請札委具稟之人協同辦理並示諭各鋪勇

嚴拏奸細送總局交委員審訊一經問實立即正法 觀察當  
即允准二十一日接到司札內開酌量捐資辦理團練在 護  
司之意此項經費全出捐款豈知勸捐並非易事因於二十二  
日面稟 察院謂團練日久經費浩繁暫時捐輸尚可勉竭一  
己之力以安衆人之心如有不敷即請停止 察院允於次日  
與合城官紳到司署會議

二十三日前往司署合城官紳俱在議及經費 錢署令言願  
與張紳士同辦紳士曰軍務乃 院憲專責我等不過幫辦聽  
其驅策而已所有現在經費仍祈 院憲作主無論何庫何款  
先發京錢六七萬緡暫行墊辦隨後再籌款彌補將來不准報

銷即按今日在坐者公攤每人捐銀一萬兩余首先倡捐各官聞之默然並本城之巨紳梁中丞亦一言不發無如此時風聲鶴唳到處皆驚張紳士夙稱好義之人豈肯袖手因獨力捐辦先於城內朝陽觀設立審辦奸細總局委員差役及首事人等火食費用皆其自備

二十五日邀同邵姚諸人赴總局公議查拏奸細之事隨浼人雇覓壯勇一百五十名每日按名發給口糧京錢四百文槍牌一百副雁戶車勇四百餘名每日按名發給口糧京錢六百文其旗幟號衣等件亦所自置又恐槍牌專利於水遷地弗良製四輪小車十輛陸地可架槍牌工料共用京錢一百餘緡諸皆



齊備逐日於得勝口訓練以備調遣

金召崇曰槍牌利於水不利於陸茲製四輪小車以架槍牌可謂善於變通矣 夫子每遇一事必審其理之是非與勢之可否故能措置得當因應咸宜

二十八九等日閱邸鈔知 勝帥屢獲勝仗臨清賊勢已蹙

察院傳諭天津似無妨礙毋庸設防因於四月初四日撤防統計局中費用及發各勇口糧並製造槍車號衣旗幟等物共用京錢一千七百餘緡不料勇方撤退忽聞警報初五日各處傳言勝營於初三日夜被火焚賊衆長驅而進人心又復驚惶二日後方得確信雖大營被焚賊已回竄東南津郡始為安定初

九日又聞警報時總戎駐紮小園迭發令箭調人夫並擡槍赴  
得勝口濬濠防堵城內互相傳語茫無所措是日晚大雨張紳  
士冒雨赴縣謁見新任王大令德清計議防勦之事晤語時  
始知阜城之賊竄至吳橋縣屬之連鎮並踞陳家莊等村仍有  
窺伺天津之意王大令亦甚惶恐邀紳士同謁錢觀察會  
商云俟明日與察院定議初十日往謁察院允於次日與  
闔城官紳會議十一日赴問津行館公議防勦事宜乃各官紳  
所言首以保人為急務且有謂若不保薦勢必至羣相指摘皆  
不能容張紳士曰

國家當多事之秋有功必賞方可得人惟保舉不可有私果公

而無私自無物議又何至為人所不容耶 察院亦以此事為難恐所保過多必致駁斥是誠 察院慎重之意然是時竟無暇議及勦賊之事矣張紳士乃退而自為戰守計

戰國時馮服君趙奢救韓軍士許歷請諫奢從其計一戰勝秦解闕與圍因薦許歷之才以為國尉此不蔽賢者也昔韓信對漢王曰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敝忍不能予此吝賞而不能用賢者也又奚足道哉惟若唐天寶際學士李白識郭子儀於檻車薦之於朝與堂阜脫囚鮑叔牙之薦管仲同斯乃有卓識能破格以薦賢矣厥後唐憲宗朝李愬平淮蔡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憲宗不

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加哉遂留中不下在愬實因功不容揜並非冒濫當時猶非之此保薦之難誠不可不慎也

十二日以所募之壯勇車勇槍牌等由朝陽觀會齊同赴得勝口防堵並請王大令到局點驗焚香拜壽大令見各勇精壯器械鮮明槍牌車輛水陸皆可通行因向張紳士致謝云團練防堵原地方官之責今吾兄捐資籌備代我分勞曷勝銘感津邑富過吾兄者不少誰能如此急公有吾兄我無難為之事矣拜壽後趙奎七趙連科等督帶各勇並槍牌車輛齊赴得勝口屯於官剝船及小搖船上仍照前逐日訓練十四日張紳士

前往看操十七日復驗放槍牌操演雜技已皆漸就嫻熟矣雖  
勇數無多足可獨當一面前十五日 王大令因公赴得勝口  
順驗水陸槍牌長矛雜技見其在在合法甚覺欣然獎賞各勇  
京錢一百緡適是日張紳士亦至不期而遇把晤暢談頗相投  
契迨二十九日探聞臨清賊匪全股南奔 勝帥追至豐縣盡  
數勦滅已奉

諭旨令其速回連鎮會同 僧邱攻勦餘黨矣賊勢已蹙諒難  
再窺津邑因稟明 察院撤防前後團練兩次計經月餘共用  
京錢四千七百餘緡在紳士總為桑梓之相望甚殷故不憚勉  
力以為絕無計較也

三代之法寓兵於農無事之日則為農有事之日即為兵至後世乃農自農兵自兵矣然亦有以農為兵者或與鄉人築壘自保或籍鄉兵至十餘萬之衆皆得其力但如唐僖宗世王芝仙黃巢作亂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弩鼓板以備羣盜則與兒戲無異蓋是時大盜橫行震盪飄忽所至屠戮豈弓弩鼓板之所能禦要亦無人駕馭而用之耳宋英宗時刺陝西民為義勇韓魏公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民驚擾而無紀律疏略不可用夫非民之

不可用也誠以刺民為勇故民不願為若使募民為勇民豈不樂為之哉昔金人之侵宋也經略王庶募閒者李世輔應募有敵人夜宿陶穴世輔絕陶穴殺十七人後撒離喝來圍州世輔以計執之世輔即如今日所募之勇王庶能用之即以一人而建此奇功再如蒙古伐金金平章政事完顏台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陳和尚雖非今之勇比而其所轄則皆回紇乃蠻羌渾及中原之被俘避罪來歸者初非本國軍士亦即招募之勇類也今張紳士團練鄉勇御之有方實堪為敵愾資詎徒斤斤自守為哉觀三年小園一戰無不先登陷陣克奏膚功從可知

練勇之足恃矣宜乎衆皆倚紳士為重復以團練之事舉之  
張紳士於四月間常赴得勝口看操因見南鄉一帶大水汪洋  
野無青草村人皆有菜色恨未能積粟萬鍾以濟窮困乃將河  
南道口所置小麥八百餘石分賑災戶每人五升外京錢一百  
以作來城領麥盤費除麥價外散盤費錢一千六百餘緡仍謂  
杯水難救車薪復勸紳士王蓮品施放紅梁四百餘石每人五  
升來城盤費錢五十不敷錢一百餘緡代為添備夫自古救荒  
之政如司徒十二政則救於既荒廩人九穀則籌於將荒遺人  
委積則備於未荒後世其法不行遇有水旱災祲一任老弱轉  
於溝壑是以春秋時有汎舟之役貸粟之舉黔敖公叔為粥於



不刊 卷二  
餓者鄭罕宋樂餼粟於國人雖小惠亦足補救一時較之坐擁  
倉箱視民餓莩者迥不侔矣茲紳士施澤於南鄉災黎其事頗  
類范忠宣純仁忠宣未仕時自鄉收麥回遇故舊有親喪不能  
營葬者舉一舟麥以贈之然此特濟一人之急未能如紳士周  
一鄉之貧雖是時衆口嗷嗷難徧叨指困之惠而已淪肌洽髓  
仁聲之入人深矣

金召棠曰以小麥八百餘石分賑災戶除所賑之外並無餘  
糧豈非體恤者深哉夫當此擾攘之秋假使稍存計較半為  
己用半以予人其事已不可多見况罄其有以賑之非至公  
至正者孰能與於斯

先是賊竄東城張紳士令人赴獨流搜求遺失軍器撈獲礮子數千斤並得銅礮一尊礮身鐫字係康熙年間封神威將軍者重五百斤實為軍營利器因呈送院署 察院據情移咨高唐大營 勝帥來札調取札內極贊紳士好義急公並有奏凱日定當保奏之語昔漢高帝之西入咸陽也諸將皆奔走金帛財物之府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陳埴謂蕭何之收丞相府圖籍其器不在人下朱沛國謂蕭何之收丞相府律令圖書其慮深矣今紳士於賊竄後逆知必有遺失軍器求之果得銅礮鉛子足備軍前之用且其礮曾膺封號為

國家重器較蕭何所收之圖籍尤為可寶詎得聽其湮沒於洪  
濤巨浪委棄如泥沙哉則謂紳士之思慮周詳器識遠大與蕭  
何比可也

逆匪被圍於連鎮津郡人皆安枕軍務已將告竣遂將 察院  
前頒之令箭繳回

本年七月 僧邱札 錢觀察雇夫購料赴連鎮聽用 觀察  
令張紳士代辦發京錢一千緡紳士以數月來所有軍需皆係  
捐辦况此次所發又不敷用遂辭之乃獨力捐貲雇夫一百二  
十名置席四千五百捲麻五千斤派何元慶劉喜等押送連鎮  
原為建造礮臺而設及至到彼方知為堵築缺口該夫等不諳

水性恐誤公獲咎稟辭回津往返二十餘日共用京錢三千九百餘緡未領道庫之款方得來去自由

金召崇曰 夫子當軍務之際即心身俱瘁而興致勃不可遏故其置物料造器械事事周詳韓文公曰其生也有自來良不誣也咸豐癸丑秋恭讀

諭旨以各省軍務未靖賊勢滋紛若皆能如天津票商張某朕無憂矣夫以一介紳商得如此

褒嘉榮莫大焉然亦見

聖天子賞賚有功愛惜人才之至意

是月海運到津 鄭邱來津驗收因海運無多勸捐米石以充

京倉張紳士捐米五百石猶以為少 察院因代捐五百石隨將該價呈繳踰月 僧邸大營缺餉委員來津勸捐張紳士首先倡捐京錢一萬緡並製造銅礮架三座藤牌四百面單刀四百柄火藥三千斤均解送連鎮大營嗣際冬令又捐備棉衣五百身解送高唐大營前於捐充倉儲亦急務也而較之軍前所需則可緩故於彼少靳之而此則於勸捐之外凡軍營所應用者不待勸而自捐誠以賊勢雖窮猶相抗拒宜先削平禍亂共享昇平將來南北通行糧艘仍由河運不必如元之朱清張瑄輩泛海冒風濤之險自足充溢於

神倉不然張紳士夙稱好義急公豈吝此數百石之糧而令人

為之代備哉蓋其所見者遠也

是年夏 楊方伯霈奉

命河南防堵來函囑買廣藤牌數百面及升任兩湖制軍將張紳士河南鹺務標丁揀選壯勇六十名帶赴楚省各勇器械口糧皆紳士發給至五年二月來諭將所造藤牌腰刀命送湖北大營當經 觀察委滄州在籍守制候補縣令張繼武前往紳士備路費一百兩歷三月之久始由楚還

先是 楊方伯調任順天府尹路過天津示意於張紳士有收錄門墻之意蓋由夙昔之相契深也唐中宗時嘗有人謂狄梁公曰桃李悉在公門夫梁公豈有私哉亦猶今 方伯之愛才

有才則必欲羅致之若元行沖為梁公藥籠中參朮耳

金召崇曰 楊方伯任長蘆都轉時謙恭下士延攬英才而於 夫子為尤契故其收錄門牆也性情孚識見合並非如後世之尚虛聲而附顯榮者謂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也

前三年夏 訥制軍保奏梁中丞寶常在籍團練於東關外天后宮設立義民局派閩邑捐輸經費張紳士捐銀一千兩應得議敘監生從九品銜悉分贈於同事戚好共十三人均得以頂戴榮身可謂大公無我矣又五年秋連鎮蕩平後 察院因軍需不敷捐貲彌補張紳士復捐京錢五千緡統計直豫兩省軍務將近二載共捐制錢十餘萬緡從未稍存吝惜惟期勦滅賊

匪衛

國保家共享承平安安居樂業豈上希

朝廷之賞下要鄉黨之譽哉且其事必詳為記載以留示子孫俾知有

國而後有家凡事為公不可少存私念此更紳士之深心也  
張紳士有事於安邑見洹河淤塞氾濫為災因不惜重貲挑挖  
通暢水患既除兼可濟運彰紳湯金鐸姚鳳閣等送功深疏淪  
匾額利涉濟洹河賈舶往來占兌澤宏猷宣鄴郡農田沾渥頌  
豐功楹聯並萬名傘一柄蓋自古治河之法總貴疏通戰國時  
西門豹之治漳水也發民鑿渠十二處引水入渠既殺河勢腹



內田畝又可藉以浸灌洵兩益之道也其遺迹即今之西門渠是漢武帝丙戌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壬子六年春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既可通關東漕運又可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於是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歲而通人以為便後壬申三年夏臨塞決河築宣防宮初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令羣臣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取宣導防壅之義至五代時周世宗浚胡盧河城李晏口則又藉此以防契丹不止為治水計也宋神宗丁巳十年秋河決澶州曹村北流斷絕判大名府

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乃塞因改曹村埽曰靈平今紳士於彰郡之洹河為之開淤決塞除一方之害利萬民之行其功豈讓古人哉

甲寅咸豐四年春張紳士因公赴河南彰德郡適該省發鐵錢一萬緡令彰郡分領行使紳士謂其府縣官曰此鐵錢一行糧米必致高貴民間受累不淺情願備銅錢一萬緡將鐵錢換出仍請府縣出示曉諭並令各行出具領狀備案以免日後阻撓錢法之議該府縣如法辦理發鐵錢之事乃寢

考自古錢制始於太公九府圖法至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漢又以周錢太重令民鑄榆莢錢嗣復行八銖五銖四銖三銖錢至唐武德初每錢又各重一兩蓋錢制之不常久矣若錢之以年號元寶為文者則始於宋孝武厥後遼金元明其制皆同而鐵錢則未之有也大鐵錢惟閩王審知曾鑄之以明元通寶為文五百文為貫或其時亦因銅不敷鑄歟今國家為不得已之計而鑄鐵錢紳士非敢阻撓之也原謂將此鐵錢收存俟天下通行再為使用通權達變實出於仁愛之心宜乎為彰人所感也

金召崇曰濟洹河換鐵錢一為萬世之大利一為當世之急

務皆有關於

國計民生也彰人至今稱道弗衰豫省為 夫子行鹽之區  
每因公赴豫將入境時彰人必轂擊肩摩拜迎道左並有接  
至境外者此真人生難得之事咸豐庚申隨 夫子入都辦  
理和約後由都旋津路過一村遙見一農人負耒而來因詢  
從人此為誰氏從人示之而農人急為奔回旋見數十農人  
歡迎村口同聲稱頌奇觀哉夫人生世上榮華富貴皆為轉  
瞬雲煙獨此名之垂於萬世者不朽耳如 夫子洵亦罕矣

引公義理軍教魚味

卷一

張公襄理軍務紀略卷三

陳世勳呈峰

天津丁運樞少衡仝編

葛毓琦問渠

戊午咸豐八年春英法等國有由上海抵津之信官紳會商海防事宜

是時紳士張繡岩適赴文安 英觀察毓 石太守贊清 尹

大令佩瑤 聯名專差家丁函聘回津辦理團防

附錄來書略云前在鄉祠商辦海防事件面聆快論足徵碩畫深謀欽佩之至茲該國已於二月十二日由上海起旋北

來有大輪船九隻戰船四十餘隻兵丁約有數千人不日即  
到此次該國情形斷非良善除弟籌辦外因思閣下忠誠  
素著人望攸歸必須仰仗鴻才以為全津保障特遣家丁  
奉迓望即整歸裝刻日還津商辦一切想閣下念切桑梓  
諒不至遲遲其行也

張紳士接閱公函知軍務緊急不能稍事耽延即於三月初一  
日束裝旋里隨往謁烏察院勅洪阿及在城各憲共議團防  
事務

夫團防乃守土者之責今委之於紳士誠以紳士有高世之略  
有濟世之才夙為鄉里所向慕正如謝安石嘯傲東山之日咸

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又如司馬溫公居洛時天下以為真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甚至父子兄弟每相飭曰無為不善恐為司馬端明知張紳士之望重一鄉何以異是是以每臨大事官民咸倚賴之

金召崇曰團防者團練其勇以防宵小之潛生也無論城廂遠近如有不虞司其事者不能辭其責今以紳商而屢膺是任並無斯須之誤固宜為官是地者信之切而任之專也

初四日尹大令來啟令勸諭鋪勇前咸豐三年粵匪犯境津郡鋪勇皆自備器械旗幟聯絡一氣以防不虞今來啟復令勸諭各鋪義勇仍循照舊章協力同心嚴查土匪奸細張紳士素



為鄉里所重一經勸諭無不樂從

人貴有遠謀尤貴有遠識有遠識則見事必明知人必審當張紳士正籌辦鋪勇之際適費紳士蔭樟由院署請領辦理團練經費銀二千兩使人以領狀知照書押查前奉

上諭派辦團練本有費蔭樟華樹王敬熙賈兆霖花上林張錦文等名在內費紳士遵即於東關外玉皇閣設局總司其事張紳士恐其不識事體將來難免軫轄因以現辦鋪勇不能兼顧團練辭之後費紳士果以辦理不善獲譴然後知不與書押其遠識非人所能及也

初六日於郡城朝陽觀設立商團鋪民總局局中事務紛繁必

擇老誠諳練之人襄理方能公允是日遂邀職員何珍孟敬熙  
傅長明奚廷琦何元英董其事

初七日邀集各鋪局首事會議練勇章程是日各局未齊越二  
日復設筵具東各鋪局皆到乃公同確議章程衆首事無不樂  
從情願互相捍衛

金召索曰每於衆鋪勇咸集之時必以大義委婉勸喻之俾  
人人知所感愧况遇急難事又能以身為表率哉

初十日稟明鋪勇不得外調並請出示嚴禁阻撓情事蓋團練  
鋪民分地設局本以郡城為重倘有警報一經調遣則城內空  
虛奸宄易於蠢動張紳士有慮於此即於是日稟明各憲所團

鋪勇不聽外調恐有無知小民從中阻撓並請出示嚴禁 察院批仰天津縣出示曉諭頒發各局

附錄縣示現奉 憲諭團練鋪勇原為保護城池設局稽查守禦不得調赴他處如有人阻撓言語褻慢首事立即稟明定按奸細究辦

維時各鋪勇皆擇地設局插豎旗幟排列器械城廂內外聯成一氣如火如荼並晝夜巡防不憚勞瘁若非張紳士調度有方何以收衆志成城之效

北齊檀道濟嘗自謂為萬里長城宋孝宗則倚魏公如長城要不如周語所謂衆志成城也夫天下至險峻之區莫如蜀之劍

閻晉惠帝時巴氏李特至劍閣歎曰劉禪有如此地而不能守豈非庸才由是觀之有形之城不如無形之城之可恃矣今紳士聯絡鋪勇為一氣即衆志成城之謂足可為一方保障使民情安堵如常矣

金呂棠曰自各局分立後總局有事傳諭分局分局有事立報總局雖道路云遙如居一室所謂聯絡一氣也彼不良之徒何從生其異議哉

總局設立傳牌以作信符局務紛紜一日不知凡幾如遇傳示各局事宜若無以為憑恐不免作偽之弊張紳士令總局製造桃式傳牌四面上書飛速傳牌字樣此牌不輕發發則換局傳

遞自首局起至末局繳還不容時刻遲滯又製軍令小對牌劈分各半總局鋪局各存一半鋪局遇有公事即以對牌為憑總局如專與一局議事亦用對牌傳調其慮事周密心細如髮也若此

後晉以桑維翰為中書令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或議其疏略及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張紳士素性豪爽遇事輒慷慨而談雖以艱大投之亦處之無難色人但服其膽略豈知詳審精密曾無一事或致疏虞非才大心細者能之耶較諸桑維翰之所為何多讓焉

金召崇曰軍令嚴明萬無作偽之弊

是時先後共聯絡鋪勇五十四局互相守望聲勢大張然練勇多寡宜綜而計之勒其成數庶無知之徒不致冒充滋事張紳士傳知各局皆造具花名清冊送交總局由總局彙造總冊分呈各憲查核備案

十九日 察院點驗鋪勇是時鋪局業經聯絡一氣遂請 察院示期點驗批示於十九日在院署前驗看至日衆鋪局皆鱗集朝陽觀午後以門旗領隊擊柝為令張紳士首先導引由戶部街至西關外太平街復從太平街折行針市街歷經估衣街鍋店街至院署前 察院率同都轉觀察守令列坐衆局首事

於 察院案前投遞名帖後遂指揮練勇演放火器繼以雜技  
察院暨各憲皆謂部伍整齊技藝精熟以此克敵何敵不克  
於是慰勞張紳士者再驗訖並代 各憲備辦茶點分賚衆局  
畢仍分路各歸本局

全召棠曰披堅執銳人盡貔貅稱戈比干陣皆鵝鶴今五十  
四局之鋪勇成此大觀雖以久經訓練之師亦不過整齊若  
是也

蓋天下事踴躍於始者尤必奮勉於終張紳士恐日久偷安不  
時傳知各局上緊稽查毋稍疏懈據北關外同街守望鋪局  
董事拏獲形迹可疑山東招遠人王明一名送交總局當經總

局送縣訊明實非奸細立即遞回原籍管束因賞該鋪局錢十緡以示鼓勵

是時英法等國船隻停泊海口絕無退志張紳士夙夜焦灼思所以禦敵之計因擬設防條陳呈於石太守適譚制軍廷

襄來津太守將條陳代呈其略曰現值五國船隻逼近海口籌畫禦敵之策莫要於礮臺礮臺存則我軍佔踞地利該國船隻縱多萬難駛入礮臺失則該國反客為主我軍雖衆亦難制勝茲已飭人前往海口礮臺左右勘情形繪成一圖海口南岸礮臺三座直向海口架礮向外以擊來船北岸礮臺一座與南岸礮臺相隔二里許遙遙相對因思當日建立礮臺方向大



有深心蓋北岸礮臺雖亦可架礮擊其來船實乃為保護南岸礮臺而設是北岸礮臺尤為緊要也然礮臺架礮能擊來船來船亦能架礮擊我礮臺現我軍紮營皆在礮臺左右前面臨海俱係空闊之地我軍無可藏身難以避礮況該國輪船其行如矢倘架礮直進我軍稍一驚惶立脚不定勢必潰矣現今惟有於南岸礮臺左右審其地勢堅築土壘安設礮眼架礮於內既可避其來鋒又可擊其來船以逸待勞萬無一失北岸礮臺左右亦照式營築土壘我軍皆紮營於內以防其進口直撲南岸礮臺之患並擇險要河灣一二處皆築土壘礮臺架設礮位屯紮兵勇以為埋伏接應之用更不時操演技藝皆期精熟進可

戰退可守始為萬全之計再選殘損不堪用之船堆放柴草雜以桐油硝磺外用席片封嚴以備火攻如該國船隻進口即將此船用火然之順流而下亦足成一陣之功至於津郡城池仍用鋪勇水團查拏奸細彈壓土匪互相防範如有警報鳴鉦為號立即齊集在城人民各有身家富無不竭力捍衛以上籌備精嚴又何慮該國之擾我海疆乎然總宜以恩義撫之勸諭開導以示我

皇上柔遠之至意蓋該國等非髮逆可比髮逆可勦除盡淨該國等豈能絕其根株若驟加以兵竊恐邊釁一開百年貽患正不知何日底止也但該國等性情無定倘恃強藐視內地不肯

強公集卷之三  
卷三  
稽服則整我軍旅懾以兵威俾該國知所警畏不敢再萌異志  
此平戎和戎之兩策也 制軍閱之頗為首肯惜此計卒未得  
實行

自來議戰議和紛紛不一未有甚於南宋者南宋自高宗世以  
迄孝光甯理諸君中外之臣無不以戰和相聚訟主戰者若李  
綱趙鼎諸宰輔宗澤張浚諸將帥意在報仇雪恥惟有戰之一  
策至主和則苟且偷安耳然古今事勢不同今我

朝乃全盛之時雖連年出師江南亦不過因小醜跳梁可剋期  
殄滅非英法諸國可比英法諸國特為貿易而來初無異志雖  
駛入內地有恃強之意但可與之戰亦可與之和戰則怖之以

威和則懷之以德即宋於勝金後為善後計亦嘗議攻戰備禦措置懷綏之方蓋柔遠人則四方歸不愈於漢武帝通西南之夷使張騫相如輩僕僕道路哉茲紳士不專主戰而兼議和戰後而和既足懾服其心又不至兵連禍結其深謀遠慮有非常人所能及者

全召棠曰自英法諸國船入內河以來我夫子專意主和蓋有深意焉緣該國以貿易為名自應加意撫綏以見我皇上柔遠之至意然而不能無備也故於礮臺左右加築土壘防護極其周密書謂有備無患我夫子深得其道焉

十二日接英觀察來札隨具覆函並言火攻一事張紳士於

海口情形時時籌畫意欲備辦損破剝船二十餘隻滿載引火之物於礮臺外二三十里遠近預備火攻如該國等戰船相逼即移至上風處然之風助火威其船足可燒燬適是日英觀察由大沽來札知其在朝陽觀設立總局聯絡鋪勇深為獎勵因將此意於覆函內備細言之

金召棠曰自古火攻宜先占地利一需下溜一需上風二者兼備乃能用之非漫然也

十三日 制軍來諭言大沽礮臺最為緊要前見條陳內曾有築立土壘一節今特煩速為修理張紳士遵即捐購大席數千捲海繩數百捆雇募民夫四百名差派家人隨同夥友攜帶工

價前往大沽一帶修築此工將竣而營門大道又復塌陷來諭  
令即派人趕修隨通知辦理前項工程之人一併將大道上緊  
修墊並囑先稟明 制軍 方伯查核即日奉 錢方伯忻和  
批據稟於礮臺地方捐築土牆以為兵勇藏身之所足見急公  
好義凡於地方有裨之事該商勇往不辭殊堪嘉尚現 制軍  
委弁協同辦理仰即傳示該商夥會同剋日興工趕緊修築事  
竣之日定行詳請獎勵也仍將開工並工竣日期報查於是督  
飭民夫晝夜修理二十三日疊道之工告竣既而 制軍又諭  
開草頭沽地方應修土壘疊道仍由該商一手經理以期妥速  
而昭慎重並將遵辦緣由稟覆查核同日奉到 察院 都轉

觀察諭皆如前隨即備辦工料雇募人夫仍派前次經理之人復往草頭沽迅速照辦於二十八日土壘疊道一律報竣核計前後工程所需統用錢一萬四千緡有奇當經造冊稟明制軍查核旋蒙 札行總局司道作速核議詳辦

附錄稟略云前奉 鈞諭時正城內設局團練鋪勇局務紛繁未克親往督辦經職長子候補道汝霖辦理惟當此多事之秋食毛踐土者自應出力捐貲盡心籌辦況職父子身受國恩有加無已尤當竭盡微忱力圖報効所有此項捐辦工程之需不敢仰邀

恩獎

金召崇曰是役也工程浩大所有土壘疊道無不妥速造成  
可謂晝夜辛勤不辭勞瘁者矣宜乎各 大憲格外垂青而  
一切機宜罔弗使之參贊也

二十九日續立鋪勇來局報冊彼時鋪勇業已聯絡人人知奮  
皆有同仇之心聲威頗振是以鋪勇陸續又立十局造具清冊  
自行報交總局復經彙冊稟呈 察院暨道府縣各衙署並聲  
明帶勇人等以備查核即蒙 察院批示查勸練鋪勇前於點  
驗後附片奏

聞奉到

硃批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茲復據稟帶勇人等已悉



夏四月一日改用鼗鼓號令前以有事擊柝為號倘夜間有警擊柝傳信恐與支更之柝無少區別遂改為鼗鼓傳知各鋪局按式皆造一面如有警報一聞總局鼓聲振響衆局立即接連播鼓齊集練勇執持器械以備抵敵但津郡水局號令亦間有用此鼓者未免兩相混淆當即知照閩津水局首事令即傳知衆水局暫停鼗鼓遇有火災概用鳴鈺集衆以四月初一日為始俟軍務告竣再照舊章辦理張紳士每事必計畫周詳絕無輕率之處

全召棠曰軍中號令與口號均不可同以防蹈襲之弊

英法等國輪船久泊海口不退難保無奸細往來窺伺虛實張

紳士晝夜焦思除傳知各局上緊稽查外又派局中董事孟敬熙等夜間分路巡邏以故閭閻靜謐安枕無虞

初三日將聯絡鋪勇六十四局總冊呈送 制軍查核備案旋奉 批示據送原稟清冊存查該紳督飭勸辦迅速集事實屬急公可嘉

同日奉到 制軍來札令即預備火攻勿致臨時有誤張紳士隨派趙連通購置硫磺焰硝秫稽蘆葦一切引火之物運至損破河剝船內安排妥協聽候調用

宋虞允文之敗金師也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礮蓋以紙為之而實

以石灰硫磺礮自空下墜水中硫磺得水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石灰散為煙霧眯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大敗之此亦火攻之一策也然火攻之最烈者莫如赤壁一戰方瑜與操遇於赤壁也用部將黃蓋計以艨艟鬪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具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火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今紳士之獻此計即黃蓋所獻之計也與古人有同心焉

金召棠曰火攻之道不一而火攻之用船者為獨難既需順風又需下水尤須多用善泅者以廁其間再加以調度有方

是又何攻之不克耶我 夫子之運籌可謂無微不至

初八日海口接仗失機先未刻院署來信言海口已於今午合仗擊沈該國戰船四隻務望激勵所部團勇嚴加防範總局立發傳牌知照各鋪局無分畛域上緊稽查勿稍疏懈旋據城外鋪勇盤獲山東齊河縣人劉鳳貴一名城內鋪勇盤獲直隸唐邑縣人劉發義一名均交總局由總局送縣核辦酉刻又荒聞礮臺失守兵勇已退正在將信將疑之際忽東關外鋪勇北關外鋪勇咸來報稱現有逃回馬隊京兵數騎沿河聲言礮臺已失大營移紮新城同時河北鋪勇報稱有馬隊數十騎現住河北店內業經派勇看守河東鋪勇報稱有馬隊數百騎現在河

東地面業已派勇攔截事應如何辦理特來總局  
面囑令看管一面稟明 察院隨奉諭飭如有私  
立予緝拏刻即傳知衆鋪局一體遵辦於是將逃  
放行次日經 制軍差派戈什哈始以令箭調回  
隊逃來始知礮臺莫保所傳之信為不虛也當未  
英法等國輪船已逾礮臺停泊我軍失勢張紳士  
此日前所呈條陳歸於畫餅殊為可惜四鼓時城  
耳語心甚驚惶張紳士愀然曰事已至此倘居民  
乘隙而起擄掠殘害勢所難免若不趕緊募勇彈  
郡城內外已不可問况內患不弭外患更必難禦

長驅直入城池非我有矣是以速令帶勇人等分赴各處招募  
即刻聚集壯勇一千餘名其應募之人多係無業貧民乏食則  
相聚為非足食則可期禦侮是募勇而兼除劫搶之患也其用  
心亦良苦矣然人心叵測恐仍不免無賴之徒乘亂騷擾並派  
局中董事等統帶衆勇分路偵緝巡防復慮及鄉村鎮店土匪  
更易於四起因將各處素稱強悍之人招至局中分別地方大  
小貢令募勇多寡口糧均由總局支發並囑務須認真嚴拏土  
匪護送逃民倘有搶奪之事即為帶勇者是問嗣後人心稍覺  
安帖而經費則浩繁矣先後統計募勇二千餘名帶勇頭目並  
聽差人等日需口糧不下千數百緡加以置備器械燈籠火炬

等物又需一千餘緡至事竣核計共費四萬數千緡皆張紳士捐之已囊並未科派一人

宋金之世幾於無歲無兵革故其時多有募民為兵者先是張所以蠟丸書冒圍募河北兵應募者凡十七萬人後建炎中李綱請募師於西北謂可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張慤亦請募民聯以什伍之法宗澤則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興隆中張浚復招徠山東淮南忠義之士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壯士又萬餘人陳俊卿則籍民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使之守城以備緩急他如高平人王友直結豪傑復大名宿遷人魏勝籍義士復海州再如太行忠義王忠植山東

忠義耿京類皆奮起田間捐軀報國信乎義勇之大可用也今紳士於倉卒之際募勇二千餘名護衛津城彈壓土匪較之招募於平日其事尤難蓋彼猶可以緩圖此不可以姑待一呼即至悉聽指麾非素有民望者能哉

全召棠曰是時 夫子焦灼之心不可言喻上為國家存大體下為閭閻顧性命二者缺一不得謂維持大局不然當英法兩國駛入內河後百姓何以猶得安居樂業父母兄弟妻子何以尚獲瓦全在該國雖無加害之心然非我夫子駕馭有方亦焉能安堵若是

初十日辰刻有人報稱該國船隻業已試水前來 制軍統帶



兵勇俱於海光寺前駐紮張紳士聞之心中不禁惻然以為兵勇一夜奔馳不但疲憊且必饑餒即購饘餅二萬枚運送行營分賞兵勇因思該國駛駕輪船試水探道定必直抵津關倘與相持既乏精兵又無利器人民城郭所係非輕不若前往迎船向其理論擬於申刻親自前往適 尹大令來局商辦獄囚一事隨答以俟上船旋返再議 尹大令曰迎船余之責也既守斯土敢惜生乎只請派店友一二人隨往可矣彼時有友人趙連通在局即應聲願與偕行蓋 尹大令之欲迎船也亦以紳士為全津保障恐一前往則民更驚惶與大局甚為有礙故冒險以代之張紳士因慰之曰設有不測必稟請 大憲具奏建

祠趙連通以父已衰年瀕行相托亦即寬慰允諾然後復向大令之家丁相約有願隨往者每人賞錢百緡衆亦同聲願往於是又派湯世德花鎮標協同趙連通隨往保護當下並與尹大令妥議上船時如見該國使臣先問其來意若欲打仗即傳集民勇背城一戰否則迅速安民倘不諳土音繕寫一紙攜往至於郡城則飭令衆勇嚴加防守可也 尹大令復言獄囚白晝喧譁恐生不測咸豐三年間 謝令辨有成案可得聞乎張紳士隨將所辦章程一一告知 尹大令即援案稟請將罪輕者提禁罪重者解往鄰封遂於戌刻起行前往迎船行至白唐口路逢 方伯言汝等不必前去船上礮甚猛烈去恐無益

回見 制軍再作區處趙連通當即答云迎船之舉閩郡皆知如此而回人心必更張皇失措遂趨行至鹹水沽地面遙望該船煙沖霄漢輪激波濤少時即至目前及見該國使臣 尹大令即以臨行酌定之辭高聲語之該國言此來原欲理論並非擾害地方 尹大令因趕緊回城安民人心稍定張紳士立賞隨去家丁津錢四百緡先是輪船駛入內河之時沿路開礮絡繹不絕自 尹大令上船後該國船隻雖直抵關口從未聞一礮聲人皆言此 大令之功也而不知實紳士之力

漢順帝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遂單車減從徑詣嬰壘門請與相見嬰

出拜謁網警曉之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晏然宋高宗時宗澤為東京留守時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衆七十里澤單騎馳至其營說之善遂解甲降乃自來讀史者尤豔稱郭子儀單騎見虜一事唐代宗永泰中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是時衆寡不敵難以力勝子儀曰吾與回紇相契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出其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取酒與酋長共飲藥葛羅與子儀執酒為誓遂與定約而還今紳士為保全津郡奮不顧身欲親往迎船與該國理論其忠肝義膽出自性真不必求合於古人自與古人有先後同揆者

金召崇曰迎船之舉洵非易易所謂不辱君命在此時矣  
前有謝大令後有尹大令後先濟美於我析津志乘有  
光焉而豈知皆我夫子之代為維持者周且備耶

十一日該國駛船前進每見柴草堆放之處疑有埋伏即放火  
箭焚之張紳士因思河東鹽坨一帶所築鹽塢峙如山立上關  
國課下關民食實為鹺商根本設有疏虞當奈之何於是急派  
人迎船告知所有鹽坨堆立鹽塢俱係長蘆巨商張某存鹽並  
無他故不得肆行燒燬該國問明來人姓名即留於船內作質  
言其中倘有埋伏諸君莫望生還矣及船至鹽坨地面見果無  
動靜始將去人放回

全召棠曰一言而保通網之血本厥功偉矣

本日居民見輪船已來咸往西路逃避張紳士恐土匪乘間劫搶趕緊調勇二百名攜帶擡槍刀矛前往彈壓並囑帶勇者督飭晝夜操演以壯聲威使土匪聞風喪膽不敢生心搶奪再制軍及各大憲行轅皆在西方倘該國來此騷擾亦可藉以抵敵是於彈壓之中並寓應援之意自此西郊一帶數十里雖絕無搶奪之患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津郡人心終覺惶恐一面請大令親往街市安撫一面請出查拏土匪紅諭民情由是少安

附錄紅諭云土匪乘間搶奪實堪痛恨仰津郡紳民人等嚴

行查拏如敢抗拒格殺勿論

外夷駛入內地自古未有事實出於非常况彼國之人奇形異狀令人觸目驚心兼以輪船如飛幾如楊么在洞庭日昔岳武穆之與楊么戰也么負固不服泛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武穆乃伐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及奔港中又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此誠破敵之妙策也然彼在洞庭寥廓處故此計可行今該國已駛入內河地勢既狹兵勇又寡若用此法必至反罹其害是以商民皇怖遷徙紛紛賴紳

士撫輯多方人心始為安定

十二日輪船已抵關口適聞河東有無賴棍徒偷竊鹽席情事即派勇目協同縣差前往立將該犯董二獲到當即送縣究辦因賞該勇津錢一百緡以示鼓勵

十三日 英觀察 石太守 尹大令並候補縣令王蘭廣長蘆鹺商王蔭棠與張紳士會議令購買牛羊雞鴨菜蔬等物運送該船囑其不得上岸騷擾百姓張紳士隨即備辦送往均經收訖無不歡然稱謝但該國等人數衆多未必盡屬安分恐上岸買物較論低昂其言語不通或因之生釁有礙大局故又派局中董事上船開導令其約束隨來兵役毋得下船倘需食用



自有生意人代為置買該國允諾情願遵照辦理

全召棠曰代買食物其法最善倘因言語不通之故致生釁端一有疏虞轉難收合矣語云膽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圓而行欲方我夫子兼而有之

十四日 英觀察因該國等不時需索食物來局籌議意欲設立支應局張紳士云現在辦理團防似不便為該國支應如該國受撫或生意人等出名購買食物送往尚屬可為 觀察許之當下發銀二千兩以備採買之費隨將本日常用造具清冊呈送備查 觀察以公事紛繁若逐日造報未免煩瑣嗣後須按三日一報遵即將三日用項攢造總冊呈送旋蒙 批云據

稟呈送報帳業已闡明着即照數支發以後帳目於三日報明後如數支發可也自此所有一切需費俱係三日造冊報明奉到 批示即行支銷

本日申刻據侯家後周姓報稱被土匪砸門入院搶去銀錢衣物等情趕即派令勇目協同四門千總王遇清前往立將該犯杜六房玉廷獲到適 英觀察 石太守 尹大令來局會議公事當將該犯帶交案下眼同受傷事主嚴訊據該犯供認不諱經 觀察飭發令箭派千總王遇清監刑將該犯立即正法懸首北關示衆隨賞勇目並衆勇等津錢一百緡自此犯正法後郡城內外肅然一清

金召棠曰如該犯殺之原不足以蔽辜亦使奸險小人知所畏懼已耳

本日有鍋店街等處衆鋪戶來局言現聞總局與該國置買食物需用浩繁各街鋪戶皆願送錢一百緡以作添補經費之資張紳士曰今雖庫款支絀但我尚可支持倘至力竭時雖不辦理亦不肯科斂一人衆鋪戶歎服而去

漢武帝元狩中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備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也天子方有事於軍旅愚以為賢者宜死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敵可滅矣上以式為長者乃召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未幾擢為齊太傅今紳士不邀獎敘獨力捐貲

衆雖樂輸以助經費亦力為卻之曾未科斂一人紳士誠賢矣乎不止如卜式之僅為長者也

本日 制軍來札令傳知商賈照常貿易彼時各行生理聽信道路浮言多有疑懼歇業者而奸商又乘間居奇高擡物價以致居民皇皇張紳士奉到來 札當即傳知錢局糧店以及各行生意言該國此來原屬通商並不擾民務須照常開張門面平減價值自經勸諭交易始漸流通

附錄來札云照得英法等國船隻現散泊閘口上下該國本為通商而來並非圖占土地城池本督部堂仰體聖主懷柔德意業已代為乞

恩藉以保全津郡此實本督部堂萬不得已之苦衷各該紳民諒已共知共見乃聞錢鋪漸不流通糧行則益見增長且非平素相熟之人不能交易良由商賈無知但聽道路謠傳未悉現辦機宜所致該紳明於事體久為津人所信服仰即傳知津郡城關商賈人等照常貿易生理不得居奇擡價本督部堂為民起見不先用武該國亦斷不開礮况船為該國巢穴萬不輕離無須疑懼張皇其詳細傳知

全召棠曰津郡生齒雖繁富民少而貧民多若當店閉門則民生苦矣維時 夫子約集當商乃諭以津門多恃典衣為食如當行弗與交易必致生變其間有可典數千者不妨減

價以此輩猶可支持至典數百者萬不得減以此輩無可轉  
移始為此不得已之計此一言也津郡之民又稍蘇其困已  
十五日英法等國船隻銜尾前進 制軍恐土匪乘機搶奪大  
為地方之害遂知會張紳士傳知津郡紳商人等倘有土匪擾  
害閭閻即為擒拏解送行轅聽候究明正法紳商果能認真出  
力定行破格獎勵又云團練各勇不特捍衛地方並可互保家  
口前見總局勇目等頗能實力實心勇於任事當此土匪鹽梟  
易起之時尤應振刷精神認真巡防如果始終不懈亦必給予  
獎勵張紳士遂即傳知衆勇加意巡查遇有鹽梟土匪以及無  
賴棍徒於大小鋪戶藉端勒索錢文一併嚴拏送究因此每日

增加小勇目錢五十文以激勸之

十六日張紳士因河東河北馬家口開口上下圍唐家口及四關口內外設勇無多不足以資彈壓趕即調撥均勻派定各守地面不時小心巡邏

本日 制軍又差弁知會云

皇上現派大學士桂良花尚書沙納馳驛前來辦理夷務事件明日必可到津是時各行生理雖屬開張然終不無疑懼未能通暢以致居民仍皇皇思徙因此即傳知商賈人等言欽使一到事即結局務照常貿易以安民心張紳士為

國計民生夙夜勤勞未嘗稍耽安逸史稱唐節度使韓滉疆力

嚴毅紳士何多讓焉

金召崇曰當日局內無不聞知之事遇有恐懼事則暗為隱飾之遇有喜悅事則徧為曉諭之所以人心定而安堵如常本日局中接買物清單一紙內開牛羊雞鴨以及水果菜蔬等物需索浩繁口稱係停泊海口船隻食用屈指核計需銀不下數千兩若如願以償將靡所底止矣每宗酌量購買送往已費銀一千餘兩以後開單索物常有似此者雖豁壑難盈而供給終有節制

本日又有陶姓由船上接來索物單一紙當即樽節代買送訖本日該國使臣以人多船居湫隘請假河樓暫居數日俟



欽使到來議定章程即行上船情詞懇切礙難飭駁隨稟明制軍暨在城各憲俱行允許即派董事督飭人夫前往整潔並設局代為置買食物

是時俄味弗諸國亦皆陸續到津船少人多俱請假館張紳士為羈縻起見即派人糞除河北藥王廟崇禧觀等處作該國寓所但該國使臣兵役人數衆多廊舍仍屬不敷因又指借韓紳士之花園穆紳士之廳事隨令人告知所指二處均係民宅萬難借用而該國口稱不過官與服役之人暫時居停其餘兵丁並不處此雖經婉說無如其請甚堅因代為假之惟是各國既居非一處諸事未免煩瑣遂復令紳董於鍋店街設立支應局

韓紳士門前設立支應分局院署前設立火食船嗣後該國凡索食物及器具傢什鋪墊等件俱係各局分別置辦至船退核計五十餘日需錢十三萬有奇

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自古於柔遠之道已備極周詳矣茲該國杳隔重洋來從數萬里外雖異梯山而獻貢西旅之契卻如航海而朝賁越裳之雉本無他故實具誠心故蒙

聖主寬大之恩許同覆載而賴紳士周旋之力曲盡情文務使賓至如歸奚虞客來不速備其用則為之廣委積安其居則為之潔館舍順其好則為之豐飲食與周官柔遠之道在在相符

紳士不讀書而所行皆古人事是誠天挺之才也

金召崇曰彼時支應處不下數十局度支極其浩繁人亦賢  
愚不一非防微杜漸慮遠思周復加以恩威並用烏能如是  
十七日晚 譚制軍 錢方伯送局中饘餅一萬枚隨分賚衆  
勇囑令前赴行轅叩謝

本日上午圍勇目協同地保拏獲搶奪人犯趙大一名並刀一  
柄當即送縣究辦

本日支應分局來信言該國等口稱所假房舍仍不敷用囑代  
覓船十餘隻分住兵丁張紳士以其言尚通情即雇覓太平船  
二隻跨子船八隻小南船一隻生鹽船三隻統計船價五千餘

緡

是時遷徙之民其避入西河御河者一葉扁舟載至一二十人  
只可容膝不能睡卧其往依南北西各鄉者或無屋可居則結  
團焦棲身甚至貧民露處道旁風露所侵諸病傳染愁慘之狀  
令人目不忍見耳不忍聞張紳士惻然念之因購糗糒數萬派  
人分往各處按名散給並多施蘆席以蔽風雨雖所費不貲而  
活人頗衆當此擾攘之際富厚家方蓋藏之不暇其誰肯施舍  
分文若張紳士之拯困扶危絕無慳吝可謂仁矣我  
朝乃

聖明之世三津又富庶之鄉百姓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太牢鼓

引公身至...  
腹含飴出作入息陶唐氏康衢之樂亦不過如斯爾茲雖偶爾  
遷移旋即復歸故土而當其時亦殊有可憫者慨哀鴻莫訴羣  
為中澤之鳴緣碩鼠宜防暫卜樂郊之適乃紳士為之餽食以  
療其饑為之謀居以遠其害始不啻窮途一飯飽德者悉決髓  
而淪肌縱不能廣廈萬間棲身者免幕天而席地值顛沛流離  
之際獲此格外恩施莫不鼓舞歡欣破涕為笑設使鄭監門生  
我

聖世定當歌功頌德無復繪流民圖矣

金召崇曰我 夫子辦理軍務數年來晝夜宣勞其鞠躬盡  
瘁無論已至若一言可活數千性命或一事可活數萬生靈

其陰騭之大莫過於斯其等身邀異數之榮而子孫皆獲蒙  
曠典也宜矣

十八日協成茶局楊姓來局報稱因地方多事買舟裝載貨物  
暫避他鄉不意行至北河口被外國兵丁搶去搭連洋布茶葉  
等物開有清單當即派令董事等帶同事主上船理論據該國  
通使云我國法律最嚴從無此事爾等指明船隻請即下船搜  
尋如係誣罔莫望生回旁有兵丁遂抽刀加頸極力恐嚇乃董  
事等毫無畏懼至其艙中搜出搭連洋布二十四疋茶葉五箱  
並一切零星物件當下給還原主領去該國見有賊證報然謝  
罪立將搶物兵丁綑縛責懲解回本國發遣

本日午刻河北隄頭地保來局報稱該村無賴棍徒沈立和冒充外邦兵丁驚嚇居民將欲緝捕該犯聞風潛逃當即派勇前往查拏並令赴縣稟明飭差一體查辦

本日有藍翎六品軍功即補行營外委施國清自行投局情願効力即派為帶勇總目各處巡邏稽查

本日支應局來信英法二國船隻俱停泊三公河口該國使臣住居河樓據云該國兵丁人等決不令其下船騷擾百姓請派差二十名前來彈壓當向縣署如數稟請送往該處聽差日需口糧皆由總局支發

全召棠曰兵丁不令下船彼此俱安於無事矣當此擾攘之

秋而能安靜若是向非以德化人烏能信及重洋哉

本日又據異鄉人馬姓報稱在河東地面被女棍黑姐率領多人搶去銀兩衣物並稱聞河東一帶居民多被搶奪皆畏其強橫隱忍不敢聲張該犯實屬罪大惡極請即查辦等情張紳士以為現在良民皆欲他徙方思設法安集豈容該女犯肆行兇橫擾害地方當即派令勇目率領衆勇協同縣差前往擒拏不料該女犯聞風已遁復飭勇目等購覓眼綫迅速將該女犯嚴拏務獲勿令免脫隨訪聞該女犯隱匿河北人家即於亥刻派勇協同河北鋪勇於賈姓家將該女犯搜獲到局隨賞衆勇津錢一百緡即將該女犯送交縣案經縣訊明實係搶奪多案正



犯立解 制軍行轅於次早正法傳首犯事地方懸竿示衆

金召崇曰該女犯在河東為惡已久居民莫可如何一旦正法歡聲載道矣

十九日教諭張式芸報稱十三日乘車從窰窪經過被土匪陳洛保糾集衆人搶去衣包等物趕即派勇前往偵緝該犯業已潛逃無蹤當將該犯之父陳永獲案送縣管押一面仍飭衆勇嚴密訪拏務獲以肅清地面

本日有民人張明先來局報稱於小王莊地面被土匪毛庫搶劫錢文衣物請派勇嚴拏等情隨派勇目調集衆勇協同地保前往查拏即時將該犯擒獲到局當經送縣訊明押解 制軍

行轅立予正法從此土匪斂迹城鄉居民以及往來行旅皆無被劫之虞矣

前代循吏最著者惟漢為多如左內史兒寬之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民心也亦因其時吏治尚嚴故以寬濟之耳非若繡衣御史王賀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不禁奸宄為寬大以縱肆有罪為不苛遂自謂所活萬人後世有將興之兆焉蓋道德齊禮未嘗遂廢刑政昔潁川太守黃霸賢二千石也守京兆日力行教化而後誅罰是又何嘗不誅罰耶至趙廣漢為京兆尹適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使捕治俱服其發姦摘伏如神民稱之不容口張敞罷京兆尹後桴鼓數

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因復拜冀州刺史啟到部盜賊屏迹此皆以善治盜稱賢能者也茲紳士鋤惡必嚴寇攘頓息除一方之患造萬民之福允堪與諸循吏並傳

金召崇曰殺一以警百此之謂矣後行旅賴以無恐則保障一方之功亦大矣哉

本日據河樓支應局來信言該國口稱現在天氣炎熱非支涼棚不能遮蔭丈量地段應用蘆席一百五十領即派人向席局告知務如數發往此後凡使臣所借居之院落俱支涼棚四面繚繞統用蘆席一萬餘領加以工價需錢不下四千緡

金召崇曰當炎夏薰蒸之際覆以涼棚則祛乾燥為涼爽矣

微 夫子之力不及此是以遇有該國之事一與之言無不響應蓋有以感之也

本日有外邦兵丁駕杉板小船盪入

御河游覽彼時

御河一帶逃避眷口民船密如蟻集婦孺無知一見該船往來皆驚怯欲啼張紳士聞之以為現在居民棄其廬舍以船為家因避驚也今若此是避驚而仍不免於驚倘再一移徙則民益不聊生矣急派董事上船見該使臣令其嚴加約束兵丁人等不得任意駕船游蕩該使臣隨即傳知衆兵丁嗣後各宜守分毋得驚擾民人

本日總局奉到、制軍字寄內開四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於咸豐八年四月十八日欽奉

上諭奏稱奸民煽惑此時雖未便驚動仍當督率地方官妥為彈壓倘有土匪滋事即行從嚴懲辦商人張錦文辦理城關練勇既能得力著即責成該商認真經理欽此欽遵張紳士拜命之下倍切戰兢誠恐閭閻不安無以仰副我

皇上軫念斯民之意故晝夜不憚劬勞督令董事帶勇人等四面嚴密巡查罔敢疏懈

本日有太平街鋪勇帶來訛索鄭姓替人八名當即送縣薄責釋放夫殘疾之人原宜矜憐然若姑息養奸並置犯法於不問

恐此風一熾勢必訛索不休繼以劫搶及釀成巨案則法網難寬矣固不如予以薄懲俾知警畏也

金召崇曰辨理數年練勇每寬以濟猛無論受恩惠者皆鼓舞而來即受懲創者亦悅服而去所謂以德服人也

本月又據支應局來信言河樓現需板牀五十面張紳士想此物雖非貴重但一時採買不及隨派人於嶺南棧中假得鋪板二十副木凳四十條即時送往以後該國時用鋪板繩榻木凳等物無不分別置辦

本日復奉 觀察諭開本月十八日奉 制軍密札開天津道知悉竊照本督部堂承准 軍機大臣密寄欽奉

上諭昨已派桂良花沙訥馳往天津籌辦各國事務能否即與  
說定仍當稽查奸宄鎮定人心以資捍衛再聞該船內有長髮  
潮勇為之嚮導該船來自廣東上海難保無此等匪徒與之勾  
結並著於沿途密查防範毋令潛入郡城欽此亟應欽遵嚴密  
稽查除密行照會天津鎮遵辦外合行密為札飭札到該道立  
即嚴飭所屬並傳諭紳董一體嚴密稽查盤詰奸宄一面派委  
幹員改裝不動聲色沿途密行查訪認真防範勿令此等匪徒  
潛入郡城是為至要切切特札等因蒙此除分行外合亟諭飭  
諭到該局立即遵照認真密行一體防範等因蒙此遵即傳知  
鋪勇壯勇嚴密稽查認真防範並派董事人等分班輪流晝夜

巡哨毋使匪徒涸迹以防不虞適有乞人於河干丐食身服外  
邦敝衣袴經勇拏送到局再三研詰該乞口稱委係外邦人因  
見身無寸縷給此蔽體並無為非情事當即令其將衣袴換卻  
予錢五百文送交育黎堂收養

二十日據船戶尤五來局報稱有吳姓雇船一隻裝載現錢米  
糧等物言明船價三百緡業交定錢四十七緡後嫌價昂將已  
上貨物全行運下捏稱攔截搶錢誣控在案船既就攔時日又  
被誣控情實難堪並有經手人錢姓等為証隨即派人嚴密查  
訪與該船戶等所報相符當將吳姓約到局中用言勸導吳姓  
自覺理虧隨即認過急令其赴縣息訟並囑所交定錢不必找



回任該船戶另覓裝載可也夫訟則終允即或理直猶將廢時失業况理曲乎張紳士一言解釋悉斷葛藤戰國時魯仲連好為人排難解紛大率類此

全召棠曰逞一時之忿而貽終身之害愚民無知往往若此今一言而解之其造福於斯人者何如耶

本日支應總局來信據云現在局務紛煩必須再加夫役數十名方足以供使令隨向縣署請差役二十名雇覓民夫二十名一併送至該局聽差

本日永順店主劉永華來局報稱有騾一頭被英國人擄去立派董事向該國理講該國即令原主領回隨後支應局又飭差

來言英國繙譯李太國借良馬五匹鞍韉三副以備乘騎張紳士因津門密邇京師如其探路北上則借與馬者各將安辭當即回覆津郡實無良駒其素所畜者皆屬駑駘並不堪乘復據該繙譯口稱不過閒遊街路藉以代步而已毫無他意隨稟明制軍觀察於縣號借馬二匹送去此後該國時借時還亦有留至數日方還者及船退雖全行送回而所有牧養之資皆由局中支發其為數亦不貲矣

金召崇曰 夫子細心處不讓古人一馬之微亦不肯輕借其思患豫防之心深矣

二十一日王紳士敬熙親到局中送錢二千緡添備支應經費

軍務以至今日所有一切需項從未捐及眾人來意雖美斷不敢改途易轍王紳士不能相強亦惟歎服而已

全召棠曰一介不輕取予其操守堪與前賢媲美

本日支應局來信云河樓馬匹須覓夫一名牧養即派夫前往該處聽差

本日卞別駕寶書送來肩輿一乘煩局中代為整理隨覓人收拾完整舟去蓋因輪船停泊海口卞別駕曾上該船調處事雖未協而膽識實為過人故紳士重之不肯拂其意

二十二日支應局飭差送到俄國來啟內云俄國與大清和好

二百餘年之久曾無仇隙現今來此不過和處英法通商事宜  
船雖停泊津關並不騷擾百姓即或兵丁閒時從各街行走亦  
只為開豁眼界而已斷不敢擅入民宅攫取物件所有居民亦  
無須驚避張紳士見來啟所言知該國尚曉情理當經稟明  
欽使並傳諭沿河壯勇此後凡遇該國一人下船即派勇四名  
相隨百人下船即派勇四百名相隨我衆彼寡可保不致滋事  
矣張紳士遇事調派無不妥協所以居民得以安堵  
全召棠曰君子防未然斯道也以之處事無不協即以之治  
國平天下亦無不愜

本日支應局又來信據云李縉繹魏縉繹欲拜謁

欽使需肩輿三乘當即假諸縣署送往河樓備用自茲以往各國每日或用十乘八乘或三五乘至三二十乘不等每乘昇夫言定腳力錢四緡均由總局支發核計共用過津錢一千六百餘緡

本日河東鹽坨之勇巡夜拏獲鼠竊小賊一名送交總局據該犯口稱因貧難度日於鹽坨上冰窖楊姓家越牆入院竊取小匣布簾零星等物此外並無別案當即送縣究辦

金召崇曰此輩原無足責要之疏於小者必忽於大自來盜風之長未始不由於法輕易犯故雖鼠竊亦必懲之

二十三日張紳士因公拜謁

欽使隨員後復謁見

欽使並往謁 崇觀察厚是雖與長吏大僚相接見而實非公不至猶有澹臺子羽之風焉

本日支應局來信云美國現有應行

欽使公文一角請員來接當即稟明

欽使派員前往該國行館接其來文齎至行轅拆閱

本日未刻楊柳青團練首事石元敬董麟書鄧永和龐在田盧得旺並署該汎汎官余蔭欉等來局投刺言該處於各國輪船將抵關口時人情洶洶居民驚懼自派勇前往彈壓地面始覺安謐今特拜謝張紳士云該處雖非附郭之鄉然桑梓所關派

勇彈壓亦分所應爾何以謝為衆皆悅服而去

金召崇曰遠村近郭咸賴以安康樂之風得覩於擾攘之際  
豈易言哉

本日沿河鋪勇送信言今有襲勝茶園粘貼報單示期演劇張  
紳士隨飭人傳知該園現今撫局雖議有成章而輪船尚未出  
口倘該國兵丁人等入園觀劇不諳本地風俗恐生事端俟該  
國全行退去再為歌舞以慶昇平該園遂停演

金召崇曰夫子處郵報者日不下數十人凡有益於地面  
之事聞之即辦而人亦無不樂從其造福一方者大矣

本日王紳士蓮品來局言客冬於三岔河口修造海船一隻至

今春英法諸國有信來津因停工尚未修理完整今被該國取  
用特恐開旋沈沒請即調處令其交還隨派董事見該國繙譯  
語知現所用載貨民船並未竣工設有沈沒反多不便如堆放  
什物局中另覓一船備用據該國云原因見係空船與我船相  
近是以暫時借用今局中既欲另為代覓尤屬妥協旋即派人  
雇船一隻送至該國泊船處將此船替回交原主領去  
二十四日據支應分局云今有美國兵丁在東浮橋口並院門  
口等處酗酒業已通知該國立將兵丁縛去鞭責當即傳諭城  
廂內外大小酒肆暫將酒器隱匿不得令外邦人沽飲免致滋  
生是非



金召崇曰義哉此舉惜市人未能聽從自茲以後或因酒受責或因酒剪髮或因酒毀室甚或因酒戕命嗟哉愚民何重利若是

本日長蘆釐商楊長源送來津錢一千緡以作局中經費張紳士云自四月十一日以後來局送錢者不一而足屈指核計不下萬餘緡之多均經力阻未收當總局初立時雖領有庫款嗣後庫款支絀若非獨力承辦猶可說也既辦理至今雖將家業蕩然亦所弗恤如半途復取貲於人將初意之謂何該商乃喟然歎曰真義士也

本日黃昏後忽聞槍聲迭發人語喧嘩當即派勇查詢始知為

城西牌樓口鋪勇查夜巡更隨傳諭該鋪勇現今輪船未退人心不安凡屬巡查理宜鎮靜何可沸騰致居民震恐嗣後該鋪勇乃遵照辦理

本日 錢方伯飭差來詢鋪局練勇現有多寡繕具清單備查是時鋪勇聯絡八十局練勇四千餘名即將清單交來差呈閱深蒙嘉獎

二十五日河東壯勇報稱西方庵後趙姓門首有無賴棍徒口稱遼陽人砸門聲喊經多人解釋不從當經飭勇拏獲到局見此人語無倫次實係瘋顛即行送縣管押

本日又據船戶喬姓報稱有載煤船一隻於大沽地面被美國

人盪去劉姓報稱有生鹽船一隻被外邦人取用王姓報稱有  
划子船一隻於刷紙廟後被英國人帶往三公河口各等情隨  
派董事往見各國繙譯將船全行取回交原主領去

二十六日有乞人被英國兵丁迫脅沽酒因嫌酒味不醇即欲  
殺之張紳士聞知勃然變色謂凡外洋遭風難民流入內地無  
不加意撫恤妥為送往何該國輕我內地民人如是耶不惟不  
情亦屬不法急派董事上船與之理論是時 制軍亦知其事  
差弁來言該國如此行徑我民其何以堪適董事由船轉回云  
原係該國無知兵丁為之業經服罪將乞人釋放矣

全召棠曰放一乞人不足為奇正見中國之重百姓也詞嚴

義正彼國安得不服

本日又據河東三甲民人藍奎報稱今由西隄頭買舟而回行至歡垞地方被該村人齊姓攔阻與之分辯不服即行鳴鉦聚衆將姪藍九毆傷並將眷口船隻扣留不放受傷人亦不准昇回請即查辦等情張紳士聞之愕然據所報情節並非土匪搶劫恐其中另有別情一面飭令赴縣稟報一面派勇協同縣役前往將齊姓獲到送縣嚴訊究辦

二十七日英法各國在海光寺會議條約章程張紳士備辦食品以及草笠等物分送諸國該國給使人洋銀二十五元洋毯一牀即派董事呈送道轅經 觀察驗明仍發局中隨將洋銀

按市價折津錢五十緡分賞使人

本日張紳士聞各國所議條約忽增忽減反覆無常幾無結局之日適有支應分局董事來局言現有英國繙譯張彤雲梁植等囑令代購紗袍褂未識可代為購置否張紳士因思服色自有一定彼外邦之人何以衣內地之服乃據董事言該繙譯本係內地人氏現在英國辦理一切文案類如幕賓頗深信任張紳士聞之喜曰此機不可失也若得其人使從中調處則事可速結宜設法招之使來隨經董事馮萬年將張彤雲邀至局中相見之下頗為投契及問其家世然後知張彤雲本姓黃名仲奮向言張者妾也乃父曾任直隸縣令前天津張縣令欽祖是

其姻婭父歿流寓粵東遂為彼國繙譯張紳士當即以言激之  
曰既屬仕宦之裔何得為外邦使令毋乃自待太輕乎該繙譯  
答云此來本係粵東中丞意也中丞恐該國航海至津不無葛  
藤飭令隨同前來以便相機調處張紳士復獎之曰果如是則  
國家二百餘年怙冒之恩汝真不負矣今暫回船約期當攜往  
謁見

欽使隨稟明

欽使允與該繙譯相見籌辦一切次日與該繙譯偕往

欽使行轅拜謁嗣後凡遇籌議事件無不賴其調停雖所費不  
貲而頗得指臂之力

金召崇曰此調停第一善策渠雖為該國繙譯而食毛踐土二百餘年未有不飲水思源者也後果得斯人參贊之力居多焉

二十八日沿河壯勇報稱今各國之人下船遊覽有無知幼童尾隨拋擲瓦礫並婦女站立街巷觀看張紳士曰此禍之府也烏乎可遂傳諭各堡地保嚴行飭逐倘外邦人擾及百姓即協同勇目扭送總局以便交該國究辦

本日奉到 制軍密諭內開照得本督部堂欽奉

上諭津民業已集團人數不少如果聯絡一氣自可收衆志成城之效該督惟當密諭商人張錦文等設法糾集團勇暗中嚴

密布置以備不虞欽此合亟密行諭飭諭到該局立即欽遵密行傳知各紳商糾集團勇暗中密為布置嚴加防範毋得稍涉大意是為至要等因遵即傳知各鋪局無分晝夜一體嚴密稽查不敢稍懈

二十九日支應局來言該國索草笠五十頂以備遮蔽日光當即如數購買飭人送去

本日據河北大寺東韓姓張姓送來外邦所戴之帽一項聲稱今有外邦人下船推門入院攫去衣服等物因忙迫將帽遺下又據全家窰民人報稱情節亦大略相同張紳士即派董事上船與該緝繹理論該緝繹允許趕緊搜查從重治罪隨囑韓姓



等嗣後倘再有該國兵丁入院即行捆縛送局以憑究治復思自該國至津以來無不以禮待之今該兵丁膽敢擅入民宅攫取衣物是以怨報德輕我太甚也即修啟飭人送去當經該使臣立將擅入民宅之兵丁查出鎖帶船桅痛加鞭責然後解回本國發遣

附錄啟略云自諸國航海來津均以禮相待凡有所需無不備送原為和好不相騷擾今河北全家窩一帶民人報稱有兵役下船進門入院攫取衣物殊屬不法况聞貴國兵律最嚴似此行徑所謂嚴者安在若不趕緊約束恐津郡人民必憤不能容釁端從此起矣其應如何辨理之處即時回覆倘

徇隱不究當先撤局大合一仗以洩民情

全召棠曰諭之以禮怵之以威人有不帖然服者耶



張公襄理軍務紀略卷四

陳世勳呈峰

天津丁運樞少衡全編

葛毓琦問渠

五月一日板橋市勇目帶來法國人唐姓一名據稱偶由西街行走被無知幼童將衣袴撕破並揪扭毆打等情送交總局辦理當即問明該國人實無在街滋生事端隨派人將其送至該船並囑此後萬不可擅自下船天津民人素稱強悍倘有觸忤之處反屬不美

初二日支應局來信云適據英國繙譯李太國言該國領隊官

由南城行走被居民搶去白綢帽一頂獅子犬一隻請趕緊搜尋當即派差尋覓不料該繙譯回去即帶領兵丁百餘名執持器械排隊進城並扭辛紳士使其揚言居民不得欺壓英國人等語東門汛見其來勢洶洶遂將城門關閉而該國兵丁膽敢腳踏肩頭越城斬關蜂擁而入張紳士聞知以為該國如此猖狂非痛加懲創不可傳知各局調齊練勇以鼗鼓為前進之令一聽槍響即往接應 英觀察亦於署內督飭壯勇安排整齊石太守 尹大令皆督率兵勇屯於北關內準備抵敵該繙譯見城廂內外防範嚴整其鋒難撓每至一處必先大聲言曰我等進城只為尋犬毫無別意萬勿用武紳士當即傳知各處

該繙譯既如此措詞不必加之以威致傷和氣及該繙譯等回去由西關外城下行走見有六人聚談失犬一事疑犬為此六人獲去即將六人誘至崇禧觀廟內適有府署書吏姜姓於廟旁聞行見六人入廟不知何事亦隨進廟中詢問緣由而該繙譯疑為同黨一併誘入不放紳士聞傳言該國擄去七人方在籌辦聞 制軍又差戈什哈諭知此事隨派董事上船與之理論一面調勇安置倘不將七人釋放定與合仗少刻董事等由船而回據云已將七人全行帶來隨即飭人稟明 各憲業經無事矣

夫楚國亡猿林木為災今該國失去一犬即大張厥威若非張

紳士有以懾服之則災將不止及於林木矣

金召棠曰當失犬之際該國氣燄正不可遏而乃倡言於廣衆中有不釋此七人者定行合仗其膽識之壯如此

初三日總局派勇二百名專於諸國泊船處屯紮因諸國人不時各街遊行津門無知幼童素性憨跳恐相戲侮致生事端此後諸國下船令勇尾隨與各鋪局一體彈壓幼童及閒雜人等並傳知十八堡地保曉諭各處居家婦女不得出門觀望倘諸國有騷擾居民情事立即扭赴總局送往該船治罪

本日四鼓據金家窩居民口稱該處不戒於火延燒民房數十間有外邦人不令撲救趕即派勇數百名前往彈壓其火已熄

次日復派勇目往查情形實係民人自不小心以致漏火燒燬民房四椽並無他故隨傳諭地保飭令居民不時小心火燭初五日清晨支應局飭人送信云頃者俄國明繙譯言英國因今係吉日定於辰刻鼓樂排隊穿城遊街萬勿驚駭詎意居民聞信疑有別情扶老攜幼紛紛逃避其驚慌之象令人不忍目覩而各憲心亦不安未稔該國究屬何意張紳士適染寒疾聞知其事扶病往謁各憲即言今日該國排隊遊街自有衆勇隨之如其下船百名則以四百名勇同行下船千名則以四千名勇同行該國縱萌他意亦可使其潛消矣復傳知城廂內外居民該國遊街係慶賀之意毋得惶恐民心稍安及至申刻



該國下船數十人遊行片時即行回船是日之舉幸賴紳士確有定見否則居民駭散郡城空矣

金召棠曰該國輪艘駛入內河居民業已惶恐况排隊遊街人心益懼矣惟以勇隨之彈壓其事以多勇隨之懾服其心夫而後安堵如常矣

初六日總局派勇二名分赴支應局河樓等處偵探信息恐城外事務煩瑣一時通知不到致有貽誤隨有勇報稱今日未刻有幼童戲謔外邦之人被其用藤條撻打復欲將幼童攜去經尾隨壯勇攔阻始踉蹌奔去細推其故蓋因酒醉所致衆勇遂擁護送至該船令其嚴加約束本日開口勇目於龍王廟左右

巡查見有無賴棍徒馬永搶劫劉姓現錢一貫質帖一紙拏交  
總局送縣訊究

初七日張紳士因東南鄉一帶蝗蝻遍地禾稼被害欲派勇往  
捕當經稟明 英觀察 石太守 尹大令並知照 崇觀察  
轉稟 譚制軍皆言所辦甚是隨即調勇一千二百名並雇民  
夫二十名由席局發去海席一千二百領海繩五捆至該處縫  
席作圍隨捕隨裝飭令寅刻前往復囑總目施國清此去路經  
南關外蚩蜡廟虔誠拈香默祝然後再為下鄉該總目如言辦  
理及至郊外而蝗蝻已寥寥無多皆詫為神助衆勇趕即回城  
路間遇有私販該犯棄鹽逸去將鹽送交總局立賞衆勇錢四

百餘緡以獎勵之

初八日勇目于海寬於高家莊捕蝗數萐王蘭莊李七莊捕蝗各三萐又勇目韓洛海於小王莊捕蝗一萐自此絕不聞復有蝗災矣。

在昔德化所感有蝗不入境者有蝗赴海死者其事亦不數數覲矣若論為政之常法則莫如捕蝗唐姚崇為相時值山東大蝗人皆焚香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都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

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今紳士建捕蝗之議俾東南一路不至成災有功於民大矣當時紫微舍人齊澣謂姚崇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紳士其亦救時者歟

金召崇曰自古蝗災為害最烈今以一介紳士而欲捕盡境內之蝗並此後不見災祲語云至誠感神信夫

本日據黃縉譯言現今停泊海口之船食物不敷請代為購買當即派人斟酌置辦用小船運往

本日申刻張紳士因公往謁

欽使路經煙市地面見有數十人紛紛聚談內有一人高聲大

言謂衆人皆宜商議妥協聯為一氣待外邦人來即行殺戮行不數武又見數十人議論大略相同遂停驂詢問緣由該居民衆口一詞答以外邦人時由此地來往恐其入院攪擾故為此議及問已曾入院否又答云尚無此事於是勸諭該居民總宜各安生業斷不可自招禍災如因其於門前行走而殺之將該國激怒率衆而來以數十戶之人禦四五國之師衆寡不敵勢必城闕皆被蹂躪何不達如是耶此後外邦人如有擅入民宅情事許立時綑縛送交總局以憑知照該國究辦倘其必須合仗局中令鼓一振余必領隊在前設一退縮爾等即先行殺我恐至此時衆心離散立脚不牢矣今無故生非如之何其可也

衆服其言自此不敢復萌他念先是輪船將到之時有衆鋪戶來局言寇將至矣可奈何宜豫為禦敵計隨問以有兵及乎有火器乎二者俱無何以拒敵况自海口至郡城並無兵勇堵截刻下該船已抵土城地面距郡城不過十數里之遙如糾衆迎敵該船一經開礮郡城即為瓦礫場矣未審又當何以處之衆鋪戶聞言皆面面相覷張紳士復言彼若以禮來我即以義往如其上岸擾害居民我必糾集鄉黨帶隊前往決一死戰此刻先以彈壓地面為要務至抵禦該船以保護郡城自有善策在焉衆皆歎其所見者大所慮者深拜服而去蓋紳士已立意迎船勸諭開導矣後來居民咸得室家相慶未遭定海鎮江乍浦

張公義理軍務紀略 卷四  
之荼毒皆紳士之力也

金召崇曰排難解紛亦屬恆情而有服有不服焉今 夫子於事之未至防範之於事之將至籌畫之於事之既至安置之一言務盡其曲折人有不信從者耶

初九日錫店街永泰耀雜貨局朱姓慶馨德錢店魯姓來局報稱今夜四鼓時有外邦十數人手持火槍短刀撞開鋪門搶去首飾衣服等物並刀砍萬成號瓷器鋪門當時人衆驚醒隨即登屋拋擲瓦礫驟如雨雹該國人爛頭破額紛紛逃竄適本街有守夜黑犬將該國人口噬不放該國人情急手及數傷登時斃命該國人始行走脫遺下火槍一桿白漆木棒一條造有外

邦字樣並青綢包袱三方張紳士聞之不覺勃然大怒以為設局供帳原為彼此相安不令擾民今該國縱令兵役劫搶殊堪痛恨必須與之較論俾水落石出方可安桑梓而服衆心隨將前情語知辛紳士等令其上船見該國領隊官先行究問今夜下船搶劫鋪民衣物之人然後再見該全權大臣令其嚴行懲辦復囑朱姓等詳繕情節以便與該國理論隨據朱姓等將夜間情節繕清一紙交辛紳士上船與該國使臣閱看如該使臣言語牽強即行回局約期合仗辛紳士等即往見該國水師提督據云津郡鋪民設局供帳方不勝感激今乃有此不法之事殊抱不安定即查明從重治罪初十日支應局報信云該國使



臣將兵船以及寓所詳細抄檢已搜出衣飾等物數件業將該兵丁用鐵鍊網縛治罪矣旋據支應局又來信云該國使臣派兵數十名於河干晝夜巡查有下船滋擾者立即擒拏倘再遇搶劫之事並准津郡人民格殺勿論活捉者送洋銀五元於是總局使人傳知大小街巷通宵一律張燈以壯聲勢

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踏階而走靈公呼焚而屬之焚亦踏階而從之則焚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今之犬非必如靈公之焚也抑且無人驅使之而竟能不畏疆禦雖死弗辭義哉犬也世有忘恩反噬其主者有愧此犬矣

金召崇曰以理勝人人固不服其服也蓋心服也雖外邦亦

何莫不然

十一日縣署家丁陳姓來局云現據楊家莊地保報稱有賊人黑小子於該村前刀剝沙船繩纜經人捉拏立即走脫次日復同大直沽窩主楊姓率領多人執持器械向沙船搶劫經該船開礮抵禦以致該處鄉民不安今縣主特請總局派勇協同差役一併緝捕當即派勇目二名帶同衆勇前往偵緝該犯業已潛逃無踪未經獲案

十二日支應分局飭差送信言美國欲將代買一切物價核明交清明晨開船出口張紳士謂該國償還物價萬不能如數莫若始終以賓禮相待當即告知所有採買食物器具均屬餽贈

雖將價值送來亦斷不收該國感激稱謝

金召棠曰所償物價既不能如數不如勿受見理明用情復厚該國感激勢所必然

十四日支應局董事送來各國議定條規一紙內開所議通商各口鎮江府碼頭即日開立再遲一二年開立登州府臺灣府潮州府瓊州府等處碼頭天津一處暫議停止此其大略也而尚未的確須俟一二日方能定局

本日河北地保等拏獲偷竊輪船鐵錨賊人一名並小刀一柄飭令送縣究辦

本日酉刻又據河東勇目報稱天將黃昏三取書院後有無知

幼童放爆竹嬉戲致令各國生疑不時上梳用千里鏡瞭望該處居民不安經勇等擒獲將欲送局有該童鄰居數十人力行具保可否釋放請即示知張紳士云募勇本為彈壓地面今將生事幼童既經擒獲自應送縣訊究但念幼童無知事當如何處置仍由原擒獲之勇自主張若問總局則必以公辦公雖不責懲於幼童定行究治其家長如因其為幼童而姑息之以後公事皆棘手矣隨經該處鄰居多人由勇目手具保將幼童釋放令其家屬嚴加管束

金召棠曰以極細微之事亦必斟酌輕重一歸於理之至當推此道以宰天下孰謂不當如是耶

十五日張紳士往謁

欽使據云明日各國於海光寺會議條約其中諸多窒礙雖為所殺亦不可曲從紳士云若為所殺則事不能結矣宜設法令其出口再作區處

欽使云所議他款尚可俯准惟該國入都一款萬難允之紳士謂此款俟與該國繙譯張彤雲商酌隨據該繙譯來覆云所議入都之款暫為開除遂於十六日與英國會議書押鈐印十七日與法味俄三國會議書押鈐印

金召崇曰開除入都一款所慮甚深且遠實賴張繙譯調停其開始行停止而夫子惠及於張繙譯者亦不為不厚此

駕馭人才之一驗也

十八日張紳士復因公往謁

欽使隨員刑部員外郎段承實云該國現今所議條約繙譯張彤雲從中調停甚為出力宜厚餽銀兩以酬之紳士云此舉非諸君所可為也當即回局自備因其不日退船故遂以餽贖為辭云

十九日得勝口勇目於南鄉吳家堡拏獲私販小鹽四包約二百餘斤該犯逸去

本日張紳士因各國事務欲竣擬將所募民勇分別裁留遂稟請制軍觀察查核示遵

附錄稟略云前因各國兵船駛入內河土匪乘隙蜂起當即招募民勇二千四百名分撥城關村社彈壓查拏居民得以安堵茲大局已定所募民勇自應先行裁撤一千九百名其餘五百名仍擬暫留分撥東西南北四十四村俟逃避之民全歸故里即盡行裁撤以歸節省

金召棠曰必俟逃避之民全歸故里始行裁撤民勇所以保大局也若止以節省為名安必四十四村皆安謐耶

二十日蒙 總理營務處並 觀察來札轉蒙 制軍札飭內有商團鋪民總局具稟擬將所募民勇分別裁撤存留查各國雖經撫議而船隻尚未全行回駛所有該局民勇未便遽先裁

撤仍應督飭嚴密稽查等語張紳士即遵照辦理不敢疏懈  
二十一日支應分局報稱英國大船已起旋退赴海口二艘  
本日支應局送來偷竊金家蜜清真寺門窗等物賊人一名當  
即送縣究辦

本日梁縉譯開單索取一切食品當即飭人分別購置一船送  
往應用

本日袁姓勇目於東樓地面遇私販數人正欲捉拏該犯望風  
棄鹽逃脫將鹽六包送交總局張紳士謂鹽梟蠢動若不嚴行  
查拏必致嘯聚釀成巨案因飭局勇上緊巡查有販必獲毋稍  
疏縱



金召棠曰自古鹽梟為害匪淺倘以此須私販鼠竊忽之是弗遏其萌於未發之先也惟上緊嚴查斯宵小屏迹矣

二十二日支應分局報信英國火輪船退去一艘隨即稟明  
欽使並飭人分稟 各憲

二十三日接閱邸鈔

欽使具奏四國撫議立有合約一摺奉  
硃批覽奏均悉欽此

本日袁姓勇目又於東樓地面拏獲私鹽十包並鹽犯吳十紀  
富有二名帶交總局即行送縣究辦

本日據支應局報信英國又退去火輪船四艘美國使臣亦擬

即時上船開行出口遂飭人分往 各憲稟明

二十四日逃避各鋪戶因大局已定所有運往他處貨物復欲  
運回張紳士恐沿路關津攔阻仍令納稅遂謁見 烏察院云  
衆街鋪戶前因避地運去貨物今值地面安謐皆已前往車載  
船裝大約數日即可陸續全回往來運費匪輕業經賠累如再  
令其納稅恐該鋪等力更難支所有已經納稅熟貨請限半月  
全行運回如逾限仍令納稅即奉 察院面諭所有鋪戶逃出  
貨物自本月二十六日起限十日概行運回免其納稅如延至  
六月初七日無論生熟貨物一律按例納稅倘有夾帶情弊一  
經查出定行從重究治紳士復云既蒙賞限請即出示曉諭一

面飭人傳知各鋪戶皆遵照辦理

金召崇曰是議也面面俱到體貼可謂入微城廂商旅有不歌功頌德者哉

本日張紳士因各國事務既定有成章河中下木椿往來行船業經阻擱多日未便再遲即繕具節略呈閱 各憲云現今各國受撫津郡肅清水陸生意漸次流通所有

御河北河下西河等處木椿阻礙民船急應拔去倘再遲延恐河水漲發即難辦理旋蒙 諭業已飭差將各河木椿全行拔去矣遂派人傳知沿河船隻椿已拔去任憑裝載開行於是大小船戶無不歡呼稱便

二十五日支應局董事來局言自各國船抵津關所有一切供帳該國意謂各憲備辦經董事等語知緣由據俄味二國皆云必須晤謝船方開行張紳士當即稟明

欽使制軍均言晤面無妨紳士遂於巳刻公服往見該國使臣再三稱謝曰叨蒙厚誼感愧無既紳士答云惟願各安疆土永息干戈至於不腆之儀何足介意該使臣言我國與

大清和好二百餘年一無嫌怨今同諸國來此亦祇為通商而已現與

欽使議明通商地界本擬即日退船緣我船自入內河以來仰荷隆情代備食品等物殊抱不安故欲晤面以伸謝悃然後再

開船出口少選又言所有代購器具傢什及借居屋宇定送銀兩以作償還價值發給租賃之資紳士言我本係調處五國之事五國今既和好其物價房租皆已代償如送銀兩是輕我也該使臣復言若不肯收請賞賚局中衆人可耳紳士言局中董事皆係邀集友人更不得稱言賞賚或者其散給貧民乎該使臣即云謹遵辦理紳士遂回局稟知

欽使 制軍俱稱所言甚為得體該國隨送來銀一百七十五兩據稱內有房租銀七十五兩即按市價折錢皆施予貧民金召棠曰化干戈為禮樂衣裳之會復見於今矣至遭兵燹之後小民又沾恩惠是更貧民所意想不及者

二十六日張紳士所辦豫省引岸來銀五萬八千兩因當下軍需緊要遂稟明制軍言義兆霖現今所辦南岸來銀五萬八千兩如軍需支絀先不兌交運庫亦不清還欠款全行解赴案下備用俟隨後來銀再為完課償債當經制軍諭令先交運庫為是遇有用銀之處再由運庫提撥紳士即遵諭辦理全召棠曰因軍需支絀慨然以五萬八千金之多擬充公用是之謂急公

二十七日支應局報信言英國船隻業經全行退去現在停泊者尚有法國船三艘該國官與兵役人等亦將行李摒擋停妥擬於酉刻上船明日巳刻即起旋開行矣張紳士當即稟明

引公義  
卷之四  
九日

制軍 觀察云各國船隻業已陸續全退所有招募壯勇宜先  
裁撤一千四百名暫留一千名仍分撥城廂村社彈壓稽查以  
靖地方

本日據支應局來信云俄國欲用生鹽船一艘裝載什物隨即  
派人覓妥送往備用

本日英國送來銀九百兩稱言係償物價之項張紳士以一切  
供帳所費不貲今送銀數百兩十不償一何濟於事即飭人送  
回並言物價皆已代償無可用銀處矣該國復將銀送來云如  
諄不肯收即自行送交 道轅張紳士因該國情詞懇切未便  
重拂其意亦即收下具稟呈送 觀察查核蒙批查英法等國

兵船駛入內河其一切供帳既係該商代為購置所有英國歸還價銀宜仍由該商自行清理至稟請查收之處應毋庸議紳士遵即收帳抵還欠款

附錄稟略云自四月間英法俄味等國船隻駛入內河該國人數衆多恐上岸買物言語不通或不諳本地風俗爭論低昂莫若代為置辦免生事端當奉 面諭派令生意人等設局供帳現今各船俱已出 國所需各物諄囑開單銷算業經回覆所有代購一切物件價已償訖無帳可開該國仍屢次吹噓因開寫送閱嗣送來銀九百兩據云聊作清理物價之項伏思設局供帳需費繁多豈在此數百金即飭人將



原銀繳回復據該國口稱如不肯收即自行送交 道轅該國詞意諄切未便再卻當即收下茲將該國銀兩理合呈交案下查收

金召棠曰該國送至銀兩即行收訖亦不為過乃辭之再三而後受之其不輕取予如此

二十八日辰刻支應局報信云法國兵船三艘亦起旋放行所有三岔河口一帶俱肅清矣隨赴

欽使並 制軍行轅稟明

本日

欽使隨員 段部曹來啟囑令造具出力人員清冊擇尤請獎

張紳士因董事孟敬熙等既能幫辦局中一切事宜又帶勇彈壓地面查拏奸宄實屬晝夜辛勤始終不懈即造具事實清冊呈送查核

附錄來啟略云

欽使擬於六月一日旋都僕等亦於是日一同起程所有局中出力人員望速造具清冊以便擇尤請獎幸勿遲延

本日張紳士因各國船已全退所有河樓等處需用鋪陳原係假於各家恐一時紛紛擅自往取或有舛錯致起爭端遂囑紳士語知各處所假鋪陳不準擅取俟稟請驗明後即為挨家送往於是一面稟請石太守尹大令前往查驗一面傳諭

衆鋪局各派一人偕同董事傅長明等分往各處照料未刻經石太守 尹大令逐處驗明隨將鋪陳馬匹等物分別送還原主其席片零星物件變價收帳所設支應各局全行裁撤至該國前此陸續送來洋銀二千一百元亦折成實銀清還欠款至是一切供帳之事皆告畢矣

金召棠曰以極浩繁之事處之裕如是為才大心細若所借之物逐件繳清更屬來明去白

是時總局董事暨鋪局首事人等無分晝夜彈壓稽查皆屬實力實心勤勞兩月之久張紳士遂傳知衆鋪局各酌一人開寫街名於六月一日送交總局趕緊彙造清冊請獎如逾期即難

辦理嗣將清冊造齊稟呈

欽使當蒙賞發功牌數十紙隨即飭人按局送訖並將總局出力紳董造具事實清冊具稟呈送 制軍 觀察案下查核

附錄稟略云本年二月間聞各國有由上海抵津之信當奉院憲暨在城 各憲諭令團練鋪民以資捍衛隨於城內朝陽觀設立總局邀集友人幫同辦理並傳集各鋪家練勇三千名互相保護核計已報者六十四局續添十六局總局董事及鋪局首事巡夜守城兩月之久均實力實心不辭勞瘁若不量予獎勵恐衆心無以鼓舞擬請分別董事勞績大小練勇人數多寡賞給六八品功牌以昭激勸伏乞 恩准

施行

是時輪船皆起旋放洋各國事務全行告竣因於六月朔日延紳董及帶勇人等齊集朝陽觀盥洗拈香虔謝神祇並設筵飲宴共慶昇平及入座時皆曰自四月八日接仗後輪船闖入居民遷徙郡城岌岌乎殆哉乃化險為夷實由

皇上洪福神祇默佑而又賴繡岩公鴻才碩畫調度有方津郡百萬生靈始得安堵張紳士皇然謝曰此皆仰賴

聖主如天之福逢凶化吉轉危為安予有何能敢謬承過譽耶至午後盡歡而散復囑該廟主持將前後殿宇一併鳩工丹雘俾廟貌莊嚴以答神庥統計用錢二百緡

金召崇曰數年來襄理軍務心血已耗盡矣而夫子並不  
敢自居其功何言之謙抑乃爾

六月二日閩郡紳商暨鋪民人等欲為張紳士建立義祠遂具  
稟於

欽使 制軍行轅呈遞公籲據情代 奏在紳士為  
國為民竭盡心力固非藉以沽名而人之感其德者如荷生成  
故請建義祠以崇其報也

附錄稟略云竊自本年二月間外洋有信航海來津彼時紳  
商張錦文因公外出蒙 各憲函聘回津商辦海防事宜紳  
商張錦文當即束裝旋里隨蒙 督憲派令前往海口踏勘

形勢遂自行捐貲鳩工庀材修築大沽及草頭沽各處土壘  
大道復蒙 各憲諭飭團練民勇保護城垣紳商張錦文遵  
諭即於朝陽觀設立商團鋪民總局聯絡城廂內外鋪勇義  
勇星羅綦布不下數千人無分晝夜查拏土匪捍衛地方前  
曾具稟在案此於未接仗前紳商張錦文實在辦理之情形  
也至四月初八日海口與諸國接仗兵勇咸賴土壘護身始  
免槍礮之患嗣輪船闖入內河居民聞信驚懼紛紛遷徙紳  
商張錦文於是夜稟請府縣常川一同彈壓不憚劬勞人心  
賴以少安及該船已至灰堆一帶疑有埋伏不時開礮土匪  
又乘隙蠢動初十十一等日連次劫搶其勢洶洶幾生內變

紳商張錦文以津郡密過 京師萬一生變所關非輕趕緊  
調撥義勇密授機宜於十二日將首先肆搶之杜六房大拏  
獲適 各憲在總局議事就地訊明立即正法懸首示衆嗣  
後遇有劫搶案件拏獲該犯即送交地方官訊明正法土匪  
從此斂跡紳商張錦文並擬迎船見該國使臣開導蒙 縣  
尊不避險危欲代為前往紳商張錦文遂派店友二人協同  
上船問其來意據該使臣言來議通商地處實無別情紳商  
張錦文即藉送食品等物為辭與之相約船所過處不得燒  
燬民房及通網鹽塢民生免其塗炭  
國課得以保全自此遂絕不聞一礮聲後船泊三公河口該



國兵丁常有強買食物情事紳商張錦文聞知恐久而構釁即邀集鋪民商酌所有一切物用悉代為採買免其上岸騷擾民人因於鍋店街等處設立支應總局分局擇老誠公正鋪民數十人辦理復添募義勇多名分撥村社彈壓稽查並散給糗糒使遷徙貧民不致餓莩迨十九日

欽差來津辦理各國事務紳商張錦文同閩郡紳商居民人等前往行轅力求曲體輿情保全津郡遂使數十萬生靈有如再造此於既接仗後紳商張錦文實在辦理之情形也伏思張錦文以本邑醴商毀家紓難外患藉以無虞內變賴以未起上報

朝廷下顧桑梓挺身任事原出於至誠似無須代為表彰而商民等具有天良豈得安於緘默投天陳訴實出於衆情之不能已也再咸豐三年粵匪犯境紳商張錦文捐貲助勦其勞績更屬津郡人所共知共見是以不揣冒昧籲懇天恩俯鑒愚忱據情代奏請立義祠以表民心以風來茲則商民等感戴鴻慈於無涯矣

金召棠曰建立義祠不特表彰夫子數載之苦心抑且維持津邑風化之大局是乃鄉人之公論非有私於我也夫子知我夫子之素志欲設立機房設立書館並設立辦公之地有貧苦婦女不能謀生者養之使自食其力有貧

苦童穉不能延師者教之使各全其性有事出疑難不能剖  
決者舉高年有德之人斷之使共釋其憾此皆 夫子所汲  
汲欲為者闔郡紳民公請建立義祠亦其宜耳

本日奉到 察院來諭內開照得海口設防勸捐辦理團練惟  
因緩不濟急當經平涇慶道費紳士領去銀二千兩以作置備  
練勇器械之用其餘銀二千兩已於本年二月十九日移解天  
津道解交支應總局兌收均經取有領狀回文在案除分移知  
照外合亟諭知諭到即便知照等因張紳士因向同人言曰前  
者費紳士送來領狀並名單一紙予早料及將來必有膠轕之  
處是以未曾書押倘彼時胸無成見率爾書押及至今日費紳

士業經他往予雖有百口此事亦難分晰所以作事貴乎謀始不可不慎也隨即據實稟覆

附錄臬略云竊自海口設防津城辦理團練於三月初間蒙  
憲諭令職與費紳士等五人同司其事開具名單並飭六  
人皆自行書押費紳士等均已書訖職因與費紳士意見未  
能畫一恐有掣肘是以未經書押嗣於初六日職自立商團  
鋪民總局聯絡鋪民義勇數千名保護城垣清查地面造冊  
呈送案下當蒙 仁憲於十九日按冊點驗其器械口糧一  
切皆係捐貲自備從未領用官項與費紳士辦理之團練兩  
不相涉所有費紳士經手領去銀二千兩自係團練總局出

具領狀商團總局並未具領支用此項今奉 憲諭理合據  
實稟覆以免牽混

金召崇曰費紳士所辦之團練官事也我 夫子所辦之團  
練民事也必據實稟覆不涉牽混然後各行其是耳

是時遷徙居民陸續全歸故里城廂村社安謐如常所有暫留  
之壯勇一千名稟明 制軍 觀察一律裁撤諸務皆經告竣  
欽使亦於初三日辰刻馳驛回京

本日奉到 都轉來諭內開案查前因海口設防該局領去蘆  
團原置擡槍四百二十六桿前 鹽政文 發存捐生黃敘五  
等捐造擡槍四十桿民人顧雲階捐造擡槍四十桿廖鴻儀捐

造擡槍二十桿鄭文藻捐造擡槍二十桿天津縣呈交徐鍾龍  
捐造擡槍十桿庫大使費茂林捐造擡槍三十三桿 前陞司  
瑛 捐造擡槍五十桿統計擡槍六百六十九桿又 前鹽政  
文 發存鳥槍八十九桿庫大使費茂林領存鳥槍二十一桿  
無字號鳥槍五十桿統計鳥槍一百六十桿並 前陞司瑛  
捐造紅衣礮一百尊又號衣二百六件號帽二百五十三頂護  
肩一百四件前手布三十八條九龍袋四百六十五件大小藥  
葫蘆四百二十二箇門藥葫蘆一百二十三箇藥管一千一百  
八十九箇大旗六面皆經報明 制憲 鹽憲在案現在海防  
完竣自應逐件仍繳存運庫查核轉報諭到立即查點運送存

庫以憑轉報等因蒙此張紳士曰予自辦理團練以來均係自行捐貲置備器械即如咸豐三年間辦理一切軍務所費不下二十餘萬緡皆捐自己囊並未領用庫存器械銀兩昨方稟覆院憲領銀來諭今又奉 運憲來諭飭繳器械等物殊令人莫解於是亦據實稟覆

附錄稟略云竊自本年二月間外洋船隻駛至海口彼時職先期赴文安引地料理醴務蒙 各憲函致商辦海防即於三月初一日旋津當蒙 院憲諭令與費紳士等同辦團練事宜職因費紳士所議章程彼此未能水乳遂於初六日自立商團總局聯絡鋪勇數千人一切器械旗幟號衣等件均

係自行捐備茲奉 憲諭殊覺茫然緣職所辦商團局與費紳士所辦團練局本屬兩事而 仁憲所諭繳還擡槍等件係玉皇閣團練總局領去與商團總局無涉應請諭令玉皇閣總局呈繳為此理合據實稟覆蒙 批此件係屬錯誤金召崇曰 夫子平素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一本大公無我之心期於理之至當而已即如所製器械不應繳還則必據理直陳毫無諱飾彼唯唯喏喏者聞之亦可以知愧矣初四日蒙 觀察批發出力紳董請獎原稟一件批云查該職先辦團練繼辦海疆均屬急公好義妥善可嘉所有在事出力紳董應如何擇尤獎勵之處候據稟詳請 制憲核示遵辦



本日 制軍將捐貲修築土壘大道並出力紳董擇尤請獎暨  
闔郡紳商鋪民合詞公籲請建義祠各稟冊全行札發總局司  
道核議札開札總局司道知悉案據紳商張錦文具稟捐修海  
口土壘並營門外大道及添築草頭沽土壘需用工料銀兩造  
冊稟請查核等情到本督部堂據此合亟札飭札到該司道立  
即遵照將前項捐修工程作速核明詳辦又札開札總局司道  
知悉案據商團鋪民總局首事張錦文具稟津郡設局辦理團  
練保護城廂查拏土匪所有局中董事以及帶勇紳民彈壓巡  
邏勤奮出力造具清冊稟請查核擇尤分別 奏獎等情到本  
督部堂據此合亟札飭札到該司道即便遵照核明詳辦又札

開札總局司道知悉案據闔郡紳商鋪民人等合詞公稟備陳  
紳商張錦文捐貲修築大沽等處土壘大道並辦理郡城內外  
團練情形破家捍患實出於至誠懇恩據情代 奏並聲請建  
立義祠以表民心各等情到本督部堂據此合亟札飭札到該  
司道立即遵照核議詳辦

初十日接閱邸鈔見有

欽使回京 奏請獎敘天津出力員弁紳商人等各摺片張紳  
士且感且愧倍切悚惶以為似此無足錄之微勞而上達  
天聽當如何夫勤矢慎以仰報

高厚於萬一也

附摺略云竊自四月初八日輪船闖入天津內河奴才等奉命前往查辦荷蒙

皇上指示機宜各國感沐

皇仁將輪船退出海口陸續放洋而去所有天津出力員弁紳商或冒險奔馳或不辭勞瘁或立局募勇緝匪安良未便沒其微勞相應請

旨給予獎勵以昭激勸謹將出力員弁銜名繕開清單恭呈御覽可否蒙

恩俯賜獎勵之處出自

聖主逾格鴻施奴才等為鼓勵人材起見是否有當謹恭摺具

奏 片奏云再二品職員長蘆鹺商張錦文向來急公好義久為鄉里所推服此次輪船在津該職員晝夜辛勤捐貲募勇保護城鄉實為異常出力惟據該職員稟稱自顧桑梓皆分所應為不敢仰邀

甄敘其應如何給予獎勵之處奴才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旨酌裁再據該職員稟稱所有一切局務均係職員梁超猷幫同辦理甚為出力查該職員梁超猷前因捐置洋礮蒙恩賞給同知銜此次可否賞戴藍翎以示鼓勵之處出自聖主鴻慈謹奏

十六日恭讀

上諭桂良花沙納奏請天津出力員弁紳商懇恩獎勵等語此  
次輪船闖入天津經桂良等剴切曉諭現俱起旋放洋該官紳  
等或冒險奔馳或募勇緝匪均屬著有微勞自應量予鼓勵直  
隸署大沽協都司張振熊著賞加都司銜並賞換花翎外委馮  
萬年劉榮貴均著以把總補用捐職黃仲畬著以知縣歸部選  
用並加同知銜監生梁植著以府經歷歸部選用二品職員商  
人張錦文著該地方官給予花紅匾額以示鼓勵職員梁超猷  
著賞戴藍翎欽此前者

欽使駐津時曾問及張紳士若欲服官當奏請授以總戎之職  
紳士力辭以才具庸愚實不敢受此重任並問紳士之長嗣願

服官否又辭以年幼才短恐有覆餗之虞亦不敢令其出仕如俯念微勞必欲具奏倘蒙

皇上賞一福字即增榮多矣其他又何敢過望嗣後欽使回京奏請獎敘遂荷

隆恩著該地方官給予花紅匾額奉

旨後制軍即以花紅並尚義可風四字匾額獎之其一時邑人愛戴之者亦多以匾額楹聯相褒美若安土敦仁四字匾額則為單街衆鋪民所贈安全盡善四字匾額則為河東二三甲衆鄉民所贈體國安鄉四字匾額則為紳士武雲章等所贈仁德如天四字匾額則為窩窪負販人所贈他如河北院署東居

民贈以惠及坎塢匾額並贈楹聯一副云偉望著三津尚義氣  
實寓仁心為人所難為洵可稱真君子歡聲騰萬姓保民生即  
全國體盡己之當盡誠不愧大丈夫城北隄頭鄉民贈以大義  
安良匾額城東南上園下園鄉民贈以義果為霖匾額同里費  
鉅璫等贈以智廉勇藝匾額並贈楹聯一副云紅旗報捷紫誥  
頒恩兩度從軍豪傑獨操經世業赤手成家丹心為國一鳴驚  
衆忠良不必服官人又有河北院署東民婦李氏張氏等亦贈  
以護津安鄉四字匾額厥後有以居仁由義匾額贈者則辛莊  
闔村人也以共仰賢勞匾額贈者則河東糧店街衆鋪民也以  
津門砥柱匾額贈者則闔郡衆糧行人也又有楹聯云天意蒼

茫不欲此地罹凶特為億萬命生大英雄昇以才力聰明默資  
保障羣心愛戴每思兩番捍難惟賴一箇人靖茲醜類至今士  
農工賈依舊安全此聯乃津邑衆米局人所贈也復有獨流汎  
王永楨暨該鎮居民蕭靜等贈以四字匾額曰津南仰止文安  
縣慶華贈以四字匾額曰一柱擎天山東章邱縣牛恆熙贈以  
四字匾額曰志在忠義津城內外衆鋪民贈以四字匾額曰奇  
勳偉望鍋店街鋪民贈以四字匾額曰德懋勳崇一時門庭焜  
耀實人生不易得之光榮然紳士之好義急公出於天性並非  
藉以希

懋賞沽美名也故當



龍章崇錫燕譽頻邀愈思上答

君恩下慰人望夙夜匪懈並不敢稍即於安逸焉

金召棠曰每遇給獎時我 夫子必固辭不受嘗語棠曰我輩生自津邑近年來屢次兵警未遭荼毒至今骨肉猶獲保全即我等之福也若捐資出力皆分所應為何敢仰邀

獎敘夫天下惟不居功者其功乃大故津郡餽贈匾聯者紛至沓來已為不世之遭逢而一介平民上邀

御賜匾額尤屬異數之榮何幸如之

己未咸豐九年春正月二日郡城 各憲因海氛未靖復函聘張紳士總辦團練夫團練一事非有膽有識者不能勝其任紳

士膽量過人識見出衆又兼急公好義不避艱辛自三年至八年協同辦理軍務以保全津郡多賴紳士之力是以各憲函致諄諄共相推重

附錄 怡觀察 昌 石太守 王大令 蘭廣來書略云弟等

承乏此間愧無善政幸地方安靜藉可稍掩鳩營現奉大府諭辦團練夙知閣下三年防勦並去歲辦理海疆事宜悉臻妥善此次團練仍祈諸事費心以衛鄉里弟等借重長才以期有備無患將見急公好義懋賞頻膺可為預賀

全召棠曰團練非一次所難者立法之初耳當津郡初次被

擾之際貨財不裕不足以團練調度無方不足以團練舉動不公不足以團練人心不附不足以團練此數者皆數年來精心籌畫不遺餘力人皆帖服已久故此次軍務 諸憲函聘殷殷也

本日書覆遵辦團練並請員襄理蓋團練本非易事柔懦者方退避不遑何敢身任張紳士膺 各憲之聘慷慨不辭實將大展胸中所抱並非一時豪舉惟紳士所行者義也官府所執者法也局務關繫重大必須請員襄理以資彈壓乃可相濟以有成焉

附錄覆書略云局中同人聯絡鋪勇擬於本月十一日舉行

並懇揀派妥員來局襄理職自當隨時隨事協同照拂不敢  
自耽安逸如有墊用銀錢等項惟力是視但能措辦自必勉  
為不致推諉

初八日仍於城內朝陽觀立局團練設筵邀集鋪局各首董妥  
議章程入座時張紳士即向衆言曰今值

國家多事之秋我等辦理團練上則為

國下則為民皆當努力同心以資捍衛萬勿憚其劬勞

本日傳知各鋪局仍用鼗鼓號令

初九日請發彈壓大小告示

初十日傳知各局造送練勇花名清冊呈送各衙署備查

十一日職員李兆霖請將鋪房作為志誠力果勇局公地按此鋪房乃李職員之產豈肯與人作為公地皆因張紳士急公好義故心悅誠服毫無自私之見

十五日縣署頒發大告示六十張小告示六十張隨派人按局分送張貼

附錄大告示略云照得津郡濱臨海口防範最關緊要現奉憲諭令辦團練按照舊章自備資斧互相聯絡以期保守所有練勇不得外調爾等務各同心協力以資捍禦以保身家是所厚望

小告示略云蒙 憲諭團練鋪民設局稽查奸宄原為保護

身家他處不得調遣倘有無知人等阻撓攪擾首事立即稟明定行從嚴懲辦

### 二十一日稟呈練勇花名清冊

附錄稟略云竊職遵札聯絡鋪勇已於本月初八日在城內朝陽觀設立總局邀集董事孟敬熙趙連通何珍傅長明胡珍雷蘊岫哈景及何元英隨同勸諭各鋪勇聯絡一氣督飭各鋪局晝夜巡查既可以彈壓地面亦可以自保身家現在衆局皆情願捐貲置備旗幟器械設局團練以壯聲威並聲明不得外調造具練勇花名清冊前來共計六十七局練勇二千七百餘名彙造總冊呈送備查俟有續添再行彙總造

送再職自去冬患病今雖稍愈而手足動轉未能自如所邀  
董事等曾於上年辦理總局事務俱能踴躍急公始終無懈  
尚屬可靠現派襄理一切自必妥善俟職痊可自當幫同照  
拂不敢自耽安逸合併聲明

二十三日接閱邸鈔見有慶制軍具奏紳富捐輸團練等項  
經費擬請分別加廣學額一摺上年英法等國來津張紳士奉  
飭練勇巡防並大沽草頭沽建築土壘修墊大道一切經費捐  
輸銀兩錢文因前已迭荷

恩施此次不敢再邀獎敘遂具稟擬請分別加廣文武學額經  
制軍批飭司道核議後會同順天學臣萬青藜合詞據情

奏聞奉

硃批該部速議具奏欽此嗣經部議覆奏奉

旨俞允闔邑士林無不忭舞稱頌公送輝增庠序澤及芹香二  
匾額以誌紳士之德

附錄摺略云竊據天津縣二品職員張錦文稟稱上年津郡辦  
理海疆事務奉飭團集練勇布置巡防當經該職員團勇二千  
四百名用銀三萬五千九十兩零係該員獨力捐辦又於大沽  
草頭沽建築土壘修墊大道工料共用津錢一萬四千餘串該  
職員迭荷

光榮不敢再邀



恩獎查上年春間兩江總督具奏高郵州寶應縣紳富捐助軍餉均請永加文武學額係以錢二千作銀一兩核計捐銀五千兩永加文武學額一名捐銀一千兩加廣一次文武學額一名所有該職員捐項可否援照成案請加文武學額各三名其餘銀錢以錢二千作銀一兩核算尚餘銀八千兩應請加廣一次文武學額八名等情當經批飭司道核議去後茲據布政使文煜按察使清盛清河道崇厚會呈稱該職員張錦文不惜重貲招集團勇捐輸至三萬數千兩之多顧名思義團勇原所以補兵之不足是勇亦兵也養勇亦即養兵實與兵餉無異應請俯順輿情准將職員所辦團練並土壘等工捐輸經費照依所擬

分別加廣學額詳請具奏前來臣查該職員情殷報効已屬急公乃不請一己之私榮願廣縣庠之學額其志尤堪嘉尚津郡海防尚在喫緊之時如得仰沐

皇仁則闔邑士林無不同聲感頌遇事自必益加奮勉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永加天津縣文武學額各三名並加廣一次文武學額八名以昭激勸理合會同順天學政臣萬青藜合詞恭摺具奏

金召棠曰增廣學額不特一時之盛典直百年之盛典也從此人材蔚起用規棧樸之休多士振興益廣菁莪之化我

夫子澤及學校其功甚偉宜其子孫蕃衍克紹書香繼繼繩繩昌大厥後也

二十四日 慶制軍祺來津因傳知各局首董統帶衆勇隨同前往姜家井排隊迎接 制軍下與溫語撫慰犒賞衆勇蒸食二萬斤皆張紳士代備 制軍隨派戈什哈持刺到總局與各局致意道乏

金召棠曰 制軍下與溫語撫慰一以見 制憲待士之情一以見 夫子急公之義上下之分雖隔而心則相洽是之謂和衷共濟以之克敵又何敵之不克耶

二十九日 僧邱駐防海口經過天津傳知各局督領壯勇排

隊皆於本局門前跪接各局一體遵辦

本日天近黃昏時有匪徒搶奪衣帽情事遂飭人傳知各局云  
設立鋪勇原為稽查奸宄現有搶奪衣帽匪徒各局務宜細心  
查辦如遇此等匪人立即拏獲送究各局自傳知後晝夜嚴查  
地面始安

金召棠曰地方安靜一語不可多得若非督率者賞罰分明  
與諸董事實心任事安能若此

二月八日 慶制軍設筵於朝陽觀總局具東延各局首董派  
道府縣執席所有酒饌一切需費統用津錢數百緡皆張紳士  
代備

越日 慶制軍卒張紳士設筵奠醊

二十四日 慶制軍長嗣延煦扶櫬回京恭送萬名傘一柄臚列衆鋪局全名設祭棚一座並傳知各首董於沿路另行奠醊以伸其敬統用津錢八百緡有奇皆張紳士備辦

三月十日 慶制軍長嗣專差送到述啟數十冊

附錄述啟略云 先嚴自去歲奉

命來津無時不以團練為急今歲籌防愈切涖茲駐節後即諄諄與 張紳士暨 青郡紳士諸公切實講求並派文武大員協同勸辦一切漸有就緒已將具摺入

告出示遍諭奈數運不測倏於本月初旬染患感冒不起以

致垂成之緒未得觀成實為大憾然伏枕呻吟拳拳靡已於是召不孝諭曰我生未竟此業撫膺實覺耿耿我死汝務將我願望私衷傳述張紳士知曉津郡公義重於他處奮勇甲於畿疆現辦各項鄉勇通計萬人以上剋日告齊實他處所莫及此皆由於張紳士深明大義踴躍倍常乃得成此盛舉其已勸未辦各村莊續辦不知凡幾雖未報明定數亦皆觀感奮興瞬有成效我雖在直不過半載而與津郡紳民相維繫者已六七年諸紳之信我愛我與我之眷念諸紳情義無殊於手足我今雖難復與諸紳從事而此志此願雖死不渝惟望張紳士主持大局與諸紳視我猶生為

朝廷資捍衛為鄉里保生成並即為我盡區區之忱則諸紳俾我無憾於泉下者小而所以報

國家二百餘年怙冒之恩者為甚大也種種不能面囑惟有命汝切為傳述等語不孝倉卒含哀未能遽及事後述啟似涉虛文然言猶在耳詎忍忘懷不得不肅書謹達 張紳士若能俯鑒愚忱藉伸 先嚴之志願則不孝幸甚

金召棠曰 慶制軍歿後各紳皆有述啟而獨諄諄於夫子者誠以析津中倡之者惟 夫子一人夫乃歎特達之才固已遭逢於伯樂而希世之寶更無抱痛之卞和矣

署 制軍文方伯煜由都來津傳知各局帶勇前往丁字沽排

隊迎接張紳士備辦蒸食二萬斤犒賞衆勇

夏四月 恆制軍福來津張紳士統領衆局團勇排隊前往姜

家井迎接 制軍下輿撫慰溫語褒嘉並諭始終不懈定當奏  
請獎勵張紳士犒賞衆勇蒸食二萬斤皆其自備

五月十八日 王大令來信云英法各國船隻已至海口衆局  
宜嚴加防範當即傳知各鋪局懸燈立幟巡夜支更並整備器  
械帶領練勇於大小旅店及菴觀寺院查拏奸細各局遵辦均  
無疏懈

金召崇曰郡城內外共計六十七局皆聽調度至難之事也  
自始至終毫無弊竇及滋事等情是誠合衆心為一心推一



心為衆心者

本日 孫觀察治來札擬先募勇三百名以防城鄉土匪張紳士因海口有大兵捍禦城廂有鋪局防護再格外募勇恐人心不無疑懼當即稟覆緩辦

金召崇曰緩於募勇見解極高誠恐人心搖動有妨大局本日傳知各局 王大令定於二十四日來局議事至是日未刻齊集首董面議云各局於所管地面拏獲奸細按功之大小酌量獎勵倘他局在此局所管地方盤獲奸細是此局有失察之咎公同議罰各局無不謹慎遵辦

十九日縣署出示嚴禁藉端騷全騷擾自出示後不法者悉為

斂迹鋪戶始各安生業

附錄示略云案蒙 府憲札飭據商團鋪勇總局首董等稟稱現有無知之徒在街市藉端派斂稍不遂意即率衆尋毆實為閭閻之害等情轉行到縣蒙此除飭差查拏外合行出示嚴禁

本日縣署復頒發造言生事告示當即分送各局張貼訛言自此盡息民情安堵

附錄示略云照得此次英法諸國到來原為互換和約並無他故恐有不肖棍徒造言煽惑愚魯墮其詭計逃避遷徙得以乘間搶劫合行出示嚴禁

二十日閩郡鋪局請領棍徒煽惑搶劫拒捕格殺勿論告示並請守令各出諭帖分發各局遵辦

本日傳十八堡地保面諭所有該管街巷鋪戶居民務令一律懸燈支更守望相助以保地面

本日總局接奉縣諭當即傳知各局照辦

附錄縣諭略云照得團練各勇原為保衛鄉閭查拏奸細彈壓土匪巡更下夜而設現在英法各國船隻駛至海口各局自當調齊練勇晝夜盤查以期嚴密無虞

二十二日張紳士聞鋪勇局有欲請領口糧投効海口者即邀志誠力果等局到朝陽觀總局切囑云我等設立鋪勇原為保

守城廂前已稟明在案不許外調凡我鋪局慎毋改易章程致違前議衆皆允諾

本日 觀察寄總局信言英國由北塘進京互換和約並無交戰之意張紳士云不久合仗矣衆皆愕然問曰何以逆料其合仗答以前令該國由北塘進京該國不允今忽相從其心懷詐偽明矣即具覆函令差速回囑其面稟宜緊加防範回差去後果聞海口業已合仗人皆服有先見之明

昔項羽封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張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後乃明修所燒之棧道實已暗度陳倉矣今該國陽許由

北塘進京實陰欲奪大沽海口即韓信之故智也張紳士已早知之則雖古名將料敵如神亦不過爾爾

金召崇曰凡料事皆在未事之先實由見理真故所言皆中二十五日海口大獲勝仗張紳士不以獲勝之故遂疏防範戍刻傳知衆局皆懸燈下夜嚴密巡邏以免奸宄窺伺

金召崇曰為將者不宜驕驕則必敗倘以一勝之故驟為盈滿未有不致疏虞者我夫子臨事而懼之心無時或懈善於處勝乃可長勝矣

二十六日 孫觀察 石太守諭飭總局董事下夜巡查街巷隨派趙連通等輪流巡查毋許偷安

二十七日申刻傳知各首董速來總局議事各首董齊集語以海口今已接仗恐有奸細潛入務須緊防

二十八日張紳士捐貲採買粟米百石菘豆百石烏梅百斤冰糖百斤派人解送大營

六月二日志誠力果局拏獲形迹可疑賈忠誠一名並尖刀一柄護照一紙當即送縣訊明係赴大營送信之人賞銀一兩當堂開釋

初七日 柏觀察椿奉札辦理團練即行傳知各局妥速預備毋少疏忽

十三日派趙連通解送火藥五千斤存西城根備用軍營惟火

藥最關緊要戰守俱不可缺張紳士預為製造可謂踴躍急公者矣

二十三日張紳士邀集闔郡鋪戶並請王大令到局幫同勸捐云現海口大獲勝仗津郡安謐如常蘆商已捐銀二千兩採買米石解送大營以助軍糧各鋪家亦宜力圖報効衆鋪戶無不慨然樂輸此亦素孚人心之一驗也

金召崇曰勝仗後設法接濟軍餉兵心從此而固兵氣從此而壯乃行軍之要道也

秋七月十五日衆鋪戶備辦羊餅交總局轉送大營計羊百蹄餅一萬五千斤王大令與總局趙連通等攜同衆鋪戶於十

七日前往大營解送往返車輛等費需錢數百緡皆張紳士自行籌備

十六日張紳士具稟 各憲請假赴豫將總局一切事宜暫交董事代理於二十二日蒙批准如所請

二十八日張紳士報効銀一萬兩火藥五千斤備賞海口兵丁短衫一千件單袴三千條一併解交糧臺轉解大營蓋兵不可以乏食亦不可以無衣乏食則力不强無衣則氣亦餒今以衣袴備賞官軍雖非挾纊之溫咸感授衣之惠矣

金召崇曰美哉此舉不必使之守而自為守矣平時愛養士卒臨事自得其死力古之用兵者類如此吾 夫子洵有將



才也

八月五日鋪勇拏獲用偽鈔買物李太一名遂送縣訊明照例懲辦

十七日前 文察院 謙推陞直隸方伯由通來津遂傳知各局排隊迎接方伯停輿撫慰倍致殷勤

九月二日辛紳士來總局云海口欲調團練鄉勇並鋪勇一千名聽候調遣隨答以鋪勇原為保守城廂而設難以外調即託據情轉稟次日復信已允准不調矣

二十日 上憲欲酌保鋪局首董遂傳知各局到總局會議復催各局迅速開列銜名以便造具清冊

二十二日呈送六十七局各首董請獎清冊

冬十一月十九日 僧邱由海口回京傳知各局排隊前往紫竹林迎接恭送萬名傘一柄 僧邱見團練整齊甚喜各以溫言撫慰

二十日 崇都轉行知現奉 制憲奏准獎勵津郡鋪局團練出力官紳鈔單知照

本日 各憲因冬季查夜飭總局與各局懸燈分路稽查宵小斂迹城廂俱安

二十八日 制軍發功牌六十七紙分送各局收照



張公襄理軍務紀略卷五

陳世勳昱峰

天津丁運樞少衡全編

葛毓琦問渠

庚申咸豐十年春正月

欽差侍郎國瑞來津勸捐修築濠牆 守令延邀各紳士辦理  
工程

二月二日聞 石太守因病告歸遂傳知各首董到總局云  
石太守為官清正保護天津民情無不愛戴今欲告歸急宜保  
留衆皆允諾即於初三日具稟赴道轅投遞

附錄稟略云竊自天津府知府 石大公祖蒞任以來整躬率物早傳封鮓之廉察吏安民並化飲羊之俗能使案無留牘冤雪覆盆誠古之良二千石也今聞因病辭官上書求退某等夙承憐復仰荷栽培如童蒙之投明師恩深教誨如嬰兒之望慈母願切瞻依卧轍爭先率同儕而留石奮陳詞恐後效古人之借寇恂此則出自衆心實難緘口者也况正當服官之歲偶抱採薪之憂上緊醫調即能痊愈何可使良吏告歸致令小民失望耶為此不辭冒禁之嫌敢作攀轅之請公籲 憲恩據情轉詳倘蒙 仁憲之允諾仍瞻 太守之威儀俾順輿情以孚衆望從此精神永固免二豎之災祲定

必捍衛有方作三津之保障臨稟不勝禱祝待 命之至  
初五日 觀察傳諭石知府准留天津各首董赴道轅叩謝  
本日 恆制軍前赴海口經過天津即傳知各勇排隊迎接  
閏三月十五日 姚大令煦諭飭鋪勇嚴查匪徒即傳知各局  
遵辦

二十六日 姚大令傳諭總局仍照舊章團練並頒發告示隨  
分送各局張貼囑其認真辦理

附錄示略云津郡為水陸通衢商賈輻輳恐有奸匪潤迹乘  
間窺伺該紳商士庶辦理團練自應照舊舉行嚴密查拏互  
相保衛

三十日 制軍委候補馬縣令淮會同鋪局巡查奸宄即傳知各局一體遵照辦理

夏四月二十六日志誠力果局盤獲形迹可疑山東海豐縣人馬獻廷一名送縣訊辦

二十八日奉到 石太守札開轉蒙辦理海防總局統帶山西天津兵勇鹽運使司崇 札開蒙

欽差大臣親王僧 飭委本司統帶兵勇等凡遇有形跡可疑之人立即盤獲送交總局以憑轉送究辦當即傳知各局遵照辦理

五月二日志誠力果局拏獲形迹可疑河間縣人王二一名交

總局送縣訊辦

初六日閩郡文武各憲備筵具東延各鋪局於山西會館議事各首董到齊勸諭團練保守城池以收指臂之助衆皆遵諭辦理矣

初十日志誠力果局拏獲形迹可疑劉鳳岐張從革二名稱係山東人送縣訊辦

十一日針市街防護鋪局拏獲形迹可疑山西新州人張印生一名送縣訊辦

十三日西門內保衛鋪勇局拏獲形迹可疑趙元趙林二名押送總局據稱揚州府江都縣人赴遵化與卞州尊送信又李中



成一名據稱山東章邱縣人來津投親一併送縣訊辦

二十五日志誠力果剛毅壯勇二局協同河北汛拏獲形迹可疑王兆才姚鳳林江青一尚洛平四名送交總局據稱來津販賣茶葉同寓河北旅店派人前往查看獲有腰刀二柄恐另有別情當即送縣訊明取保釋放

六月十日 崇都轉點驗鋪勇各首董於寅刻帶勇前往伺候都轉統領大隊出城張紳士隨同到南關外海光寺逐隊驗看各鋪勇步武整齊技藝嫻熟 孫觀察備茶點以勞之

金召棠曰我津門兵勇素稱勇敢又經訓練有不壯聲威而作士氣者哉 觀察勞之亦使人知所觀感耳

十三日 姚大令面諭嚴拏奸細當即傳知各局遵辦

本日志誠力果局拏獲面生可疑深州人石占鰲曹清傑二名押送總局詢係來津售賣香末隨送縣查核訊辦

二十七日聞北塘合仗即出傳牌通知各局務須嚴防奸人窺伺以保無虞衆皆照辦是夜四鼓復聞該國兵船駛至鹹水沽遂趕緊添募壯勇守護城廂

二十八日招募壯勇八千五百名並鋪勇二千名於申刻赴梁家園聽用 都轉驗訖極言公忠為

國飭令暫回總局聽候調遣當即分派各路隘口彈壓一切由是土匪斂迹人心不至動搖各勇口糧共需三千餘緡皆張紳

士自行備辦

全召崇曰局內所養勇目如范有功賀慶遠皆素稱敢死之士我 夫子以德服之一呼即至惟命是從況渠等手下皆有素所依賴樂為之驅策者用之足壯聲威

二十九日 石太守諭飭總局查拏土匪當即傳知各局謹慎遵辦

附錄來諭云照得英法各國輪船已到海口恐郡城土匪竊發如有造言生事乘機搶奪者立即嚴拏送府縣訊明即行正法倘敢拒捕並准格殺無論

本日張紳士恐兵食不敷備饘餅四萬元除留津犒賞官軍餘

俱解送 崇都轉行轅轉解大營

全召崇曰各處揀派勇目以彈壓地方賞罰分明故易於成  
事也

本日 崇都轉發令箭一枝札飭總局嚴拏土匪即派董事執  
所發令箭不分晝夜查巡

附錄來札云現在大沽軍情緊急郡城宜倍加防守該董事  
務即遵照帶勇於城鄉街巷晝夜巡查如有搶劫等事立即  
拏獲由府縣訊明解送大營即行正法

三十日志誠力果局備饘餅數十包各街鋪戶備饘餅數十萬  
斤交總局派人解送 崇都轉行轅轉解大營

本日保衛鄉閭局拏獲面生可疑楊發一名送縣訊辦

秋七月一日

欽差京兆文俊院卿恆祺來津

初二日海口進沙船八隻張紳士恐有夾帶奸細窺探軍情即請縣差協同總局勇目前往查驗

諜者曰游偵亦謂之聞諜夏少康使女艾諜澆此用諜之始也後春秋桓公十二年楚師伐絞涉彭羅人使伯嘉諜之又宣公八年晉人獲秦諜自此以往行軍用諜者代不乏人而用諜之善則莫如宋劉錡初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

墮馬為敵所獲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妓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鴛車礮具不用而械成等還錡錡於是有順昌之捷茲紳士命勇查察奸細非此之類也我

朝用兵之道堂堂正正與宋金時勢迥異其慎防細作亦法周禮夏官環人巡邦國搏謀賊之意耳

初四日縣差勇目回津報稱已按船查明將人數姓名開具清單交總局查閱

本日聞海口屢次接仗即派勇目帶勇五十名攜帶槍礮屯紮

大稍直口彈壓西鄉一帶人心稍安

初五日聞楊柳青後河有欲聚眾搶劫者隨派勇目帶勇二十名前往彈壓

初六日海口礮臺失守隨即派勇數千名分撥四鄉彈壓土匪人心稍定

全召崇曰彈壓一事必不可少當人心皇皇之際不免奸人窺伺賴眾勇常川巡查人心稍定

本日海口撤回蒙古弁兵陸續過津張紳士備饘餅數十萬枚分派人夫於南關外河北兩路按名分給凡有受傷者外給津錢四百文官弁兵丁無不感激稱頌

唐德宗時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多攜子弟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澶水京兆尹王翊搞師惟糲食菜餒衆怒因致大變此前代弊政固無足論矣至若我

朝統兵將帥則未有不善撫士卒者乃紳士於蒙古兵弁並為餽食以濟其餓給貲以憫其窮體恤之情殷勤倍至衆方疲憊忽遇格外恩施一軍歡然整隊而行秋毫無犯

金召崇曰當回兵之際人心不無荒亂乃餽食給貲以體恤之則衆方感戴之深尚肯擾及市廛耶

本日總局勇目協同梁家嘴地保拏獲檢拾兵丁遺落物件吳



奎五李康太二名一併送縣究辦

初七日英法兩國船入內河張紳士恐到津滋擾即傳知各街鋪戶人民商議迎船適姚大令來局攜同前往據該國云此次到津仍係來議通商並無擾害居民之意津郡百姓稍安

初九日制軍委辦支應張紳士即赴行轅謁見制軍謂英法各國船即到津恐採買食物言語不通難免滋事須設局派人支應當即覆以團練鋪勇原為保守地方勢難支應外國至八年辦理支應皆因該國初次來津可以賓禮待之將其羈縻出口今該國仍不稽服支應斷難再辦諄辭而退

本日英法各國輪船駛入三岔河先派兵登東關城樓插豎旗

懺民情騷動遷徙紛紛該國領事官巴夏里赴問津行館與各憲相見張紳士亦參贊其中該領事官謂此次興戎皆緣中國失信張紳士答以非我中國失信因汝國欲戰遂致彼此交鋒况汝國到此原為通商乃於城樓插豎旗幟致使居民不安倘民舍一空將與何人交易該領事官深服其論立拔旗幟兩國並皆出示安民紳士回局傳知各街巷人民毋得驚惶遷徙者始為安定

全召崇曰城上拔去旗幟不特安人心亦以正名分蓋旗幟一豎則城池即為彼有矣一諭令拔去見

天朝疆土不容稍有移易正所以杜其覬覦之心耳至人民

免其驚惶止其遷徙 夫子有功於我邑豈淺鮮哉

本日聞英國欲於海光寺演劇即請 姚大令諭知各處地保並派勇暗中切囑民人毋得往看恐被裹脅如不遵諭立即送縣責懲隨又託辛紳士勸阻來信云已言明中止矣

初十日 制軍復來札委辦支應張紳士赴行轅呈繳固辭適辛紳士謁見伊情願承辦

金召崇曰固辭支應確有卓識

十一日辛紳士來局請辦法俄兩國支應衆紳士等亦同來面約適 石太守奉委來局復諄切相託勢難再卻乃允之

本日 姚大令發來紅諭當即傳知各局照辦

附錄紅諭云近聞土匪騷動務須嚴密查拏如有前項搶奪等事立即拏送到縣訊明就地正法倘敢拒捕照例格殺無論此諭

十二日設立分局派人支應

本日開口鋪民于漳來局報稱匪棍馬有功小張三因訛索不遂勢欲行劫當即派勇拏獲送縣訊明重責監禁東路一帶遂稱安謐

十三日 石太守發來札諭內開各局所用夫辛火每日給發務須查明造冊收存當即遵照辦理

本日 制軍委候補張大令餘慶于教習祚昌幫辦支應均留

局襄理一切

本日派馬得雲等於河樓設立分局

十四日派哈景尼等於河東設局辦理法國支應馮雲彪於天  
后宮戲樓後設局辦理俄國支應

本日 制軍發酉字令箭一枝差戈什哈送總局交張紳士收  
掌彈壓地面蓋素知紳士能以恩威服衆也

昔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子產之  
為此論亦以救當時之弊耳若軍中則有寬嚴異用者漢李廣  
程不識俱將兵有名廣行無部伍行陳自衛莫府省約文書識

正部曲行伍營陳治軍簿至明士卒多樂廣之寬而畏不識之  
嚴寬嚴各有所宜故遇敵皆能制勝今假紳士以令箭儼然兵  
權在握若淺見者必大作威福矣乃於各勇愈多方體恤以恩  
結之未始以威攝之而整齊嚴肅自成有律之師

全召索曰

朝廷名器不輕以假人今以軍中令箭予之是生殺之權在  
手矣乃數年來並未妄刑一人何其慎也

十五日 大學士桂良來津辦理撫局

本日勇目於城內湧泉寺拏獲引誘英國兵丁飲酒之人送縣  
責懲

十六日勇目來局報稱海光寺僧人持刀行兇當即拏獲送縣  
按律究辦

十七日北門內地保報稱土棍張廣來挨鋪釀斂持刀嚇人不  
服彈壓當即派勇拏獲送縣重責枷號

十八日寄居楊柳青簡姓尹姓來局報稱夜間有人撞門入室  
搶去衣包十一箇懇請查拏隨派勇目帶勇前往訪獲交楊青  
驛送縣訊究

十九日勇目報稱匪徒孫羣引誘潮勇於侯家后滋事當將該  
犯拏獲送縣重責管押

二十日法國兵丁於全家窩滋擾民宅隨派勇前往彈壓

本日河東地保拏獲偷竊鹽斤王玉一名據稱武清縣人送縣究辦

二十三日英法二國帶兵北上

二十四日聞院門口橋夫訛索過往商船派勇前往查辦將該橋夫拏獲並札槍一桿木棍二條一併送縣嚴行審訊重責監禁示儆

本日因英法二國兵已北上張紳士意欲和議同職員金召棠華楨到俄羅斯寓所託該國宛轉此事據俄國云若大憲來此面商兵可緩行隨見 大學士桂 制軍恆 具陳顛末蒙 制軍當允往見



二十五日 制軍傳張紳士議事隨赴行轅面諭為英法二國代雇兵車當即立辭云彼如進京納貢自必代辦並腳價情願備出今帶兵北上意在交鋒所有辦理支應銀兩仍欲令其繳還雇車一事斷難遵命適辛紳士謁見 制軍委之慨然允諾與英法二國官議定價值寫立攬約勢難勸阻回局即修稟告退支應蒙批據稟已悉長墊銀兩赴府找清可也

附錄稟略云竊職自上年九月間患病時愈時發蒙 憲諭委辦支應勉強從事不敢偷安茲該國帶兵北上已無和好之意實難再為支應所有以前共用銀二萬餘兩已發銀一萬四千兩法國給洋元合銀五千兩除收尚墊銀九千兩應

如何撥兌出自鴻施

金召棠曰稟辭告退去就分明衡以古純臣用舍之機不過如此

本日 太守札飭候補張縣令幫辦支應並以 制軍面諭諄諄勸張紳士勿得再卻不得已仍照舊辦理

本日 大學士桂 院卿恆 制軍恆回京閭郡聞知大為驚慌趙有德等集人民數千赴院署跪留不允張紳士於堂解宣言此係奉

旨回京不可挽留有守令保守津郡我張繡岩襄理一切誓同生死毫無游移衆心始定回局後見 石太守 姚大令先已

到局紳士因言上憲業已回京地面公事 公祖 父台大可  
作主答曰諸望幫辦

本日南關外孀婦孫藍氏來局報稱土匪于起龍夤夜入室搶  
奪毆打當即派勇拏獲是時 太守 大令均在局中就地訊  
明據供屬實即請令箭正法津郡土匪無不悚懼

二十六日路遇數百貧人聲稱情願充勇張紳士查看老弱居  
其大半充勇實難而情殊可憫因思權變之方擇於八月初三  
日修造屋宇約計每日用夫四百餘名即以老弱作工藉此代  
賑並藉此安民其用心亦良苦矣

全召崇曰以工代賑亦一濟貧之法一日用夫數百按名青

跌四百不問多寡不責勤惰本應兩月告竣直閱四月始成  
此誠仁人之心其惠不亦溥哉

二十七日武孝廉王永清赴府喊控張俊廷搶奪 太守差役  
將原告送交總局查辦正欲派勇緝拏有侯家后鋪戶並街鄰  
等來局據稱本係口角相爭並無搶奪等事情願公保當即查  
明准其具保並囑毋得再生事端

本日各當行有信歇業隨出傳牌令其仍照舊章值十當五倘  
有土匪滋擾知會總局派勇查拏送縣懲責或有用勇彈壓之  
處即派人前往每日口糧由總局支發各當行深為感激俱照  
常辦理

二十八日據魏姓來局報稱伊船裝載茶葉五十篋竹篾四十圍法國用船將貨物拆卸行宮廟前河岸請通知該國繳還當即派人見明將貨物交原主收領

本日香河縣孫裕復報稱於劉家渡口被搶銀兩當即請員訊明並無失銀之事即將孫裕復遞回原籍

二十九日英國突來馬隊二百餘名步隊數名空輿一乘直到府署堂解石太守迎出不容置問強納輿中吏役阻擋不住飛速昇至海光寺南營閩郡紳民驚惶失措張紳士聞信即請姚大令候補張大令急往海光寺與該國理論言石太守係津郡恩官民情無不愛戴今接入營中人民失望據該國

使臣云 石太守為官清正亦所素聞緣此地有無知之人拋擲瓦礫時行偷竊特請到此彈壓張紳士訪問確情始知該國託辛紳士雇覓車輛該紳士帶領該國兵丁赴府討車未允遂將 太守接入營中作質所云藉資彈壓特飾詞耳張紳士隨謁見 太守於彼營慰以寬心無庸過慮即當籌畫 太守怒罵英國毫無畏懼其剛烈之風令人歎服當即回局傳知各街鋪戶人民數千定於初二日在城內問津書院齊集同往海光寺迎接該國見人民遮道亦頗震驚據云暫留一二日即當送回此時若與相爭恐激則生變不得已率眾姑還第思以名宦之軀荒營獨坐風聲蕭瑟月色淒涼徹夜無眠殷憂莫解言念

及此衆紳民豈忍坐視然一時竟無可如何也嗣聞姚大令業經雇車尚有不敷即傳知縣差不惜重價急為如數雇覓送至其營該國來信即送太守回衙張紳士傳知衆紳民於初三日寅刻統帶儀仗前赴海光寺迎請該國亦排隊護送本郡人民數萬沿途跪接自南關外直至府署堂廡幾無隙地此亦足徵其夙孚民心矣太守歸來官紳皆慰闔郡人心始安張紳士因該國派來兵丁看守府庫代備賞錢四十五緡該兵丁叩謝太守而歸

全召棠曰是役也棠亦與其事自太守被該國昇往後隨夫子直抵南營見該國將軍與其使臣孟甘衣冠殊異言

語不通老馬羣嘶悲笳四起滿地白沙滾滾環營鐵甲層層  
太守坐困其中連朝絕粒儼有蘇子卿謝疊山之風焉  
夫子見之其不忍之心直有不堪言狀者故急諭各局不下  
數萬人接 太守回署是雖 太守之素孚民心而實我  
夫子成人之美也

本日 大學士桂 院卿恆 制軍恆札飭候補黃大令仲奮  
等迅赴

欽差王大臣行轅聽候差遣內開本日接奉  
上諭另派載穆為

欽差王大臣指日由通赴津籌辦撫局江蘇委員藍蔚震黃仲



畬等務即星夜馳赴行轅毋得遲誤黃大令接札因盤川缺乏無處尋車據其情告張紳士隨代為雇覓乃獲即日起程

八月一日英法二國輪船停泊三公河口派兵把守東浮橋不准商船過往適值長蘆趕辦秋運衆商無計可施同見張紳士籌議答云此通網最關緊要之事諸公即不來議亦必辦理隨往見英國領事官孟甘云法國來津原為通商我邑運鹽於直豫兩省售賣亦係通商大事倘若誤運性命攸關今許汝國貿易在津而阻我邑運鹽之路明理者肯作此非理事乎該領事官即將此情轉告該國將軍深以為是且云張公乃天津巨商至公至正素聞其名即覆信允其通行斷不阻滯並囑鹽船到

關恐無從識認須插局中旗幟以便開關放行自是秋運均無  
遲誤之虞衆商無不感佩

後魏永熙遷鄴後傍海置鹽滄州瀛州幽州皆置竈此始長蘆  
鹽法之所由昉也夫鹽法歷代皆有我

朝鹽法大約如明制每歲鹽課各有定額年終運司並鹽課提  
舉將周歲辨過鹽課入奏

國帑由是而出是以劉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鹽乃國之  
大寶魏覲之論豈虛語哉今該國阻撓商舶不放過關時日稍  
稽必至貽誤運課衆商束手無策幸賴紳士與之理講該將軍  
乃為折服且於迢迢數萬里外素聞紳士公正之名可見忠信

篤敬之所行者遠矣

全召棠曰人生處世無非信義信義行雖遠隔重洋亦無不帖服然而悠悠斯世又有幾人

初二日小南河民婦韓趙氏王趙氏來局報稱張練之女因借貸不遂搶去包袱銀鐲衣服等物當即飭人送縣訊辦

初三日支應巡查局勇目拏獲訛索過往船隻北河橋夫紀雙全一名據稱解送至老君堂適候補張大令前來就地審訊責懲又供出龔三等業經送縣總局隨即知會縣署務將餘犯拏獲嚴行懲辦以除勒索之弊

本日支應分局送來私進河樓登善沽人王价清靜海縣人高

洛遠河間縣人李成三名據稱係大沽右營書識即派人送交本營取有回信存查

本日勇目查夜至河東小聖廟后獲鼠竊郭大一名送縣究辦初四日桃花口人劉六來局報稱張萬成進院搶去津錢二串並洋銀等物一併送局查辦據張萬成口稱赴北鄉貿易賺有津錢數串換洋銀一元適遇外邦人來暫避院中即被扭獲細看張萬成情形不似搶奪者有王盛林等與之素識情願公保遂釋回

本日 寺卿焦 學士張 侍御陳來札內開本卿等辦理團練現派勇目帶勇五百名查拏土匪駐紮 貴境仰 貴縣曉

諭居民毋得驚疑

本日候補張大令來局云英國恐有兵丁人等滋擾街市已派弁四名分路稽查請總局飭人照料隨亦派勇四名一同清查街面

初七日沿河頭堡武生常國瑞報稱穆四訛索未允即行辱罵毆打當即拏獲送縣訊辦

本日夜間 候補張大令來局云 制軍來信現在王慶坨調兵八千餘名以備打仗飭守令速調團勇搶船張紳士答以萬勿輕舉致害子民隨派周壽明等前往王慶坨探其虛實

初八日英國馬步隊約一千餘名由津北上又本日有潮建廣

三幫洋商與閩粵會館董事並洋貨各局來言洋船進口向在葛沽停泊起貨用剝船運津現在英國兵丁把守東浮橋不准來往求為婉轉當即往見英國領事官與該國將軍言洋商貨船進口向用剝船起貨運津貴國為貿易而來洋商亦為貿易而至各售各貨兩不相妨今阻其剝船情理殊為不順該國深服其論自是剝船亦無阻滯洋商感之公送澤及遠商匾額以誌其德

本日四鼓 石太守 姚大令匆匆來局攜 制軍密信一函內云撫局無成都中現已合仗津郡務即調勇助勦令其首尾不顧今發去告示數十張趕緊各處張貼有能焚搶船隻者加以重賞 太守 大令皆云出示則有害郡民不出示則有違

憲諭事屬兩難特來商處張紳士答曰天津現在人心皇皇  
遷徙無算况官軍俱已調出兵勇缺乏槍礮無多焉能禦敵如  
將告示張貼郡城立時土崩瓦解總以繳回為妥 太守大  
令皆言 上憲發來詎敢抗違即據 閣下所商稟覆可否答  
曰情願擔承倘有飭駁自別有籌畫 太守深服其有膽有識  
蓋有膽者臨事不懼以一省 制軍之命敢以一人違之有識  
者見理必真以一城百姓之生可以一言保之彼畏首畏尾退  
縮不前將信將疑優柔不斷者烏足與議國家大事哉 太守  
服紳士有膽有識信乎其不誣也

金召索曰一言而蘇民困功莫大於此矣

本日聞英法二國於張家灣一帶合仗遂傳知各局多備火器鉛丸暗中齊集練勇聽候調遣恐兵敗回津裒脅人民

初九日午刻 大學士瑞麟東寄張紳士囑其協同在城 各憲合力防勦隨即據情稟覆

附錄東略云現在撫局決裂已將已夏里解京收禁今奉

密寄催 僧邸即時進勦恐該國兵敗回津反作負隅人民城郭關繫非輕素知 閣下保障津垣望崇桑梓祈即會同都轉守令迅速閉城激勵所部團勇防勦不日大兵到郡即可一鼓蕩平 稟略云自英國犯順以來職團練鋪勇幫同保護城池自七月初八日海口合仗後該船駛入內河復添



壯勇會同守令彈壓地面至二十四日英法二國帶兵北上  
和議無成二十五日 大學士桂回京二十七日 制軍

察院 都轉駐紮城外 觀察已隨 僧邱赴通津城止守

令二官布置一切該國討車未允於二十九日將 石太守

昇至南關外海光寺大營經職等與該國理論至八月初三  
日方始送回今既大獲勝仗趁此和議減其條款自易順從  
迎合上海被髮逆騷擾英國不能貿易和議之成如願幫同  
勦辦亦可收臂指之助是否有當伏乞 鈞裁

凡為

國家決疑定策貴酌其宜與之戰既使畏威與之和復使懷德

二者皆不可少然攷之前代惟漢方盛時有李廣衛青霍去病諸名將乃能破匈奴於沙漠窮追至陰山勒功而還嗣此未之有也厥後歷代禦戎之策不服則勦之服則撫之非能有萬全之計焉其間最善者莫如春秋晉悼公時魏絳和戎五利一戎地多曠賤土貴貨以貨易土可以廣地利二侵掠既息邊民得安意耕種三以德懷遠兵車不勞四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畏服五我無北顧之憂得以專意於南方其說雖不盡與今合亦有一二可採者茲張紳士於戰後議和即其意也

全召崇曰戰後與和允為萬全之計非有深謀遠慮者曷克及此

本日 候補張大令來局云城外居民紛紛遷徙恐該國兵敗  
裹脅人民當即派董事帶同縣差多方安撫逃避者始為停止  
是時若非張紳士夙有重望人皆信從勢必十室九空津郡有  
為墟之患昔子輿氏以保民為當世急務張紳士亦以保民為  
今日要圖千載同心矣

全召棠曰先賢云民為貴社稷次之信乎保民誠要務也

初十日英法二國每日需索食牛二百餘隻張紳士聞該國已  
於通州八里橋與我兵合仗囑支應局勿為該國採買恐其以  
牛為陣

昔田單之破燕也用牛千餘頭製絳繒之衣繪以五色龍文被

於牛體以利刃束於牛角外用麻葦灌油束於牛尾拖後如巨  
帚鑿城為穴數十處驅牛從穴出用火然其尾帚牛怒直奔燕  
營壯士銜枚隨之於是大破燕軍後宋高宗時賊邵青亦用火  
牛王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各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  
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此亦行軍權變之道也今紳士斲牛弗  
與彼雖有計無從而施思患預防允為策之最上者

本日派人查探內河輪船二十八隻海光寺梁家園共營八百  
餘座

行宮一帶七百餘座

十一日河北王九來局報稱伊裝載山芋船至密窪有王永慶

等冒稱局勇每船索錢五串未允勢欲逞允當即派勇拏獲請  
委員訊明重懲枷號示衆

本日 石太守 姚大令來局言 焦寺卿 張學士 陳侍  
御移書云前發告示聞天津並未張貼如再因循即據實入  
告隨傳知衆鋪戶人等到總局列名書押具陳不可張貼告示  
之故呈請 守令據情稟覆

本日城守營千戶王遇清來局報稱三營寄有密信海口千戶  
王興邦隋登第於 制軍前曾告奮勇帶兵二百餘名來津焚  
搶船隻即請 石太守 姚大令到局會議現各國船隻停泊  
三公河十餘隻梁家園二十餘隻屯兵尚有萬餘一經焚搶必

滋大變適董鳳鳴在側言縣差呂得雲與王興邦有葭葦親馮雲彪亦與之素識可令前往密訪遂派同王千戶至大生客寓盤詰再三店主方告以在家隱匿呂得雲等隨同王千戶前往將伊喚出同來總局張紳士邀至家中謂之曰汝帶兵二百餘名欲與該國萬人敵可期必勝乎王興邦堅不吐實遂取營信証之始無言可對但云難以銷差耳答以請石太守具公文回覆該弁乃允而仍恐其念不息派武弁傅長清沿河防之十二日聞王興邦仍有搶船之信復邀之來局云以寡敵衆斷難立功徒害一郡生靈伊亦自覺匪易因將公文給予復派馮雲彪催令回營至晚乃起程而去

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宣尼亦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用兵之要道自古未有輕敵而不致敗者今以一夫之勇欲徼幸於萬一勝則功歸於己敗則禍貽於人况並無可勝之機竟有必敗之勢幸張紳士力為開導知難而退不然闔郡定遭荼毒之慘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

全召崇曰搶船之舉冒昧極矣再三婉諭得救津郡百萬生靈其功不亦偉哉

本日因英國帶兵北上發探馬往還探報

本日 焦寺卿 張學士 陳侍御因團練經費不敷來札飭劉宗甫裁撤津勇二百名

十四日河北勇目報稱虹橋有持械數十人過往該國見之即時調隊於河北大街屯紮隨派人查看係王慶垞撤回民勇已經散去該國亦收隊回船

本日孟敬熙夜聞西北人聲喧沸即往巡查緣王興邦傳言張學士帶兵千餘名前來搶船百姓因此震動極力安撫逾時始定

本日丁字沽勇目報稱有潮勇欲宿勇局當即派人查辦潮勇乃回

十五日探馬來報 僧邨駐紮得勝門外該國兵駐通州八里橋未聞合仗



十六日侯家后民婦張陳氏喊稱李姓搶去衣服首飾等物並被毆傷當即獲到經侯補張大令訊鞠並無搶奪毆傷情事姑念民婦無知妄控掌責從寬而李姓亦有非禮之處答責之

十八日探馬來報通州自雙橋城關一帶至三間房俱有英法二國人駐紮軍裝器械由北壩運至八里橋俄羅斯駐州城聽候互換和約

本日探得小吳家場有英人被殺該國帶兵將村莊焚燬傷人無數楊村一帶比戶驚惶當即查詢乃王興邦於塗中刃斃英國二人藉此銷差遂至將該村焚燬一空即此可知阻攔搶船為有先見之明也

鹵莽之夫最足僨事况挾微功之見益不知利害攸關昔蒙古使其翰林侍讀學士郝經通好於宋賈似道幽之真州十六年乃送歸至燕遂卒先是經留真州日有以雁遺之者經畜之時輒鼓翼引吭若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設香案北面拜昇雁至前手書一詩於尺帛繫雁足而縱之其詩曰落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繫臣有帛書並書其名於左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測然遂進兵南伐此於異國使臣特幽之並未殺之也即因是而構釁端矧以外邦行人無端加害致使一村被燬傷人無算該千戶特藉此為銷差計何其忍也若使於津郡任其焚掠該船禍將更有慘於此者張紳

引公身現... 卷五  
士保全之功大矣宜其誕膺厚福也

全召崇曰刃斃二命藉此銷差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然猶未大啟釁端我邑尚為徼天之幸

本日 制軍札天津總戎帶兵一千二百名赴楊村防堵因聞英國兵衆據情稟覆隨又札太守齊集練勇焚船 太守將該國現在駐津船隻兵丁數目據實陳明 各大憲焚船之念方自此而息

十九日當行值年來局據稱有潮勇數名典衣多索錢文未允搶去津錢五串仍恐勒索不休當即往見該國將軍如數賠還並云倘再有此等事件定當盡法懲治遂傳知各當行仍照常

生理

二十日潮建廣三幫客商來局據云現在 察院令洋船即行開艙驗明貨物派人收稅茲公議將稅銀交納府庫暫為總局雇勇之需倘日後 上憲飭駁津郡各行鋪戶情慮公攤交納彌補

二十一日河北樂王廟民人張九齡來局報稱夜間有外邦兵丁五名入院搶擄現回河樓請即查辦隨派人前往理論該國將軍查明立將該兵丁鞭責以示懲警

二十二日局勇報稱河北關上有潮勇擅入民宅後復入當店逞兇經該處壯勇攔阻致被毆傷因將該潮勇縛送總局經候

補張大令帶至海光寺營中眼同該國領事官驗明傷痕即將該潮勇加以重懲張紳士以當行生理裕

國便民如開滋擾之端必至歇業貧民即無可轉移復親往該國理論該領事官云嗣後再有此事自當從重懲辦

二十三日派人帶勇十名赴際興當彈壓自此無敢赴當行滋擾者

二十四日海光寺分局報稱有替人數十名赴英營求助該國領事官云俟稟明教主再為聽信張紳士聞知備錢鈔數紙計京錢一百緡送交該領事官按名分給並請姚大令傳各堡地保曉諭貧民毋得再往求助如有不遵立即責懲張紳士好

善樂施原於天性凡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者尤必倍加矜憐甚至昏暮叩門而求亦無弗與今加惠瞽人而假手於外邦使臣非藉以沽名亦俾知中國為首善之區津門多好義之士也

金召棠曰瞽人求助於外邦亦細事耳必備錢鈔以假手於外邦使臣何哉亦使外邦之人不得博厚施之名而存中國之體統也

本日王頂隄勇目報稱十五間房有王姓夜被刀傷當即派勇追捕人已逃脫遂送縣驗明傷痕差捕役緝訪該犯務獲

二十五日京差來報 恆制軍 崇都轉協同 張副戎秉鐸帶勇二千餘名駐紮黃村

二十六日京差報 焦寺卿帶勇二千餘名駐紮武清縣境後  
移東安

二十七日京差報外國兵駐齊化門城內用槍轟斃數十名  
本日探報 勝帥駐紮彰義門外 僧師駐紮清河 恆制軍  
赴蘆溝橋防守

本日城西北隅遠遭回祿火燄冲天張紳士隨派武弁帶勇一  
百名縣差二十名親身前往針市街彈壓有劉一等三名趁火  
肆搶當即拿獲送府請按律治罪夫津郡為五方雜處之地良  
莠不齊難免無知之徒時有滋擾而趁火聚眾肆搶其惡尤甚  
張紳士艱險弗避踴躍救援誠救災恤鄰之義也而其事足以

風矣

本日探報王慶坨團勇 恆制軍調赴采育營防堵

二十八日武弁吳承恩送來蘆團二十名令牌一面聽候差遣  
張紳士因和議已成津郡亦各安生業無須多勇彈壓遂令其  
撤回

本日因兩國既經和好准其通商津郡鋪戶自應照常生理公  
平交易如外國有強買強賣之事許該鋪戶到外國報明或到  
總局報明即當查辦

本日蘆北口民人岳會川來局報稱張有之弟張得勝刀傷伊  
兄當即派勇獲到同受傷人一併送縣驗明傷痕飭回調養將



張得勝按律懲辦

二十九日派董事趙連通等赴京派勇赴  
恆制軍 崇都轉  
行轅探聽和約確信

張公襄理軍務紀略卷六

陳世勳呈峰

天津丁運樞少衡全編

葛毓琦問渠

九月一日古玩鋪劉姓來局報稱有馬蘭國四人聲言買物強攜珍珠數串當下未敢攔阻跟蹤隨往見其俱入河樓寓所隨派人與該國使臣理講立時將珠串搜出交原主領去從重鞭責四人

本日聞法國欲佔民房駐兵張紳士以為民間屋宇用以駐兵民將何處棲身必致流離失所隨見該國使臣言駐兵自有行

營今聞欲佔民房揆之於理殊屬非是該國聞言遂止是能以一言之力直不啻廣廈千萬間矣

金召崇曰該國以民房為駐兵之所此言一出欲挽回難矣因為之借廟宇租店房且以禮義諭之民乃得免顛沛流離之苦

本日探馬來報外國兵二千名由德勝門折回駐紮八里橋初二日劉喜報稱城西北四座窰有回鄉眷口船隻被土棍包攬起卸任意刁難訛索錢文當即派勇彈壓方得安然無事夫離鄉背井歷風霜涉險阻業已倍極艱辛幸故鄉無恙言旋言歸恨不跬步即至乃里門在望猶被棍徒多方勒索情益難堪

經紳士派勇彈壓得以迅速起卸快何如也

金召棠曰土棍訛索平民情殊可恨隨派勇彈壓不但民心大慰亦足警刁風

本日紳士王蓮品遣人來局報稱現盤運生鹽槽船行至賈家大橋有土棍訛索攔阻不得前行請速查辦當即派勇護送至坵地起卸自從海口設防所有蘆網生鹽船隻難由海河大船運行是以疏濬賈家沽道小引河改用槽船盤運業恐耽延時日乃沿河不法之徒又肆行訛索攔阻倘誤課運關係匪輕張紳士派勇護送以蘇商困以遏刁風厥功偉矣

初三日古樓南勇目報稱有外國人遺落包袱一方送交總局

當即查明係英國人所失隨派差送該國驗收夫路不拾遺在古亦不數覲今一勇目而知見利思義不隱匿人之遺物非張紳士有以潛移默化烏能廉隅自飭如此哉

本日探報 院卿恆祺延英法兩國於八里橋

十九日在國子監筵宴准帶從人五百名

本日 張大令來局言英國於東關內外派人遍行查閱意欲駐紮兵丁張紳士云城外現有潘查二姓廢宅並城內問津行館西北兩處大小旅店均可屯兵民房萬勿令其騷擾 大令聞之飭差與該國使臣言之允諾照辦

初五日奉到 恭邸來劄並 勝帥覆書隨又奉到 大學士

瑞覆書 侍郎文祥東寄詞意倍極殷切總緣張紳士襄理軍務才優識卓幹練有為故皆函致詩詩如此

附錄 恭邸劄略云二品頂戴張錦文前於咸豐三年擊退髮逆忠義奮發幹練有為本爵素所深悉現有面諭事件仰該員星速馳赴行轅毋稍遲緩

勝帥覆書略云展誦手書具悉素能留心時事僕現在督師前月初七日之戰若非僕身受傷幾成大捷現號召援師嚴兵以待如和議不成定當督兵痛勦 恭邸現有面諭事件僕亦望即來營是所殷盼

大學士瑞覆書略云頃接來翰足見憂

國保民之心現在戰守和三者尚未定局務望迅速來京俾得共商一切以維大局尤以京中生靈為重以救時艱幸勿推諉

侍郎文東寄略云副戎閣下自癸丑之冬擊退髮逆保衛梓鄉戊夏又首創義舉以效忠忱祇因當事掣肘遂至功敗垂成惋惜之餘彌深欽佩惟素聆芳名而竟未覲面茲 恭邸行文調即來都想豪傑之心得有知己自當星馳以答國士之知此聞現有面商事件務希即日北上幸勿遲滯是所禱企之至

金召棠曰我 夫子以一介紳商上邀 恭邸之知及諸大

僚青盼是人生不易得者也若非才識兼優忠義素著安能  
推重若此哉從此經綸大展克副國士之知謀略兼施得見  
豪傑之舉索於我 夫子敬拭目以俟之

初六日張紳士束裝北上夜宿王慶坨該處紳士李壽圃設饌  
延邀極盡地主之誼

初七日至舊州營止宿鰲店友人李桐生饋送肴饌並來寓敘  
語多時

初八日宿黃村當即派家丁劉喜前赴 勝帥行營報聞

初九日役回據稱 恭邸諭令星速前往當即起程至彰儀門  
外天甯寺先謁見 勝帥云僕忝握兵權期於必戰爾意以為



如何隨對以事貴審時時不宜戰議和可耳 勝帥亦以為然  
遂帶領往謁 恭邸禮畢 賜坐因言現今海澱被擾將何以  
處之對以宜維持大局又言外國有信議和果否對以俟探聽  
確實再為稟覆隨即告退蓋和議並非兵力不足原因英法乃  
海外之國與匪逆不同雖有小嫌亦可置之不論與之議和俾  
知中國尚禮義不高干戈之意

金召崇曰昔李綱疏云勿以勝敵為可喜固有深見焉今於  
戰勝之後與之議和斯李綱之道得矣

本日聞 漕臣李湘芬於南運河四女寺築壩欲遏上游之水  
不使下注下游無水輪船即可擱淺不知與海河相表裏者尚

有北運河北運河口有子牙河乃滹沱河之下流滹沱河發源於山西與奎陽河會於冀州其上則為大清河此外凡淀河永定河其水無不畢會於北運河口而注諸海安能築

御河一壩即使直省諸河之水皆不下注乎徒令往來客船南運鹽船全行阻滯且恐上游漫溢更有淹沒田廬之虞遂往謁勝帥請速行文知照停工

昔關壯繆之攻曹仁於樊也適天大霖雨水洋溢于禁等七軍皆沒此時縱有隄壩亦不能禦之東魏時高岳等攻魏潁川劉豐生建策引河水以灌之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後高澄登城觀之復親臨作堰陳吳明徹進逼梁江陵亦引水灌城他如宋孟

珙之鑿隄潭決汝水以攻蔡營蒙古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師以及金人之塞瓜州口皆借水勢以攻敵非借水勢以阻敵也茲建議築壩遏上游之水不使下注謂該國輪船即可攔淺誠如是必如岳武穆之破楊么而後可然其時特於洞庭一處以巨筏塞諸港汊復以腐木亂草壅積之舟輪乃窒礙不行若今則河道紛歧塞此則彼可通塞彼則此可通安能以一壩制衆河之水乎不惟不能禦水亦且病民張紳士洞悉其情故力為請之

金召棠曰是議也不但有益於國計而農工商賈均賴以安我夫子可謂無微不至矣脫非熟悉水道烏能建此議以

蘇民困哉

本日張紳士進彰儀門與上海 藍觀察蔚文同寓楊梅竹斜街永盛旅店因詢及議和一事答以 勝帥意在於戰 恭邸意在於和英法兩國使臣雖經演禮定於十八日謁見 恭邸惟和約內有新增條款必俟定局方得議和確信

初十日王稚齋來寓言現於俄館設筵邀英法兩國使臣會議請一同前往探其虛實如該國實係願和即據情稟明 恭邸以俟裁奪

本月天津總局來信言英國兵弁又佔民房正在躊躇適該國繙譯張彤雲來寓即告以英法兩國原約到津時即出示安民

孫少卿到京 才名因 夫云  
斷不騷擾百姓今聞佔踞民房豈非爽約况津門城關內外廟宇以及旅店廢宅足可敷用遂將來信交該繙譯託轉見該國使臣趕緊去信知照駐津領事官毋得佔踞民房

金召棠曰該繙譯雖在外洋充當繙譯之職實存維持中國之意故屢膺

懋賞以直隸州知州用矣我 夫子與之相契凡有囑託無不允行其獲益豈淺鮮哉

本日聞所立和約內有准英法兩國買婦女一條張紳士必欲刪去因與該國繙譯言之謂此事斷難准行繙譯允諾隨見明該國使臣改為禁止買中國婦女

國朝七椿園西域聞見錄所載有博羅爾者其國以人為賦所賦子女皆鬻於溫都斯坦哈薩克安集延及內地各回城為奴婢有退擺特者亦取所部子女鬻於各處為奴並云近年土爾扈特霍碩特亦多鬻子女與回人為奴此乃回疆陋俗豈有堂堂中國而鬻婦女於外邦者乎該國和約竟有此一條張紳士決不准行遂改為禁止買婦女只此一事功德流於無窮矣于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經死姑姑女以婦迫其姑婦不能辯自誣伏于公爭之不得迨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塚遂雨于公自以治獄有陰德令高大門閭容駟馬

高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後定國果為廷尉平反庶獄有父風  
夫子公雪一孝婦之冤即克昌厥後今紳士存無限婦女之廉  
恥其膺受多福將更有不可勝言者

全召棠曰彼時我 夫子聞買婦女一條不覺五內如焚鬱  
結之極至於嘔血該國見其情真意切所議乃獲中止則此  
一舉既為人存廉恥復為己培陰德洵仁恕兼盡之道也

本日 周內翰壽昌來函欲將眷口接赴原籍張紳士隨具覆  
牋交來差囑其面稟現在和議大局已定無須遷移

十二日陳允泉李星海李梅湖來寓因順便即見孟振生董若  
翰二教士言髮逆現盤踞南省蘇杭等處如英法兩國能帶兵

南下將髮逆掃除克復南省地面所有兩國兵費即行措辦二教士即見該國使臣言明隨覆信云須於筵宴時恭邸親自與言事必協矣是時趙化南王雅齋亦一同來寓言及此事云俟與勝帥言之

金召崇曰二教士之意即我夫子之意也故於二教士進謁勝帥時我夫子極力贊成其事雖不果行而嗣後隨薛中丞屢獲勝仗可見凡事不能出我夫子之意料焉本日俞恆治樂平泉二人來寓云京師亦擬仿照天津設立鋪民總局彈壓地面張紳士覆以俟稟明勝帥允行再為辦理遂將天津團練規模語知以備照式製造



十四日帶領法國二教士謁見 勝帥張紳士即將欲浼英法兩國南平髮逆事面陳 勝帥云俟稟明 恭邸再為籌議 本日接天津來函言英國佔踞民房甚多當將原函與黃仲禽閱之囑其再見該國使臣據該使臣云如有廟宇店房可居令其遷移可也

十五日 恭邸飭人傳知有面諭事件令孟董二教士刻即前來張紳士遂偕該教士並王雅齋前往天甯寺先謁 大學士桂 侍郎文據云 恭邸現有寒疾不可以風俟再謁見可也 隨答以既已令其前來若卻之必至生疑 文侍郎因稟明 恭邸即帶領進見

金召崇曰此皆 夫子隨機應變處如因不見即不敢再瀆  
該國必致生疑與大局有礙矣

十六日哈景尼來寓云孟董二教士與該國使臣欲將該國官  
留京數員代中國鑄造槍礮並教習中國兵弁演放火槍張紳  
士因思英法兩國使臣卜布等疑懷未釋宜請 勝帥加以禮  
貌然後再擇期筵宴遂函致趙化南令其稟明 勝帥是否可  
行再為照辦

本日天津來函云聞德州四女寺業已築壩請速稟 勝帥核  
辦張紳士當即冒雨前赴行營將原函呈閱 勝帥隨具公文  
行知

孫少章到京後四  
卷六  
金召崇曰維時崇隨 夫子寓居京邸因雨聚談詢及漕臣  
李現居何處答以四女寺築壩 夫子聞之矍然曰斯役也  
有關於民生大矣隨即冒雨謁 勝帥稟請停止其好義急  
公如此

本日張紳士回寓後復思英法兩國疑懷未釋擬將和議一事  
歸於紳商出名似屬得體即稟呈 勝帥請示遵行

附錄稟略云現今英法兩國雖允和議究以未見 大帥為  
疑似宜予以寬容面為商議且據孟董二教士云該國繙譯  
多不善於詞令傳述言語恐有未周職擬恭請擇地定期邀  
集該國使臣筵宴職叨陪末座一切大小事宜俱可相機與

該使臣籌議或作為紳商延請並和議亦歸於紳商出名懇請入奏較之官與議和似屬得體茲聞該國不日回津為此稟聞伏候 鈞裁以便遵辦再法國教士昨謁見 恭邸祇申謝賞還天主堂並未言及助勦江南一事合併附聞

全召崇曰和議歸於紳商出名確有深見我 夫子之籌畫國事可謂周且密焉

本日又將紳商出名議和之稟繕清呈請 大帥入奏附錄稟略云竊商民人等食毛踐土受

國家二百餘年泰養之恩

深仁厚澤洽髓淪肌一旦有事分應志切同仇心殷敵愾今乃

英法等國稱兵犯順大肆鴟鴞在

皇上大申天討原不難滅此朝食即商民人等亦宜激發忠良協力助戰復何敢稱言和議究之干戈不息百姓必至流離失散現在民間被其騷擾情狀莫可言宣是撫局一日不定居民一日不安為此公籲 大帥據情奏乞

皇上以萬民塗炭為念宏開湯網俾商民人等與該國速定撫局則感荷 生成於無既矣

本日接奉 恭邸並 大學士桂 侍郎文札飭回津

附錄札略云英法兩國和議已定指日回津所有照料一切必須情形熟悉之人責成該職員人望所歸鄉里倚重飭即

回津妥為辦理

宋仁宗時契丹乘宋有西夏之憂欲取盧龍縣以南十縣地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呂夷簡奏以知制誥富弼為接伴使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當是時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賴鄭公與之語桀驁之氣乃消迨擇報聘之人舉朝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至契丹見契丹主曰自來用兵之事有利則歸臣下而人主受其福即如石晉當衰亂之際土宇狹小上下離畔契丹乃獲全師獨克然壯士強馬已物故矣今我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和順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固不若通好之獲益

引公身到... 恭邸之召應大  
大也契丹主意甚感悟和好乃定茲紳士奉  
僚之聘馳驅北上與英法兩國使臣教士妥為籌議卒使息兵  
罷戰上下相安其功當不在鄭公下

十八日 勝帥躬自到寓張紳士遂將紳商出名議和之事復  
為面陳 勝帥深以為是並云法國使臣意欲謁見 大帥面  
言協勦江南髮逆並留官在京代中國鑄造槍礮等事 勝帥  
云俟請示 恭邸再為辦理隨又請將長蘆鹽斤復價款項作  
為天津總局經費 勝帥允以札知 崇都轉核辦

本日孟董二教士來寓據言今有國書必須朝見面呈張紳士  
語以

朝廷體制自有一定所有奏疏表章等件應由侍臣呈進該教士云既有定制敢不恪遵隨稟明 勝帥知之

附錄稟略云昨見法國孟董二教士聲稱現今接到國書意欲朝見面呈當即語以中國體制所有奏疏表章均由侍臣恭呈至外洋各國來朝儀文亦皆遵中國定制該教士當即恪遵至助勦江南髮逆一議據云俟奏明該國君主並須大帥賜一書東以便據情奏聞且云既經和好凡事皆應効勞擬將該國官留京數員代中國鑄造礮位教演火槍各等語合併稟聞

本日孟董二教士又云該國使臣因未與 勝帥相晤意欲



勝帥先行往拜張紳士云禮尚往來總以賓先拜主然後主方往拜儀文不容紊亂該教士當即允從

金召崇曰 夫子在京時日日奔忙或謁 勝帥或晤二教士凡事悉賴維持即屬細端小節亦不容稍紊我 夫子之用心亦良苦矣

十九日景州鹽巡葉萬之來京據稱本月初七日有大股鹽梟肆搶鹽三百餘包並將鹽巡擄去三名未知下落總局擬派勇前往查辦

二十一日辰刻張紳士自京起程路經海子該處守門官聞知派兵一名送至馬家橋方回

二十二日午刻行抵武清該處饌店設饌延邀詞意懇摯晚至楊村由外邦營中行走該弁兵俱排隊侍立頗為嚴肅隨有該汎官李千戶並楊村河東一帶居民百餘名同來迎迓是夕瑞豐當店陳雨泉劉鳳來備饌款邀並申言感戴之意及細詢其情始知英法國帶兵北上駐紮楊村時燒燬民房搶劫當店該汎官星夜赴局聲稱現在楊村河西一帶俱被蹂躪恐河東勢亦難免請總局設法護持當即飭人往見英國周繙譯令其速為致信不得擾害居民所有河東地方秋毫無犯衆皆銜感全召崇曰楊村河西被擾時李千戶來局懇求解紛總局飭差前往河東一帶因此無恙商民感戴甚深有不奉之如神

明者乎

二十三日未刻抵津到局後諸同人云現今英法兩國兵弁陸續退歸津門所有善後事宜統俟商辦昨已稟懇具文詳請矣二十七日院署後民人數百來局報稱法國兵弁現於該處民房紛紛佔踞貧民實無力遷徙勢有露處之虞請與該國理論隨見該國使臣即將民人遷徙苦情婉轉言之該使臣因囑兵弁勿得濫行佔踞河北民房

冬十月三日四村店民人于起宋有喜張連升來局報稱該處鄉勇誤將英國載物小車撞翻因此兩相爭競互有毆斃毆傷情事嗣該國兵至適遇趁墟文生高靜修等疑為尋毆將生扭

帶來津請速查辦當即往見該國領事官巴夏里將該生等實  
係趁墟並非尋毆詳細婉述該領事官允即查明釋放

初四日巴夏里來局云所言四村店趁墟之人未稔在於何處  
因示以現俱在問津行館即派勇隨同前往將該生等查明帶  
至總局釋放回籍

初五日張紳士因撫局既定必須迅速籌畫善後事宜津郡方  
可安謐遂擇於初六七兩日延在城 各憲宴於當行公所與  
英法兩國使臣會議是日 各憲未至善後一切章程是以未  
得議及

全召棠曰 夫子由京回津後即與棠等商籌津邑善後事

件凡有礙於商賈者必條分縷晰為申明窒礙之處其思慮  
周密如此

初六日法國董教士來書達知嗣後勿再供帳當即囑令各分  
局所有該國行館一切供帳即酌量裁撤自七月十三至今核  
計大小行館供帳之費共用津錢五十六萬有奇除領款外尚  
墊辦九萬緡遂造具清冊呈送 各憲查核

附錄來書略云昨與敝國使臣言及各營所需一切津郡紳  
商供帳過厚心殊不安當即嚴禁各營不准再領收什物望  
即轉致分局具言敝國深感款待厚情請將供帳嗣後俱行  
裁撤是祝特此達知並鳴謝悃

初七日傳知各街鋪戶現擬將所設支應局概行裁撤如有外邦兵丁人等購置食品物件均宜公平交易不得高抬價值致起爭端是時閭閻雖經安謐民人亦皆旋里但節屆隆冬宵小易於蠢動不可不嚴加防範仍留長勇一千名晝夜巡查所有支發口糧及一切局費由張紳士自行墊辦

是日張紳士東寄英國並送去腰牌一千面

附錄東略云今和議既成自當視為一體有事則彼此通知互相幫同辦理庶可永無嫌疑况津郡人民衆多英國日後通商交易者必不乏其間良莠不齊難免滋事不可不先事預防總局素有長勇一千名彈壓地面英國亦應派弁兵各

路稽查並每屆冬令嚴防盜賊必使各執器械以備緝捕恐英國人等路遇驚駭是以預為達知勿生疑懼以後英國有事即可知照總局幫同辦理津郡有事亦必知照英國幫同辦理如此則兩有裨益相安於無事矣今送去腰牌一千面祈書英國字樣分給各勇以便查核

十四日估衣街裕興文泰二鋪夥朱得林等來局報稱有法國兵丁並潮勇數名來鋪口稱置買衣衫趁勢搶掠當與理論輒用所攜白梃刀刀毆傷鋪夥張明黃大二名隨又聚集十數人幫同肆搶攢毆其勢甚兇不敢攔阻請即派勇彈壓當即派勇前往查勘見該兵丁同潮勇等仍於鋪中掠取衣物經去勇奪

回男女衣十數件拏獲傅姓潮勇一名一併押送總局適值  
欽使恆院卿來局遂將潮勇等搶掠衣物並毆傷人情事面稟  
意欲調集練勇與該國立決一仗

欽使謂今既與該國和議允其通商自宜從容辦理不可決裂  
遵即往見該國使臣言嫌隙今已盡釋凡事皆宜循理何兵丁  
肆行搶掠漠然置若罔聞該使臣云敝國亦秉禮之邦豈肯縱  
令兵丁搶掠百姓隨派員弁帶領小隊協同衆勇前往查拏立  
將搶掠人捆縛十名同傅姓潮勇均帶至該使臣處訊辦該使  
臣因兩鋪戶衣物被搶賠洋銀一百元令該鋪領訖張紳士恐  
此風漸長復見該使臣云軍法最貴嚴肅有犯即究懲不貸現



諸國駐紮津門紳民俱相待以禮但我邑人性素稱強悍若不嚴禁兵丁騷擾必至滋生事端該使臣云嗣後如再有搶掠等事准總局拏獲送官按律科罪

二十五日文士任慎之來局聲稱於運署後忽被英國人無故用力砍傷當即派差將該文士送至該國領事官驗明傷痕敷藥調理隨將行兇人查出從重懲辦

二十九日張紳士以局中長勇一千名支發口糧甚鉅現已力不能支因稟請 恭邸籌撥款項以資接濟嗣蒙 批據稟已悉應聽候文藩司會同恆院卿崇京卿妥商酌辦奉批後仍勉力支持暫行墊辦

附錄稟略云竊職於九月十六日接奉 札飭現和議已定  
英法兩國將次回津必須情形熟悉之人照料一切仰即束  
裝回津等因蒙此職遵於二十一日起程二十三日抵津英  
法兩國亦陸續將兵撤回連日與該國使臣接見嫌疑俱釋  
民心漸安又據法國教士堅辭供帳已於本月十五日起所  
有什物口糧等項該國皆自行採買至需零星物件職尚能  
措辦是可無庸籌款第察現在情形已屆嚴冬難免宵小竊  
發又兼英法兩國駐津兵丁尚衆勢須有民勇彈壓方可免  
生事端茲所募長勇一千名擬分撥城廂四境晝夜巡查以  
清地面惟是職力綿薄本年辦理供帳數月以來所墊匪輕

引少身美... 卷之五  
此時長勇口糧再為墊辦力實不支查有捐釐一款蘆商鹽  
斤復償一款均可撥用因未奉 明示地方官未敢擅專為  
此據實陳明叩懇剴行 院卿轉飭 運憲 府憲將捐釐  
復償二款准職領支以作給發長勇之費否則職實無力再  
墊長勇即難設立矣事關善後大局伏乞 恩准剴行轉飭  
籌撥實為公便

是時閩郡紳士聞總局需費浩繁長勇口糧刻已無力再墊遂  
公同具稟呈遞

欽使行轅請即撥款以濟勇糧蒙 批候札地方官商議籌撥  
全召棠曰我 夫子墊辦至今力量實在不支不得已而有

此稟請也

十一月一日北鄉澤口一帶村莊公送城鄉共仰匾額一方以誌其感

二十五日張紳士因各國既准在津通商必須速定善後事宜庶日久可免滋擾遂於當行公所復延各憲與英法國使臣妥議章程並酌擬條規十數款

蓋通商以信義為先立法以嚴明為要現今和議已成英法各國均經合好舉凡紳商士庶當必與該國交易往來若漫無程章恐生事端茲擬條規十九款稟請各憲與英法諸國彼此公同議定各出榜示曉諭商賈人民遵照奉行用垂久遠庶於

中外兩有裨益不至滋生事端矣今將所擬各款列後

一殺人者皆一律問抵以重民命即其中別有情節亦必按律科罪此中國之法也如英法諸國有傷人命者亦應查照大清律知會本管官按律定擬毋得袒護以昭公允

一欠錢者必須清償如久假不歸應送各該管官追比欠一緡者掌責欠十緡至百緡者板責欠千緡至萬緡者憑該管官查明以家產備抵中國外國均照此辦理

一姦淫之罪大清律具有定例中國人犯者應查照各律辦理  
一英法諸國人犯者亦應查照大清律知會本管官分別治罪  
一搶劫誑騙以至兌酒滋事引誘賭博或恃強欺弱私相鬪毆

種種不法之事無論中外軍民人等皆應送各該管官從嚴究辦至搶奪重案津邑已有明示格殺無論此外各案惟該管官應核其情節輕重按照大清律懲辦毋得徇隱故縱一中外務公平交易津郡各行生理素講信行是以每年各省客商雲集凡物之多寡價之低昂無不各隨行市售賣嗣後英法諸國來售貨物亦應隨行市定價並言明價值平色銀貨兩清該行豫為通知行情不得隨意低昂致臨時有紛爭之事

一英法諸國貨物到津歸行後定價出售無論遠近客商投行批寫者即將某月某日批定何貨何價並價銀平色一一開

列行單作為信約付客商收執交銀起貨其尋常零星各貨估物給價無庸開列行單

一天津生理莫大於鹺務春秋兩運用船運鹽必須先期雇覓豫付腳價如英法諸國運貨亦用鹽船不惟所交水腳落空貽誤課運關繫尤大該國自宜另覓民船起剝庶於運貨運鹽兩無妨碍所有尋常需用船隻須至埠頭處令其雇覓隨行定價該埠頭亦不得故為低昂

一英法諸國起貨自必需用船隻但天津船分各路其內河之船並不識海道情形若令其裝運一經沈沒船戶即各逃避貨物任其漂流成本虧折不可不慎總宜用出口海船往來

轉運庶保無虞倘遇河道水淺惟有俟海船進口再覓小船起剝方為平穩

一英法諸國出售貨物遠近客商斷無赤手到行批貨之理設所攜銀數不敷須令覓妥實保人約期歸償至期不償責成保人保人無力代償即以該客商家產備抵如該客商將所短價銀找清保人或侵吞肥己即行送官追究

一英法諸國甫在津郡通商於地理人情諸多生疏所有街道河路宜揀派員弁稽查彈壓毋令兵役騷擾其曲徑小巷更宜嚴禁遊行恐滋事端至沿河兩岸起卸貨物亦須多派員弁常川巡邏庶不至有舛錯



一英法諸國貨物到津通商衙門只計貨收稅其餘事件全歸該國自行辦理

一中國銀錢等鈔原為一時變通錢法之計各國售貨概不准收鈔客商批貨亦不准用鈔以免擾累

一津郡城外英法諸國既立館開行該館與行應禁止閒雜人等擅入以防勾串哄騙等弊如係向充服役者各給腰牌一面以便稽查

一英法各國駐津領事官自必品行端方至所帶兵役恐賢愚不等或乘空間遊騷擾居民鋪戶必至遷徙歇業外郡商旅亦聞之裹足不前於通商大為無益應嚴禁兵役不得任意

往來

一衙署民宅向有成例不准閒人擅入有擅入衙署者當即拏獲究辦有擅入民宅者以竊盜論縛送到官訊明定予責懲今英法諸國駐津兵役人等恐未諳風俗自應預為通知該國出示曉諭倘明知故犯准縛送本管官懲辦至該國寓所亦應援照此例不准內地閒人擅入如有犯者亦准縛送地方官懲辦以歸畫一

一鋪面住房各有業主英法諸國如欲買應按原契付價或業主於買房之後復有起造當於原契價外再為增加其價值若干憑中人及經紀等公平估定兩相情願再立契約錢房

兩交至於或典或租非永遠之業亦憑中隨時定價立文約為憑若置買地畝亦與置買房間一律辦理

一田園地畝為農民養生之產當穉苗方長嫩穗將成時最恐騾馬牛羊踐踏英法諸國宜嚴禁兵役不得隨意牧放致害禾苗違者應從重治罪

一設館立行需用地基萬不可掘人墳墓如必須其地宜豫為出示曉諭有墳墓之家酌給價值令其另擇佳兆慎毋硬行侵占

一英法諸國既經和好本地官紳士庶與該國必時有往來拜會中國向例必先遣人投帖然後往拜茲該國如見本地官

紳士庶亦應照此例行之

全召棠曰以上所擬各條無不斟酌盡善其首議殺人論抵此條尤關緊要蓋早已逆料必有恃強凌弱不法之事不轉瞬果有無故戕命者至此方服我夫子慮事至周且密斷非尋常所能及也

二十七日南門外民人劉玉廷來局報稱其兄被英國馬踏身亡當將該民人送縣稟明緣由張署令帶見該國使臣據云馬踏究係誤傷但給洋銀二十五元以資殯葬張紳士聞之曰前擬條規內首議傷人命者以命相抵惜未採用以致視人命如兒戲草草完結從此復有何顧忌哉

本府署來諭云 府憲因總局紳董襄辦團練日夜奔馳始終不懈欲彙冊詳請 上憲獎敘張紳士以

國家有事出力報効原分所應為質之衆紳孟敬熙胡履亨傅長明雷蘊岫何珍等皆意見相同遂具稟諄辭並祈轉請 各  
大憲速籌善後事宜

附錄稟略云竊職於本月初一日蒙 縣廉轉蒙 府憲飭取鋪民總局董事各職名詳請奏獎等因故於之下感激難名但職設立鋪民總局原為保守津郡自英法兩國輪船長驅到津各首董襄辦支應不致搶擄市廛並帶勇四路巡查土匪亦皆斂迹盡心竭力上報

君國下衛閭閻雖有微勞何敢仰邀獎敘惟善後事宜不可一日稍緩懇祈轉請 各大憲迅賜議定章程無使外國滋擾俾小民得安生業則感 鴻慈於無既矣

全召棠曰我 夫子惟知報

國衛民屢辭獎敘各董事亦深明大義不以此邀榮 上憲聞之有不愈為增重者乎

三十日東橋口民人李起雲來局報稱伊弟李萬興開設茶肆於二十九日夜間回家忽被外國人無故刀傷立時斃命請總局查辦張紳士歎曰善後一日不定百姓一日難安今百姓竟無故被殺並無兇犯抵命情殊可憫遂赴 崇京卿行轅請示

此事當如何辦理 崇京卿云應請有司官查辦其時 張署  
令聞知即往見該國使臣該使臣許以嚴拏兇犯治罪願先給  
埋葬洋銀五十元該民人聞有埋葬銀即願結局張紳士慨然  
曰該國無故殺人輒以洋銀買命直視人命如草菅矣因傳諭  
該民人總局給銀埋葬此案務必嚴追該國洋銀萬不可受不  
意該民人已將埋葬銀領去輕手足而重銀錢致死者冤抑莫  
伸小人無知深堪痛恨

唐代宗時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  
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  
人上皆不問至我

朝以德懷遠外邦咸有恭順之心彼外國兵丁因使臣約束不嚴偶戕人命張紳士遽欲按律論抵不容稍寬事雖未行而該國已知畏法後此無復有敢傷人者重民命以伸國威洵交盡之道也

十二月六日 各憲暨衆鋪戶延英國官筵宴該通事宮效拱云外國船到津時曾與紳士辛繡園言和約所議各款倘有違礙不妨指駁伊暗中調處可使更張張紳士與衆言曰該通事之意甚善大可從之

初十日法國使臣哥士耆來局拜會言及法國到英國即隨英國風俗英國到法國即隨法國風俗張紳士答云今兩國現到



中國自當皆隨中國風俗該使臣聞之默然既而曰是須再酌昔楚人有鬻楯與矛者曰以楯之堅弗能陷也又曰以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我之矛攻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今哥士者自相矛盾張紳士即據其言而詰之使之莫能置辯是誠善為說辭焉假使東帶立朝應對賓客有不增邦家之光者吾不信也

金召崇曰昔子產有辭鄭國賴之今夫子片言居要使該國之人理屈詞窮可見言之不可已也豈徒誇其便捷哉本日張紳士因和議已定地面皆安前奉制軍所發酉字令箭應行繳回遂具稟派前任千戶馮雲彪赴古北口行轅呈繳

附錄稟略云竊於本年七月十二日蒙發令箭一枝後有南關外孀婦控土匪于起龍寅夜入室搶擄當經派勇拏獲適守令來局就地訊明即請令箭將該犯正法現今閭閻安謐如常無復有搶奪之事城鄉百姓咸感鴻施惟是鋪民總局經費浩繁盜賊業已肅清所募民勇擬即酌裁今將發下令箭派前任千總馮雲彪赴轅恭繳伏乞雷閱查收再該弁於分局辦事頗著勤勞可否奏請開復原職出自仁憲格外鴻慈為此叩懇恩准施行實為德便

十二日閩郡紳商士庶因咸豐八年曾為張紳士請立義祠尚未奉有明文今仍擬建立作為議事公地遂公議赴觀察

守 令各署稟請轉詳

附錄稟略云竊津郡數年來頻驚兵燹未遭塗炭卒至轉危為安實仰賴 各憲調度有方用資保護而職員張錦文隨同襄理亦頗著勤勞查該職自咸豐三年幫勦髮逆查拏奸細捐貲助餉饋食養軍至八年海疆不靖奉委團練防守益加嚴密籌畫倍極周詳迨輪船駛入內河復同 各憲設法羈縻化干戈而歸和好致使外邦咸服津郡相安無事迨本年夏間英法等國復航海來津百姓益加惶恐紛紛遷徙震動異常該職晝夜劬勞仍照前布置歷數月之久並捐貲六七萬緡保守郡城咸得安居無恙在該職好義急公上報

國家下衛鄉里並無矜伐之意實出忠誠之心獎敘不肯自  
邀以增廣學額貲財從未少吝以周濟困窮其善舉更難枚  
舉 各大憲深相褒嘉特為奏請獎勵旌以匾額在該職業  
經身沐

殊恩紳等亦何敢再瀆惟秉彝是好人有同然迫於至情有  
不得不公籲者查咸豐八年曾稟 前制憲譚 請為該職  
建立義祠已蒙檄行司道核辦因未奉有明文不敢舉辦現  
今既准英法等國通商與津郡紳商必多交涉事件紳等再  
四籌思仍擬為該職請立義祠作為中外辦公之所即藉此  
以酬襄辦軍務之勞實為兩便為此公籲 仁憲據情奏請

以順輿情而孚衆望則感戴成全之德於無既矣

前代建立生祠者正史多不詳惟載范文正公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蘇文忠公出知方州民亦皆繪像祠之宋理宗時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當蜀殘破之初披荆棘冒矢石城重慶以禦利閭蔽夔峽為蜀之根柢蜀人感之為立廟祠焉後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減租稅養鰥寡惠孤窮興學校選士卒所至亦有生祠之立元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召還民皆涕泣擁送建祠繪像以祠之茲紳士保護津郡轉危為安衆請建立義祠足徵輿情感戴之深雖前代名臣何多讓哉

全召崇曰請建義祠實出於衆情之愛戴非於私也論我夫子之功亦洵足以當之其事雖未允行而終不可諉之思即不啻百世馨香之祀矣

十三日舉貢生監等因此次輪船到津復賴張紳士多方撫輯甫得各安生業未致比戶流亡遂贈轉危為安匾額一方以誌其保艾之功隨又有河東紳士張萬選等以津門保障四字匾額贈之開口溜米廠衆鋪民以安救商塵四字匾額贈之厥後武清縣東楊村鎮紳商送以城鄉共仰匾額東楊村鎮居民贈以義衛鄰封匾額南蔡村鎮紳民贈以鄰境懷仁匾額藻語褒嘉藉以伸其愛戴由是知紳士之功烈當不僅著於一鄉一邑

間矣

蓋紳士好義急公聲名夙著故獲欽奉

諭旨

賞加頭品頂戴

賞戴花翎並公長子筱岩公

賞加鹽運使銜長孫菊槎公

恩賜舉人煌煌曠典極一時之盛也且迭蒙 恭邸來札以見

招 各憲修書以致聘而張紳士猶自若也在紳士辨理團練

海防各事宜不惜貲財不辭勞瘁忠悃自矢既不敢仰邀

獎敘尤未嘗稍涉表彰而吾儕誼切同鄉恐其事蹟久而就湮

爰編集成帙即耳目所見聞者略誌其梗概以備士大夫異日  
續修邑乘之採擇焉

金召棠曰我 夫子一生行事足為邑乘先倘異日士大夫  
有續修邑乘者不但使數十年來忠孝節義不至湮沒不彰  
即我 夫子之偉烈豐功亦可永垂於不朽矣



弘治公義玉皇太子

方

是書源起前賢各序言之詳矣自同治紀元編輯告成  
屢欲付梓而不果及李文忠公來督北洋鄉先達念  
公遺澤聯名稟請入

奏附祀 謝忠愍公祠及 鄉賢祠蒙

德宗景皇帝俞允

先大父小岩公恪恭將事嗣後 裕制軍又督是邦衆

鄉紳與

先君少農公謀稟請代

奏建立專祠蒙

硃批著照所請彼時又欲發給梓人開雕因事中止光緒三十年不戒于火幾於玉石俱焚而此書底藁竟得之於灰燼之中未始非鬼神之暗為呵護也刻衆紳謀將是書行世因聘手民繕清用泰西石印又懇畫師補繪各圖篇首冠以

遺象茲當裝訂告竣因贅數言以誌是書之始終云爾

宣統二年仲冬

曾孫炳謹記